



神探伽利略

探偵ガリレオ

【日】东野圭吾◎著

京成◎译



东野圭吾首次授权
未删节完整中译版！

2013年4月**福山雅治**
领衔主演新版《神探伽利略》登场！
天才物理学家 **VS** 不可思议犯罪

畅销修订
未删节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

神探伽利略

[日]东野圭吾 著

袁斌 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探伽利略/[日]东野圭吾著；袁斌译.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11（2014.6重印）

ISBN 978-7-122-15384-5

I. ①神... II. ①东...②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895号

TANTEI GALILEO

Copyright © 1998 Keigo Higashi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hrough Timo Associates Inc.,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Shanghai Wits Cultural Media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授权上海慧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上海慧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2-6873

责任编辑：王津 李岩松

出品：慧志文化(witsbooks@gmail.com)

装帧设计：尚世视觉

责任校对：王素芹

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邮政编码100011）

印装：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½ 字数175千字

2014年6月北京第1版第5次印刷

购书咨询：010-64518888(传真：010-64519686)

售后服务：010-64518899

网址：<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损质量问题，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价：24.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第1章 燃烧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第2章 转印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第3章 坏死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第4章 爆裂](#)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第5章 出窍](#)

- [1](#)
- [2](#)
- [3](#)
- [4](#)
- [5](#)
- [6](#)

[解说 佐野史郎](#)

第1章 燃烧

1

“.....回过头一看，丈夫戴着一个银色面具。那是个毫无表情的金属面具。可以用来隐藏表情，面具做得与丈夫瘦削的面部轮廓完全贴合。面具反射着银色的光芒，而丈夫手上拿着锋利的武器，直盯着这边，那武器！——”

读到这里，只听到远处传来的摩托车引擎声渐行渐近，他拿着雷·布拉德伯里（雷·布拉德伯里(Raymond Douglas Bradbury, 1920~)美国科幻小说家，《火星编年史》(The Martian Chronicles)是其重要代表作。）的《火星编年史》站到窗前，稍稍拨开窗帘。

他的房间位于二楼东北角，从室内东侧的窗户向左下方望，能看见一条T字道路往北延伸。

今天晚上来了三辆摩托车，但是载了五个人，因为有两辆双载。他们故意让摩托车发出巨大且刺耳的引擎声，随后聚集到了老地方。

所谓“老地方”指的是东侧马路尽头的公交车站。那里设有公交站牌，安置着供乘客等车休息的长椅。那群骑摩托车的年轻人，似乎很喜欢集聚在那里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长椅旁还摆了饮料自动售货机，真是周到的设施。

那群年轻人似乎并不是暴走族（“暴走族”最早被称为“雷族”，后来又改叫“游行族”，10年前才正式被称为“暴走族”。“暴走族”其实就是日文的“飞车党”。），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年轻人。然而，其中两个少年头发染了棕色，还有一个把内裤高高地拉到腰部以下，其余两个并没什么特别，只是其中一人留着齐肩长发。

但他心想，不能因为外表平凡普通，就对他们这些类似暴走族的客气些。

他翻开手上的《火星编年史》，刚好到“1999年2月，伊拉”这章的中间部分。这部分他不知道已读过多少遍，好几个段落甚至都可以背诵出来了。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它读完。

一名年轻人大声叫嚷着什么，其他人听了后大声哄笑。这一带夜晚几乎不会有车辆经过，所以他们的嬉闹声在这宁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的喧闹。

他从窗边走开，将手中的文库本（出版品的一种。为普及阅读而推出的小开本、便于携带、售价低廉的书籍。）放到桌上，走近房间一角的电话。

向井和彦把棕色的长发扎到脑后，希望能让自己看起来至少有些与众不同。

今年十九岁的他，一年半前高中毕业后，进入一家油漆公司工作。但他嫌这个工作的时间太死、薪水又少得可怜，在三个月前辞了职。他把几乎一年来的收入所得，全投在二手摩托车与电玩上。他与父母同住，日常生活不成问题，反倒是父母无法忍受儿子整天游手好闲而唠唠叨叨。正因为如此他不想和父母碰面，才会深夜仍游荡在外。

和彦叼着万宝路香烟站在自动售货机前，投入钱币，选择可乐。大瓶可乐随着滚动的声响，掉了下来。

他拿出可乐后，不经意地瞥向自动售货机的一侧，发现那里放着以前没见过的东西。

那里堆着四个装啤酒的塑料箱，箱上放了一个用报纸裹着与运动背包一般大小的四角形物品。奇怪，和彦心想，这里的售货机又没卖啤酒，这包东西到底是什么？但和彦并不在意那包东西，他拉开拉环，边喝着可乐，边又加入了同伴的对话。其他四个人正谈论着近来在闹市新认识的女高中生。哪个类型的女孩最容易搭讪呢？说来说去还是讲这些。

其他四个人对和彦而言，算不上朋友，他也不要这种麻烦的关系。做个一起玩乐的同伴就好，如果超出这个界限反而令他感到烦恼。

其中一名叫山下良介的少年，谈起了最近的艳遇。山下一向以自己的长发为傲，总是边说话边把头发拨到后面。和彦站在自己的摩托车旁听他炫耀，另外两个人坐在长椅上，剩下一个人则跨坐在自己的摩托车上。

“然后啊，进了房间之后，她果然要我戴套子。我才不想咧，所以打算混过去，没想到她居然早有准备，只好戴上了。不过我之前用指甲把套子头弄破，其实就跟没戴没差啦。因为我戴了套子，她很放心地让我射在里面。事后被她发现，为此抱怨了我一通，我就说破掉了也没办法啊。反正我给她的名字跟电话都

是假的。”

大家听着山下良介在自吹自擂艳遇的经过，证据是他的鼻腔鼓起得比平常厉害！喜欢本书吗？更多免费书下载请加V信：YabookA，或搜索“雅书”。

“你真过分。”

“搞不好会怀孕耶！”

其他人不怀好意地笑着回应，山下良介似乎正是希望众人如此反应。

“不关我的事，如果不喜欢，一开始就别理我好了。”他大声说道。正当山下习惯性地把手往后拨，打算再说些更厚颜无耻的话时，他突然睁大眼睛，接下来便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从山下的后脑处突然冒起了火焰，瞬间包围了整个头部。山下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这样慢慢往前倾，像着火的大树般倒了下去。此时，和彦与其他三个人呆若木鸡，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如慢动作播放般的画面。实际上，他们发愣的时间只有数秒。和彦的右眼似乎瞥见刚才发现的报纸包裹也燃烧了起来，与此同时，他的直觉感觉到了危险。

之后，伴随着一阵激烈的爆炸声，他的身体瞬间被火焰包围了。

2

警视厅搜查一课的草薙俊平开着爱车抵达现场时，火势已被扑灭，消防队正要离开，周围看热闹的群众也逐渐散去。

当他下车前往现场时，一名穿着红色运动服的小女孩迎面走来。小女孩长得圆嘟嘟的，大概是小学一年级或幼儿园大班的年纪，她边走边抬头张望，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他正想开口提醒“这样走路很危险喔”的时候，小女孩似乎被什么东西绊倒了，摔倒在地，立刻放声大哭起来。

草薙连忙跑过去抱起小女孩，发现她膝盖流血了。

“啊，真对不起。”一名看似小女孩母亲的女人跑了过来，

“真是的，不是要你和妈妈一起走吗？真让人操心，所以才叫你在家等嘛。”

草薙原本想说，“居然还责备女儿，你自己大半夜看火灾凑热闹不管好孩子才更离谱”，但他还是默默地把小女孩交还给那个母亲。

“可是人家看到红色的线嘛，真的看到了。”小女孩边哭边说。

“哪有那种东西啊。真是的，看你把连衣裙弄得脏兮兮的。”

“我看到红色的线，很长很长的线，真的有啦。”

与那对母女分开后，草薙一直思考着红色的线会是什么。抵达现场后，发现多名男子站在漆黑的马路中央，其中一个人便是草薙的上司间宫警部。

“抱歉，我迟到了。”草薙连忙小跑到间宫身边道歉。

“辛苦了。”间宫微微点头。他就是搜查一课的课长，身材矮胖，脖子也很短，看似平易近人但眼神却相当锐利。虽说是刑警，但他全身散发着勤奋认真的行家气质。

“是纵火吗？”

“不，目前尚不能肯定。”

“有汽油的味道。”草薙嗅了嗅周围。

“似乎是塑料桶里的东西烧了起来。”

“塑料桶？为什么这里会有塑料桶？”

“不知道，你看那个。”间宫指着倒在路旁的物体。

那的确像装煤油用的塑料桶，由于严重烧毁，已经分辨不出原来的形状。

“看来只好询问受害者，不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间宫摇摇头。

“受害者是什么人？”

“五名二十岁左右的男性。”间宫粗声说道，“死了一个人。”

正在做记录的草薙抬头问：“是被烧死的吗？”

“大概是吧，他似乎恰巧站在塑料桶前方。”

草薙强压着心里的厌恶情绪，继续记录。只要碰上出现死者的案件，他的心情都会变得极差。

“到附近打听一下。这么吵，目击者应该不少。你去问问还亮着灯的住户。”

“我明白了。”同时，草薙望向周围的住宅，很快注意到了附近街角的某栋公寓，还有几个房间的灯仍然亮着。

那是栋老旧的二层建筑，大门与朝东西走向的道路并排着；南侧则是阳台，与马路成反方向。整栋楼里，似乎就只有最顶端的房间才有窗户。而能够目击到案发现场的，只有位于东北角的那一间。草薙刚进公寓，便发现有名年轻人正要开门进东北角一楼的房间。他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插入门锁。

“打扰了。”草薙从背后叫住他。

青年回过头来，大约二十岁出头，个子很高，穿着灰色工作服，手上提着白色袋子，大概刚去了便利商店回来。

“请问你知道这附近刚刚发生火灾了吗？”草薙表明身份后，指向T字道路问道。

“当然知道了，那么严重。”

“你当时在家吗？”草薙看着贴有“105”房间牌号的大门问道。

“嗯，是啊。”青年回答。

“火灾发生时有什么特别的事吗？像是听到巨响，或看到了什么异象？”

“这个嘛……”青年歪着头。“我在看电视，但听见了那群人的吵闹声。”

“那群人？是骑摩托车的那群人吗？”

“是啊。”青年表情带着厌恶。

“只要一到周末，就是这样，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经常半夜三更都还在喧闹。这里原本是很安静的……”他轻咬下唇，似乎早对那群人相当不满。

“那些人是罪有应得了！”草薙差点脱口而出，这实在不该出自警察之口。

“没有人劝阻他们吗？”

“劝阻？怎么可能。”青年耸耸肩，微微地笑了，“当今的日本，没有人会做这种事吧。”

或许吧，草薙点点头。

“从你的房间看得见案发现场吗？”

“本来应该.....可以吧。”青年回答的有些勉强！喜欢本书吗？更多免费书下载
请加V信：YabookA，或搜索“雅书”。

“什么意思？”

听到草薙这么问，青年打开房门说：“你看了就知道。”

于是，草薙查看了房间。这是间配有小厨房的约八叠（日本人用来计算铺在日式房间的榻榻米张数。一叠榻榻米大约长180cm，宽90cm，面积约为1.62 m²。）大的房间，床铺、书架与玻璃餐桌就是青年所有的家具。餐桌上有部子母机电话，不过草薙心想，这里应该用不上子母机电话吧。书架上没有放书，摆满了录影带与生活杂物。

“请问窗户在哪里？”

“在里面。”青年指着书架，“因为太挤了，没地方放，只好放到窗边。”

“原来如此。”

“托这么摆放的福，多少挡住了一些外面的吵闹声。”青年说道。

“看来你对那群人真的很不满。”

“周围邻居都有同感。”

“嗯。”草薙注意到连接电视的耳机。可能外面太过吵闹，只好这样看电视。如此一来，即便有什么可疑的声响，他也不大可能听得见。

“谢谢你的帮忙，对调查很有帮助。”草薙向青年致谢。即使毫无收获，还是要向协助者致谢。

“请问.....”青年说道，“你也会去205号房间询问吗？”

“205号？你楼上的房间吗？对，有这个打算。”

“是吗……”青年欲言又止。

“怎么了？”

“嗯，那个……”青年犹豫了一会儿才开口，“住在205号房间的人叫前岛，他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他不能说话，没办法出声。该说是哑巴吗？”

“这样啊……”

草薙没料到会是这种情况，幸好他事先告诉自己这个情况。如果不知道就径直去问话，场面一定会很尴尬。

“我也一起去吧。”青年对草薙说，“我跟他还挺熟的。”

“不会给您添麻烦吧？”

“不会啦。”已进到屋里的青年又穿上运动鞋。

这个亲切的青年名叫金森龙男。据他介绍，205号房间的前岛一之，听力完全没有问题。

“他的耳朵比一般人好得多，应该对那群人更加不满。”金森边走上扶手锈迹斑斑的楼梯边说。

轻敲205号房间的门，立刻有了回应。门一开，门后露出一张消瘦的年轻面孔。看起来比金森年纪要年轻些，尖下巴，脸颊苍白。

面对深夜来访的两个人，前岛见是金森似乎稍感安心，但望向草薙的眼中还是隐含警戒。

“这位是警察，是来调查刚才的事实的。”金森说话的同时，草薙出示了警官证。前岛似乎有些犹豫，不过还是开了门。房间内的格局与金森住处相同，只是东侧的窗户没被挡住。草薙首先注意到与这狭小空间不相称的高级音响，及堆满在地的大量录音带，前岛应该是个超级音乐迷吧。更令草薙惊讶的，是叠在墙边的文库本数量。其中没有杂志，几乎全是小说。

喜欢阅读与听音乐的青年——一瞬间前岛的形象就浮现在了眼前，草薙不禁猜

测，他的确应该很恨那群噪声制造者。

草薙站在玄关问道：“刚刚火灾事故发生时，你在哪里？”

前岛面无表情地指着房间地板，似乎在说“在房间里”。

“当时你在做什么？”草薙继续问。前岛身穿Polo衫与长裤，室内还未铺床，应该尚未就寝。前岛转身，指了指放在窗边的电视。

“似乎是在看电视。”金森向草薙说明。

“事故发生前，有听到什么怪响声，或看到窗外有什么异常的现象吗？”

前岛两手插在长裤口袋内，平淡地摇摇头。

“这样啊.....那我可以进去看看吗？我想看一下窗户外面。”前岛微微点头，将手掌伸向窗户，像在说“请便”。

“打扰了。”草薙脱下鞋子，走进房间。窗户正下方是南北向的马路，车流量很小，此时已经完全没有汽车经过。草薙想起刚才金森说过这片原来很安静。事故现场的T字道路在窗子左下方，此时还可以看到有几

名调查人员在现场走动，寻找线索。草薙离开窗边，不自觉地看向旁边的音箱上，那里放着一本文库本，是雷·布拉德伯里的《火星编年史》。

“这是你的？”草薙问。

前岛点点头。

“这样啊，这本书很难懂。”

“你看过？”金森问道。

“很久以前曾试着读过，可是没能坚持看完。可能我不是适合看书的人。”本来想开个玩笑，但金森反而没笑，一副愣住的表情，前

岛则静静地看着窗外。再待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草薙当下做出判断。于是，他对两人说“如果想起什么，请及时与我联系”后，便离开了205号房间。

发生事故后的第三天，草薙前往帝都大学理工学院物理系第十三研究室。

他毕业于这所大学的社会学院，因此在校期间从未踏入理工学院。毕业十几年后居然会来到这里，他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物理系位于一栋四层楼的灰色建筑内，仅仅是这样仰望，草薙的决心就萎缩了下来，大概是自己天生便是理科白痴的关系吧。

第十三研究室位于三楼，门上贴着标有助教与学生姓名的牌子，旁边的吸铁石金属板是告知板。学生似乎都去上课了，汤川的名字旁边贴着“在内”。草薙看了下手表，确认了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两点钟，抬手敲门。

“请进。”应声开门后，他却被室内的状况吓了一跳。房间里没开灯，黑漆漆的。不对，现在是大白天，不开灯应该也很亮，可能是拉上了遮光窗帘的缘故，室外的光线透不

进来，根本如同暗房。

“汤川，你在哪里？”

草薙才出声呼喊，身旁便突然传出机械的启动声。听起来像马达，是草薙很熟悉的声响。

他终于意识到那是微波炉发出的声音时，眼前忽然出现火焰。仔细一看，原来桌上放了台小型微波炉，电灯泡在里面正在发光，这不仅不是普通的灯泡光，更令人惊奇的是，里面有火焰在摇晃。

火焰越来越小，最后消失。这时，就如同等候着这一刻般，窗帘被拉开了。

“以这道光欢迎每天为人民维持治安而辛苦工作的草薙刑警，是不是很没诚意？”

一个身穿白衣的男人站在窗帘旁。他体形瘦长、皮肤白皙，戴着黑框眼镜的斯文长相与学生时期完全无异，就连眉毛上方细微修剪的刘海，也如从前一模一样。

草薙叹了口气，苦笑道：“别吓人啦，多大的人了还搞这种把戏。”

“真遗憾，我可是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帮你的决心呢。”汤川刷的一声拉开窗帘，卷起白大褂的手袖走到草薙身边，伸出右手问道，“最近好吗？”

“还可以。”草薙与汤川握手答道。别看汤川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他可是当年羽毛球社的王牌选手。草薙和他打过多次数练习赛，场场都是苦战。此时握住自己右手的力道，又令他想起当年那段时光。

“上次是什么时候？”放开手后，草薙问道。他指的是两个人上次见面的时间。

“最后一次是三年前的十月十日。”汤川自信满满地回答。

“是吗？”

“川本的喜筵上啊，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大家都穿黑礼服，只有你穿灰西装。”

“啊，对。”草薙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连连点头称是。确实如此，草薙心想，汤川的记忆力真是非凡。

“学校这边怎么样？听说你已经晋升为副教授了，应该很忙吧。”看着穿着白大褂实验服的汤川，草薙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变化，反正我也早习惯学生素质一年不如一年了。”汤川一脸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

“真是严厉啊。”

“比起这儿，你那边才麻烦吧，尤其是这两三天。”

“什么意思？”

“我早料到你来的目的，所以特别为你准备了那个。”汤川指着刚才的微波炉。

“对了，你说什么可以帮到我。”草薙边讲话边伸手要摸微波炉。

“住手，电源还暴露在外面，很危险。”

汤川赶紧把一旁插座上的插头拔出来。微波炉背面的盖子敞开着，连接着草薙完全陌生的机器。

随后汤川打开微波炉门，拿出里面的物件，那是个装在金属烟灰缸中的电灯泡。

“这就是刚才那个魔术的真面目。”他对草薙说。草薙盯着汤川手上的东西，问道：“看起来不过是个一般的灯泡嘛。”

“对，只是灯泡。”汤川将它放在一旁的桌上。“微波炉的电磁波所产生的诱导电流，会让灯泡内的氙等离子体化而发光。另外，不单发出紫光，也看得到绿光，可能是等离子体里也掺杂了灯丝中的铜吧。”

“等离子体？刚刚那是等离子体吗？”草薙问道，汤川的话他完全不懂，不过他很熟悉“等离子体”这个词。

“是啊。”汤川在旁边的椅子坐下，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这样你就明白了吧。我猜你为了询问关于等离子体的事，应该会特地来这里。”

“真是服了你了。”草薙摸了摸后脑，在与汤川桌子对面的椅子坐下。“你怎么知道？”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推理。那场火灾非常有名，我们这边也听说了，加上有人伤亡，你在警视厅搜查一课工作，会被派去调查的概率非常高。你这么忙还来找我，总不会只为了叙旧吧。”一下子就被看穿了，草薙只能苦笑以对。

“是啊，就是这样。”草薙用食指挠挠脸颊。

“先喝杯咖啡吧，不过我这里只有速溶咖啡。”汤川起身用小瓦斯炉煮水。

趁他在泡咖啡的时候，草薙拿出记事本，重新浏览案件概要。

其实这回到底是案件，或只是单纯的意外，身为警察的草薙也不太确定。

事情的梗概如下：宁静的花屋路旁突然发生局部性火灾，当时聚集在这附近的五名年轻人中，一人死亡、其余四人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外伤。现场弥漫着浓重的汽油味，还发现疑似

盛装汽油的红色塑料桶，推断是因此起火燃烧，但不清楚那里为什么会出现那种东西。而在场的年轻人称没注意到那个塑料桶，也不是他们点的火。

那么，究竟为何会突然起火？

某些媒体提出了“等离子体说”。由于当天的天气很容易引发雷电，空气等气态物质因诱导电流的流动，伴随着强光、高热，会出现如同火球般的等离子体。也就是说，这次的案件，或许是等离子体的出现，引起了塑料桶内的汽油开始燃烧。显然，依照这种说法，许多超自然现象就能够用等离子体来解释清楚了。站在警方的立场上，这种说法比什么幽灵所为、超能力事件要容易接受得多。草薙跑来拜访大学时代的友人汤川，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再详细地了解一些有关等离子体的情况。

汤川拿了两个马克杯走向座位。两个杯子都很丑，可能是送的赠品吧，而且似乎平常根本不怎么清洗。即便如此，草薙仍说了声“真是麻烦你了”，然后装出一副很美味的样子喝了口速溶咖啡。

“那你怎么想？”草薙放下杯子，开口问道。

“什么意思？”

“之前花屋路的那起火灾啊。你怎么看？让我看这种实验，是否表明你也认为跟等离子体有关呢？”

“做这个实验是因为报纸上登了等离子体导致的可能，心想你一定感兴趣。目前我个人暂时保留意见，或许是等离子体造成的，也可能不是。什么资料都没有，无法进行试验。”

“我当然只知道报纸上所报道的东西啊。”汤川喝了口咖啡，继续说，“不知为何放在路边的塑料汽油桶，突然不明原因的起火，以及伤到了一旁的年轻人——只有这样。”

“不能从这些推理出什么吗？”听到草薙这么问，汤川笑了出来：“别开玩笑，在警方从火场现场中找出的物品被仔细调查前，不可能推敲出原因。消防队也是这么说吧。”

“现场真的只找到塑料桶啊。”

“可是电视台的记者说，塑料桶上可能装有什么装置。”

“你以为他们想得到的，我们就想不到吗？经鉴识人员仔细勘查，并未找到任何特殊装置痕迹。”

“请节哀顺变。”

“别闹了，我是认真找你帮忙的。”草薙严肃地说完后，汤川微微耸耸肩，露出了笑容。

“跟你讲件有趣的事吧。美国曾彻底追查飞碟目击者的证词，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错觉，其中大多数是将某个天体看成了飞碟。最常被误看的是金星，不过也有人把月球错认为是飞碟。”

“你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幽灵的真面目一向都很无趣。路边有装着汽油的塑料桶，一旁还有几个胡闹的年轻人，然后那个塑料桶起火了。这不是很容易联想吗？”

草薙睁大眼睛。

“你对那个事件了解多少？”草薙问。

“你是指他们撒谎，明知可能被烧成重伤，还故意在汽油桶上点火吗？”

“我不清楚是不是故意的，或许是别人放了塑料桶，他们不知道有汽油，但没有确切排除他们放火的证据。他们可能都抽烟，身上应该带着打火机。”听了汤川这番话，草薙不自觉地皱起眉头。

“拜托你别说些让我失望的话，这不就和我们课长说的一样了嘛。”

“哦，你们课长也这么想吗？”

“他认为是那群小鬼对火漫不经心的关系。”

“不错啊，很有道理，没什么好质疑的。”

“你如果也支持这种保守的意见，那我再给你条新的线索。”

草薙从上衣口袋拿出某样东西。

“这不是保守，只是以常理推断而已。那是什么？看起来像小型录音机。”

“是其中一名受伤年轻人的证词。因为烧伤的关系，他讲话有些困难，不过意识很清晰。总之，你先听一下吧。”草薙按下开关后，录音机传来细微的说话声，他将音量放大。首先是简单的身份介绍，少年名叫向井和彦，十九岁。接着进入

正题，首先是草薙的询问。

“我想知道起火时的状况，在那之前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现象？”

“奇怪的现象……”

“什么都可以。当时你们在做什么？”

“嗯……我、我在抽烟吧，边听良介说话。”

“其他人怎么样呢？在做什么？”

“没什么特别……总之大家都只是在听良介吹牛，之后就突然着起火来，好恐怖。”

“是塑料桶先烧起来吧？”

“不是的，是良介……良介的头。”

“头？”

“头发……他后面的头发，忽然着起火来，接着他便倒了下去。我们都被吓坏了，后来爆炸瞬间冲击倒了我们……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等，你是不是说反了？应该是先被爆炸冲击，你朋友的头发才烧起来吧？”

“不，不是这样。良介的头烧起来了，是他的头先烧起来的。”……

听到这里，草薙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

“怎么样？”草薙看着汤川。汤川不知什么时候起撑着下巴听着，但这不是无聊的表现，相反镜片后的眼神变得充满兴趣。

“头烧起来了？”

“似乎是这样的。”

草薙发现汤川终于对这件事感兴趣了，边暗笑边掏出烟盒，正打算拿烟时，汤川却默默指着墙上的纸，上面写着“禁烟！如果脑筋变得更差怎么办？”草薙只好扫兴地把烟放回烟盒，收进口袋里。

“头……烧起来。”汤川盘起胳膊。“像火柴棒一样，只有头先燃烧。”他喃喃自

语，“不是魔术却烧了起来？即使是表演吞火的街头艺人，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事情就是发生了。”草薙挥着拳头，“只有头先燃烧起来。”

“尸体状态如何？真的只有头烧掉了吗？”

“很遗憾，他倒下之后被塑料桶引发的大火烧得全身焦黑，无法判定从哪里起火。”汤川再度陷入深思，接着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看着草薙。

“你们那个很有想法的课长，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他认为那只是年轻人恐惧时记忆混乱产生的错觉。但我问了其他人，他们都一致说是那名叫良介的少年的头先着的火。”

“原来如此。”汤川点点头，站了起来。“那么我们去看看吧。”

“去哪里？”

“这还用问，当然是那个怪异火灾的现场啊。”

草薙盯着汤川好一会儿后，倏地起身。

“好，我带你去。”

4

事发现场的T字道路即使在白天也少有车辆经过，因此草薙便毫不客气地不顾路面狭窄，把开来的Skyline！停在马路边。事件发生时放置在公车站旁的饮料自动售货机下半部已焦黑，商品面板上贴着“故障中”的纸条。

“有‘故障中’这种用法吗？”汤川看着那张纸条自言自语，

“只要说‘故障’，别人应该也就明白了吧。”

“根据少年们的证词，”草薙无视汤川说道，“亡故的山下良介当时似乎就站在这个位置。”他走到距离自动售货机约两米的地方。

“那个少年朝什么方向？”汤川问道。

“应该是面向自动售货机。其他几个年轻人则围着他，其中两个人坐着，另外两个人站在摩托车旁。”

“装有汽油的塑料桶放在哪里？”

“就在自动售货机旁。那里堆着四个装中号啤酒用的塑料箱，塑料桶就放在那上头。根据向井和彦的证词，当时好像是用报纸包裹着。”

“装啤酒的塑料箱？”汤川环顾四周。“为什么会有那种东西？”

“那也是我困惑的地方。”草薙沿着街道，指向东侧，“你瞧，那边看得见酒吧的广告牌，对吧。我们只能猜测可能从那儿拿过来的。”

“关于这一点，店家怎么说？”

“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汤川站在自动售货机旁，用右手比划了胸前的高度。

“四个塑料啤酒箱的高度，大概有这么高吧。”

“大概吧。”

“上面再放上塑料桶。”

“没错。”

“然后，”汤川走出道路外大约两米。“死者站在这里，面对自动售货机。”

“是的。”

“这样啊。”汤川两手交叉抱在胸前，在自动售货机旁来回走动。草薙不知为何不敢开口，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片刻之后，年轻的物理系副教授停下脚步，抬起头。

“看来不是等离子体的关系。”他说道。

“是吗？”

“你对这次的事件有什么看法？是蓄意而为，还是突发事件？”

“就是不知道才来找你啊。”草薙一脸苦笑地挠了挠脸，然后一本正经的表情说，“我认为是有人蓄意而为。”

“有什么根据？”

“当然是那个装了汽油的塑料桶。很难想象那是谁喝醉后无意放在那里的，应该是某人为了引起火灾特意放置的。”

“我也这么想。那接下来便要思考这场火灾是如何引发的，可以断定的是，现实生活中足以将塑料桶烧得精光的等离子体不可能随意产生。”

“但你刚才不是示范给我看了吗？”

“当然如果这个现场能全放进微波炉里就另当别论了。”汤川一脸严肃地说。

“不是等离子体引起的，会是什么呢？”

“目前尚无法确定。”汤川以右手中指压住自己的太阳穴。“少年的头比塑料桶先起火，这才是重点。”

“你相信他们的话？”

“因为那是真的。”

“哦，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判断的。”

“若是塑料桶先着火，再蔓延至少年的头，比起后脑不是该先从脸烧起来吗？因为死亡的少年面对着自动售货机呀。但目击者全说是从死者后面的头发开始燃烧，为什么会从脸的背面先烧起来？”

对啊，草薙不自觉地应道。确实如此。

“我认为正确顺序先是那名年轻人的头，之后才是塑料桶。”

按照最后烧得精光的状况来看，应该是被施加了某种热能。也就是说，未知的热能以‘少年—塑料桶’的顺序传递。只不过，如果出现那种高热，其他人应该会发觉才对。但据你了解的情况，他们直到塑料桶中的汽油烧起来为止，都没感觉到附近有热的感觉。”

“的确是这样。”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部加热的现象呢.....”汤川左手叉腰，右手撑着下巴又一次陷入沉思。

“帝都大学的年轻副教授也束手无策了吗？”

“总之，我只想到一种可能。”汤川盯着从现场笔直往南延伸的道路，随即摇头否定，“不可能。”

“想到什么了吗？”

“算了，告诉你也没有用。要不要先去咖啡厅？我想边喝咖啡边整理下头绪。”

“好好好，一切听您的吩咐。”草薙伸手掏出车钥匙，走向车子。

上车后，汤川开口：“去咖啡厅之前，在这附近绕一下吧，我想看看街道的状况。”

“咦？街道的四周也能作为参考吗？”

“有时候可以。”

“哦，好吧。”草薙附和地点头，驱车前进，并按照汤川的指示放慢了速度。但沿途只见并排的民居与小型商店，一路开过去并没有什么特别。

“这次的事件若真是有人故意的.....”坐在副驾驶座的汤川说，“目的究竟是什么？杀人吗？”

“这是首要推测，毕竟真的死了一个人。”

“是针对那名叫山下良介的少年吗？”

“不清楚，说不定是针对他们所有人，不过恰巧只有山下死亡而已。”

“那群年轻人总是待在那个地方吗？”

“好几个人都证实了，他们每逢星期四五六的晚上一定会聚集在那里。”草薙边回答边想着，提供证词的与其说是证人，不如说是受害者还比较贴切。

“事发当天是星期五吧。”汤川问。

“对。”

附近居民对那群少年的评价极差。因为即使是深夜，他们仍在车辆稀少的安静地段，旁若无人地飙车、大声喧闹，甚至乱丢垃圾，令附近居民很是困扰。

所以说不定居民中有人受不了他们的行径，为了教训他们才演变成这次的犯罪。

不过，这次事件若真是某人蓄意而为，究竟会是什么情况，草薙仍然毫无线索。

他一面思考一面开着车。过了路口，道路变得更窄了，再往前就是连续不断的转角，但景色没有太大变化，都是并排的狭小民居与公寓楼。偶尔会出现一些大型的建筑，看来似乎是镇上的工厂，这一带有不少大公司的下游工厂。

不久，草薙开回原处。

“你还要看看别的地方吗？”他问汤川。

“不用了，去喝咖啡吧。”

“遵命。”

正当他们驱车离开案发现场、往南行驶时，草薙之前见过的小女孩就站在路边。正是那个事发当晚跌倒在地被他抱起来的小女孩。她和那天一样穿着红色运动服，然后和那天一样抬头往上看。

“那孩子.....那样走路，等一下又要跌倒了。”经过她身边时，草薙说道。

“是你认识的人的小孩吗？”汤川的口气听来很不高兴。草薙想起他从以前就讨厌小孩。

“不是。火灾发生当晚她跌倒在路上，我把她扶起来了而已。”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还是一样讨厌小孩。”草薙偷偷瞄了汤川一眼。

“小孩完全没有思考逻辑。”汤川说道，“和没有逻辑的人交往，会令我精神疲惫。”

“你说这种话会交不到女朋友的。”

“没关系，有思考逻辑的女人很多，最起码跟毫无思考逻辑的男人同样多。”草薙不禁苦笑，汤川顽固的个性一点都没变。

“刚才那孩子好像在找什么。”汤川开口，“是气球吗？”

“当时她也是这样走路才会跌倒。”

“真糟糕。”

“我记得.....”草薙回想起当晚的情况，接着道，“她好像说看到了什么红色的线。”

“什么？”

“她说看见红色的线，又说看不见，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时，汤川猛然拉起手刹，车子瞬间减速，激烈地左右摇晃。

草薙慌忙踩下刹车，把车停了下来。

“你在干吗！”

“快掉头！”

“什么？”

“我叫你快掉头，快点！回刚刚那个小女孩那里。”

“那个小女孩那里？为什么？”草薙一问，汤川拼命摇头。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而且说了你也不懂。总之快点回去就是了。”汤川急切的语气让草薙没时间多想。放开刹车的同时，他转动了方向盘。回到刚才的地点，还好小女孩仍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变化，仍然直盯着上空。

“你去问。”汤川说。

“问什么？”

“当然是红线的事啊。”

草薙回头看着汤川，那表情让人毋庸置疑。

草薙停下车子，走近小女孩，汤川跟在后面。

“你好。”草薙向小女孩打招呼，“膝盖好了吗？”

小女孩看见他们露出警戒的神色，不过似乎想起草薙的长相，表情缓和下来，微微点头。

“你在找什么？之前你也这样看着上面。”草薙边问边望向天空。

“才不是那么上面，就在那边而已。”小女孩指着上方，但草薙真的不知道她说的到底是哪里。

“你看到了什么？”草薙又问。

“我看到红色的线喔。”

“红色的线？”果然没听错，草薙眯起眼睛仔细盯着小女孩指的方向，不过还是没发现任何东西。“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对，已经看不到了。”小女孩一脸遗憾地说，“之前明明看到的。”

“之前是指什么时候？”

“嗯.....火灾那一天。”

“火灾那一天.....”

草薙望向汤川。他正双手交抱在胸前，皱眉盯着小女孩。草薙不禁想提醒他，那副表情会吓到小孩子的。

此时，先前见过的小女孩母亲从前面不远的一户人家开门走了出来。她发现有男人正亲热地对她女儿说话，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好，前几天见过的。”草薙向她打招呼，“你女儿的膝盖似乎好得差不多了。”

大概是因为这句话，女孩的母亲想起了草薙，才露出亲切的笑容。

“啊，上次真是给您添麻烦了。”她礼貌地低头致谢。“请问，这孩子怎么了吗？”

“我刚才听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她说看见了红色的线。”

“那个啊.....”母亲面露尴尬，“她总说些奇怪的话，那种东西明明看不到。”

“是什么呢？”

“哎呀，实在是很无聊的事。上星期的.....嗯，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星期五？”草薙问道，“你女儿说是火灾的晚上，那天就是星期五。”

“对，对，没错。我记得那晚十一点左右，这孩子突然跑到外面，说看见外面有红色的线。”

“我在二楼窗户看见的。”小女孩在一旁说道，“跑到外面还是能看得到喔。”

“那条红线在哪里能看到呢？”

“嗯，在那个叔叔的头那边。”小女孩指着汤川。汤川又不高兴地皱起眉头。

“是什么样的红线呢？”草薙问她。

“伸得直直的，很直很直。”

“很直？”

“她想说的是沿着马路一直延伸。”母亲替女儿解释。

“您也看到了吗？”

母亲摇头道：“我听女儿说了后也走到外面，可是什么都没看见。”

“不对，明明就有。”小女孩不服气地鼓起脸颊，“妈妈出来的时候，明明还看得到。”

“可是妈妈真的没有看到啊。”

“人家告诉你在那边，你却说‘看不到、看不到’，结果就真的看不到了。”

“她一直这么坚持。”看来这样的争执已经反复上演多次，母亲流露出些许的不耐烦。这时，站在草薙身后的汤川，在草薙耳边低声道：“你问她那真的是线吗？”自己却一幅似乎不愿和小孩说话的样子。

“那真的是线吗？”草薙问小女孩。

“我也不知道，可是很细很直喔。”

汤川又低语：“问她有没有摸到过？”

“你摸过它吗？”草薙再问。

“没有，我摸不到。”

草薙回头望着汤川，确认他是否还有疑问。

“再问她这附近有没有别人看到？”汤川小声地说。

草薙询问这对母女。

“我没问过周围邻居。因为我没看到，我就想大概是这孩子看错了。”

“不是！才不是这样！”小女孩一脸要哭的神情。

汤川一副“我可不想听小孩哭”的表情，拉了拉草薙的衣角，于是草薙只好向母女道谢后便离开了。

车子回去的路上，汤川一直沉默不语。草薙知道他正在全心思考红线的事，却不明白究竟是哪部分吸引了他的注意。当然，草薙也不清楚红线的真面目，总之，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别打扰汤川的思绪。

草薙的爱车仍然停在刚才的位置，并没有被贴上违规停车的红单。他掏出钥匙打开驾驶座的门，但汤川没有靠近车子的意思。

“很抱歉，你先回去吧。”他对草薙说道，“我想到周围转一下。”

“如果是想约会的话，和我一起就不合适了啊。”

“对啊。我就想单独走一走。”汤川斩钉截铁地说道。早在十几年前草薙便明白，当这男人这样讲话的时候，旁人说再多也没用。

“是吗？那我等你联系。”

“好。”

草薙坐进Skyline，发动引擎，透过后视镜能看见汤川正往回走。

“红色的线吗？”他自言自语，脑中仍没浮现任何灵感。

“.....那仿佛是暴风即将来临的时刻。首先是来临前的静谧。紧接着，天气开始转变。狂风化作黑影和蒸气，刮向大地的同时，隐约能感到空气的压抑感。那种变化会压迫耳朵，面对着即将来临的风暴，你感觉自己仿佛悬于半空之中——”

他从书上抬起头，叹了口气。

读不下去，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只想着别的事。而所谓“别的事”也只有那件事。

他站到窗边，拉开窗帘。那晚发生的事，也可以说惨剧，逐渐在脑海里复苏。

烧得精光了一——

他做梦都没想到事态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当时完全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但惨剧的发生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他闭上双眼。自那晚以来，这条街道再度恢复了宁静。但讽刺的是，现下的他已承受不了这样的静寂。每当夜晚他独自待在房里，那仿佛坠入无底深渊的孤独与无尽的恐惧就不断地侵袭而来。

他突然想起什么，走到音响旁，按下开关，换了盘录音带，再按下播放键。

音箱里传出开朗的声音：

“哥哥，你好吗？我收到你寄来的东西了，谢谢你寄给我这么多有趣的小说。托哥哥的福，我现在也喜欢上小说了。前阵子你寄来帕特丽夏·康薇尔！的女法医系列，里面的故事情节让我听得好紧张喔。这次的小说中，好像也有她的作品，我很开心。不过，这样一来我可能会睡眠不足，真有点伤脑筋呢。哥哥，你要小心不要感冒喔。妈妈到三天前都还在发烧，但不用担心，现在已经好了。我也很健康，只是最近常被念叨吃得太多了。我摸了摸肚子，的确多了点肉，多一点点肉也没关系吧。你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到时记得写信给我。你工作一定很辛苦吧，要加油喔。春子。”

背景配乐是妹妹喜欢的女歌手演唱的曲子。等插曲结束后，他才关掉音响。

他望向寂静夜空的那一片黑暗，故乡的景色在脑海中鲜明地复苏。和妹妹携手走在街上，每一个路人，都会善意地朝他们兄妹俩打招呼。

他在心中喃喃低语：“我不是为了碰上这种事才离开家乡的。”

6

那个男人的到访，正是结束一天的工作，打算关掉总电源的时候。他不知道男人是什么时候从哪里进来的。当对方突然出声说“打扰一下”的瞬间，前岛一之惊讶得仿佛自己的心跳都要停止了。

男人站在搬运大型机械专用出入口的卷帘门旁，个子很高，似乎是因为戴了眼镜的关系，感觉瘦削了点。但如果仔细看的话，他的肩膀很结实，从衣袖外露出的手臂肌肉纹理也很分明。前岛没问对方的来意，只露出警戒的眼神望着对方，稍稍低头示意。男人也向他回礼。这还是第一次有陌生人进入厂房。这家小型工厂，工人加上经营者共有三人，今天一早老板就出门与重要客户应酬，而另一个同事则因感冒卧床不起。

“我有零件想委托你们，听说这里可以精密加工。”男人的说话声不带感情，令前岛觉得相当不舒服。

前岛暗想着该怎么办，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直接上门的客人。

他不回答，男人便一直盯着他，一副“没听到答复不会离开”的表情。

不得已，前岛只好拿起业务日志，在今天那栏写下“我是哑巴，不能说话”拿给男人看。

男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仍以刚才相同的表情开口道：

“之后会正式拜托你们。但我想先确认是不是真能按照我的想法加工。嗯，实际作业的是你吧？”前岛边点头边指着自已，后又竖起两根手指。

“还有另一个人啊。不过没关系，反正你在。我可以看一下机器吗？”

前岛点点头，老板也经常带客人参观机器，而且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男人放慢脚步，首先走近一旁并排的机器。

“嗯，放电加工机两台、线切割机两台。全部都是M公司的产品，而且都带有数控功能。”

听到男人这么说，前岛急忙在日志上写字，男人凑近一看，读了出来。

“机种很旧，不能做太复杂的加工。”——上面这么写着。男人微微笑了笑，似乎觉得他的态度太过谦虚了。不过，前岛觉得丑话讲在前头没什么不好，如果硬接下太困难的工作，那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时田制造所”是这家小工厂的名字，时田是老板的姓。工厂内的所有机械，都是时田老板从以前工作过的重型机械制造商那里便宜买来的，都已远远超过使用期限。尽管如此，作为精密零件加工厂，时田制造所仍受到各方业者的重视。

“是0.4毫米的线吗？”男人盯着线切割机问前岛。前岛点点头，对男人的知之甚详钦佩不已。所谓线切割机，就是通电的线锯。线锯是使用刀刃切割物品，

而线切割机则是从线中释放微小电流熔断物品。如果调小电流，精确度甚至可以达到毫米。

“你们能做这种加工吗？”男人从上衣内袋掏出一张纸，只见方格绘图纸上以杂乱的线条画着零件的形状。从对加工精细度的描述可以知道这个男人不是外行人。

好小的零件，前岛看着设计图暗想。角落部分的要求相当难办，他偏着头指着那里传达自己的想法。

“果然还是很困难吗？如果没办法，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吧。”男人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厂房内的状况，边沿墙走着。他注意到架上的某个物品，便取过手中把玩。那是某家公司订制的汽车零件样本。

前岛以拳头敲了敲附近的桌子，男人惊讶地回头。

前岛指着架子，做出触摸的动作，接着做了个“禁止”的手势。男人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真是抱歉。没戴手套就触碰金属制品是禁止的吧，因为汗液里的盐分会使金属生锈。”男人急忙放回零件。“对了，怎么样，可以帮我做吗？”

前岛指着设计图的几个部分，接着以拇指与食指在眼前比划出约3厘米的距

离。

“原来如此。那个部分的条件放宽一点的话就能试试看啊，嗯嗯。”男人颌首，这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那我今天先把设计图带回去修改，明天再来一趟吧。”

前岛点点头，将设计图还给了那个男人。

但接过设计图后，男人并没有马上离开，反而看向立在墙边的气罐。那里有各式各样的瓦斯。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男人大概察觉到前岛的视线，竖起食指。

前岛端正了自己的姿势。

男人开口说：“也许你会觉得我的问题很奇怪，不过，这里以前使用放电加工机或线切割机时，有没有发生过特殊现象呢？”的确是很奇怪的问题，前岛只能歪着头，露出无法理解的表情。

“也就是说，”男人挥了挥右手，“出现过等离子体吗？”

前岛不自觉地睁大双眼。

“放电现象与等离子体密切相关，我才会问你这件事。”

前岛在日志上写着“你是要问花屋路的意外吗？”递给男人。

“嗯，是啊。”男人苦笑，接着又伸进上衣口袋拿出名片。“我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关于那起意外事故的原因在我们研究者间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名片上写的是某著名大学的物理系副教授，令前岛有些紧张。

“所以我想趁委托加工零件的时候，随便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当做参考的事。”前岛点点头，在日志上写下“从没发生过这种事”。

“你是指从没出现过等离子体吗？”前岛再度点头。

“这样啊。”男人的神情有些遗憾。前岛继续写：“真的是等离子体引起的吗？”

“目前我们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还缺少支持的证据。”什么意思？前岛歪着头看着男人。

“等离子体容易在同一地点产生，如果那附近有发生同样的现象，我的想法就没错。”男人敲着气罐对前岛说，“打扰你工作真是不好意思，我会重新修改加工精细度再来拜访。”前岛抱着“等您再度光临”的想法，对男人鞠了个躬。男人的态度似乎并未对他起疑，这令他感到稍稍安心。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抬起手告辞后，从卷帘门旁边的门离开了。

7

走出时田制造所的汤川，越过草薙的车，确认四周没人注意到自己之后，才绕回来坐进副驾驶座。

“有什么收获？”草薙问道。

“还不知道。总之，我先设下了陷阱。”

“什么啊，真不靠谱。”草薙边说边发动车子。“在这里拖拖拉拉，被前岛看见就糟了。”

“人不见得总是做合理的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反而更多。”

“话是没错啦，不过你为什么注意到那间工厂？如果知道那个奇怪现象是什么，就快点告诉我嘛。”

“关于那件事，与其由我说明，不如你自己亲眼证实，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草薙咂舌：“装什么神秘啊。”

“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想得没错，你很快就能看到场景重现了，到那时再告诉你注意到那间工厂的理由。”汤川自信满满地说。

草薙不禁抱怨：“真会吊人胃口。”

今天中午过后，汤川打电话约草薙一起去个地方。见了面，汤川便带草薙到了时田制造所。

时田制造所离此次案发地点非常近，位于距现场左转约20米的某条小路尽头，从路口便能看见工厂正面的窗户。

汤川要草薙记住这个地方，接着说：“这里很快会再次发生同样的奇异现象，到时你要立刻到这里来调查。”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那样的事会再次发生？”草薙这么一问，汤川若无其事地回答：“因为我要设好陷阱，重现那个现象。”

“什么陷阱？”

“跟我来就知道了。不过，绝不能让人认出你是警察。”

随后两个人便一同前往工厂。在快抵达时，草薙不自觉地躲到一旁，因为前几天询问过的哑巴青年此时正在工厂内。

“这么说，他家离事发地点很近喽。”两个人只好暂时回到车上，汤川问道。

“是很近，窗户一打开，就能看到左下角的现场。”

“这样啊。”汤川点头打开车门。

“你要去哪儿？”

“还用说吗？我一个人去，你跟着来可就麻烦了。”

“你要做什么？”

“说了嘛，设陷阱啊。”汤川偏过头露出微笑，便下了车。

真想敲开这男人的脑袋瞧瞧里头装的什么，草薙握着方向盘有感而发。汤川到底推理出什么结论？又是根据什么预测出同样的现象会再次发生？他一头雾水。唯一确定的，就是目前他只能乖乖听从汤川的安排。

汤川预言后的第三天，T字道路再次发生怪异事件。

引发的现象酷似第一桩事件，放置在自动售货机旁的纸箱突然起火燃烧，只是这回没有受害者。

但有目击者——三天前便开始监视的刑警草薙。

草薙起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一联想到那个异常现象后，立刻冲往那间工厂。

接着，他在那里发现了某样装置，虽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但想必与异常现

象有关。

草薙连忙赶到公寓旁，便看到某个男人从二楼的205号房间走出来，他随即躲到一边。对方朝他刚才过来的方向往外走。

草薙悄悄尾随其后，他很清楚这男人的目的地。

男人进入时田制造所，正打算消灭罪证时，草薙出声叫住了他。

青年瞬间僵立，缓缓回头。

他脸色苍白，双眼通红。

“你.....”草薙不禁叹气。

站在草薙眼前的人不是前岛一之，而是金森龙男。他应该住在那栋公寓的105号房间才对。

这个连汤川也没料到吧，草薙心想。

8

盛着速溶咖啡的马克杯还是没洗干净。但草薙心想，如果要继续和这个男人打交道的話，一定得习惯这个杯子才行。

“竟然是激光啊。”他放下杯子，叹了口气。

“正确地说是二氧化碳激光。”汤川矫正草薙后点点头。

“什么，激光分很多种吗？”

“是啊。代表性的有二氧化碳激光、YAG激光、玻璃激光等。”

“虽然常听到激光这两个字，却没想到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CD音响也使用激光，可是提到能烧毁人的激光，就像科幻电影的情节了。”

“你是指激光枪那种东西？不过以那间工厂的设备来看，很难说是枪吧。”放置在时田制造所的激光设备是一个卡车大的箱子。据老板称，那是他低价从以前

工作的公司收购的，主要用于钢板的切断与熔接。

“为了产生高功率的激光光线，必须让含有二氧化碳的激光气体高速喷出，以及控制高压电稳定放电，设备体积自然庞大。然而，即使是那样的激光设备，要切断数毫米厚的钢板也不简单。”

“可是詹姆斯·邦德！曾拿着手枪大小的激光枪射穿装甲车。”

“那种事再过一百年都办不到。”汤川断然否定。

“话说回来，”草薙双手交抱在胸前，瞪着过去的羽毛球队

友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发现什么？”

“激光啊，你早就知道了，对吧？”

“啊啊……”汤川半张着嘴，“我一听到是从少年的后脑开始着火，便猜可能跟镭射光有关。但真正确定，还是因为红线。”

“我也想问你，那条红线到底是什么？”

“没什么，那只是氦氖激光而已。”

听到汤川的回答，草薙露出厌烦的表情：“又是激光啊？”

“别摆出那么不高兴的表情，你应该也看过氦氖激光的。演唱会的时候不是会使用镭射光吗？就是那个。”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激光设备最重要的是调整光的行进路径，若不这么做，不仅无法针对目标输出，也不能确定激光会如何射出。但只为调整路径便使用高功率激光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多采用无害的激光，就是氦氖激光。”

“也就是当时看到的红线……”

“据我推测，既然犯人使用了氦氖激光调整二氧化碳激光的行进路线，那么附近必定有激光设备，所以才想在四周转转，结果很快便发现那家工厂。虽然在工厂里并未发现激光设备，但架上却摆放着只能以激光切断的零件，因为断面上有

细小的皱褶。此外，从那里储存有发射激光需要的二氧化碳、氦、氮等气罐判断，其他房间应该放置了二氧化碳激光的设备。”

工厂位于T字道路前一个路口的左转尽头。第二次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打开窗户才看见那台激光设备。

“不过，激光不都是笔直前进的吗？”

“所以他使用了镜子。如果从工厂直接发射，可能只会命中第一个街角的电线杆，但利用表面镀金的镜子调整位置，便能准确命中那条T字道路。黄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反射激光。”

“那么，他是以氦氖激光调整路径？”

“就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会一下看得见、一下又看不见？”

“基本上肉眼无法看见激光，但遇到某些物质后，便能看见反射光，像氦氖激光只要碰到烟雾便会显现出红色直线。可能恰巧激光行径中遇上了灰尘，那个小女孩才会看到。”

“嗯。”草薙挠挠头，有种似懂非懂的奇妙感觉。

“但我完全没料到另一名员工才是真凶。我一直认为那个前岛是嫌犯，因为你说他住在现场附近。”

“不过，另一名员工也住同一栋公寓。”那就是金森。草薙一直对当初没询问两个人的工作地点而感到懊恼不已。不过只有前岛将汤川的话告诉了金森，陷阱才能奏效。只要走错一步，特地设下的圈套便会白费。

“对了，有件事我怎么也想不通。”汤川说。

草薙忍不住微笑，说：“他们为何换房间，对吧？”

“没错。原本金森住一楼、前岛住二楼，当天他们曾交换过房间吧。”

“正是如此。”

事发当晚，草薙曾问前岛人在哪里，前岛指着地板。草薙以为是“在房间里”，而实际上前岛的意思是“在楼下”。

“为什么？是因为二楼较容易看清现场，所以金森作案当天才找适当的理由向前岛借房间吗？”

“并不是这个原因。他们平时就频繁地交换房间。”

“这是为什么？”

“这个嘛，便是这次的犯罪动机。”草薙故意慢慢喝着咖啡，心想偶尔吊吊汤川胃口也不赖。最早的契机是金森开始参加有声书的义工活动。那个是为盲人朗读从图书馆等地借出的书用来制成录音带的活动。这个工作并非谁都能胜任，需要接受专门的训练。到真正可以独立进行录音为止，金森已经上了半年的学。

“金森的妹妹是盲人，所以他才会去当义工吧。即使接受了训练，也无法轻易办到。更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什么专用的机器，基本上都是义工们自行准备。虽然一般的录音带就可以，但一定要使用特殊的麦克风。当然金森也买了专用的麦克风。”

“只买了麦克风啊，原来如此。”汤川点点头，露出了理解的表情。

“没错，金森录音的时候，便向前岛借用录音器材，前岛则暂时换到金森的房间。”因为本身有残疾的前岛，很愿意帮金森的忙。担心金森会不小心录到杂音，所以前岛即使在金森房里看电视也会戴耳机。

“此外，金森使用前岛的房间还有个好处，就是那里有大量的书籍。实际上，金森目前为止录过的书，大部分都是前岛的。案发当晚，他似乎正在录《火星编年史》，那也是属于前岛的。”

“简直成了做有声书的工作室嘛。”对于汤川的感慨，草薙点头同意。

“就是这样，直到那群年轻人出现为止。”

“那群年轻人啊……”汤川不快地皱起眉头。

金森曾表示过，最近因为那群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发出的噪声，让他完全无法继续录音。即使想录些什么，关键时刻总会有引擎的声音被录进去。

“所以他气得要杀人吗？”

“不，他没打算杀人。他只是想让塑料桶中的汽油起火，稍微吓一吓他们而

已。”

“但没料到有人正好站在容器前面，激光命中了对方的后脑勺，就发生了事故。”

“由于先烧到延髓，山下良介恐怕是当场死亡。”草薙转述法医的说法。

“山下倒下后，激光按照预定路径使塑料桶起火了。”

汤川稍微推了下眼镜的中央。“金森是远距离遥控启动激光设备吗？”

“他似乎使用了电话。激光设备是以电脑控制的，据说他设计成只要传送某种模式的电话按键声，连上电话线的电脑就会启动。”草薙边看手册边说道，但即使是读出来，也完全不了解句子的意思。“所以他才带着无线电话的子机到前岛房间，因为前岛没有电话。”对无法开口说话的前岛而言，电话只会令他焦躁不安，最适合他的联络工具是传呼机。

“也因此金森没办法迅速地操作激光路径，等发现光轴上有人时，为时已晚喽。”

“他也是个不幸的男人啊。”草薙感慨地说，“之前是噪声的关系无法录音，但事件发生后，又由于杀了人心情大受影响声音发颤，根本无法录音。”

“我好像能理解。”

“逮捕他时，他只拜托我一件事。你猜是什么？”

“什么？”

“让他录完一本童话故事，他说现在应该能顺利录音了。”

“嗯，童话啊。”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汤川伸了个懒腰后站起身来。“你要再来一杯咖啡吗？”

“好啊。”草薙递出马克杯。

第2章 转印

1

头一左右转动关节就咯咯作响，因为他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藤本孝夫看了一会儿水面上一动不动的浮标，瞪向身旁正在伸懒腰的山边昭彦说：“喂，山边，你果然还是被骗了，这里根本不可能钓到鲤鱼。”

山边盯着从刚才便毫无变化的水面，不解地歪着头。

“真奇怪，我明明在齐藤家的水槽中见过从这里钓到的鲤鱼啊。”

“所以说那是别的地方钓来的，你被齐藤骗了。”

“是吗？”山边仍旧歪着头。两个人是初中同班同学，由于住得近，从小便在一起玩耍。

再加上受到各自父亲的影响，钓鱼便成了两个人共同的爱好。山边听一年级的同班同学齐藤浩二说，距镇上约20分钟自行车路程的自然公园内，有个葫芦池能钓到鲤鱼。

“乱讲，那种地方怎么可能有鲤鱼。”这是藤本孝夫乍听之下的感想。

“齐藤说以前有人曾在那里养殖鲤鱼，可能是当时剩下的，或是它们繁衍的后代，总之数量很多。虽然很少出现，但是一到秋天，鲤鱼为了储存粮食便会拼命吃东西，只要选对地方就能钓到。”

山边如此解释道。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并非毫无可能，再加上两个人很久没钓鱼了，便约好星期天一起到葫芦池。

然而，如藤本孝夫所料，别说鲤鱼，什么鱼都没有。这种池子当然钓不到东西，孝夫看着荒凉的四周叹了口气。池子大小与他们学校的游泳池差不多，形状有点细长、中间部分凹进去，像个葫芦，因此被称为葫芦池。由于周围杂草丛

生，也不在自然公园的徒步的路线上，甚至于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这个池子。听说这里曾有水蝇与甲虫，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根本无法想象。

水面上那许多泡沫塑料、塑料容器等垃圾最先映入眼帘，仿佛包裹着灰色油膜漂浮四处。池边甚至堆着遭人弃置的建筑废材及机器零件等金属物品。对于顺道游玩的旅行者来说，这里不过就是个巨大的垃圾场，更是那些不知藏身何处的恶劣分子抛弃大型垃圾的好地方。藤本拉近钓线，收起钓竿。

“这里根本钓不到，我们回去吧。”

“果真不行啊。”山边似乎还恋恋不舍。

“根本没有鱼啊，别浪费时间了。与其在这里钓不到鱼，还不如在家里打电游。”

“说的也是。”

“没错，走吧。”藤本整理好钓具后起身。

“我被骗了吗？”

“当然喽，废话。”

即使如此，山边还是念念有词地看向池子。“真是笨蛋！”藤本骂道。

就在此时—

“奇怪，”山边突然叫道，“那是什么？”

“怎么了？”

“那个！看，那边那个发着光的東西，在右边的水面上。”

藤本顺着山边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约30厘米大小的平面物体漂浮在水面上，反射着阳光。

“大概是锅吧，”藤本说，“像便利店卖的煮面的火锅之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吗？我觉得那东西有点怪。”山边起身，拍拍牛仔裤臀部上沾到的泥土，边拿着渔竿，边沿池畔走去。藤本一脸不耐烦地跟在后面，心想山边大概是对自

已被骗还连累朋友感到不好意思，才故意说些奇怪的事情吧。山边在最接近那个奇怪东西的地方停下脚步，那东西与牛

奶盒一起漂在距池边2米远的水面上。山边用钓竿把那个东西拉近，到能伸手触碰的距离时，连藤本也看出来了。

“那是什么啊.....”

“看起来不像便利店的火锅。”山边说着，拿起那个奇怪的东西。

2

看着舞台上准备演出的四名少女，观众席上的草薙不禁睁大了眼睛，因为她们怎么看都不像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她们并非单纯的浓妆艳抹，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各自化上了最成熟最有女人味的妆容，穿着相当大胆，身材也都发育到足以穿暴露装的程度。身为警察的草薙暗想，即使自己在闹市区看见这些女孩子，也会认为她们已经成年了吧。

随着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响起，女孩们开始跳舞。草薙再次讶异于她们的舞姿，瞬间忘了这里是初中体育馆。

“这些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来上学的？”草薙小声问身旁的姐姐森下百合。

“这种程度不算什么。”他姐姐望着舞台头也不回地应道，“听说有的还会更过分呢。”草薙无法故作镇定地回声“真是糟糕啊”，只能频频摇头。草薙的姐姐昨晚邀他一起观赏女儿的校庆演出。但真正的原因是她想拍下女儿的表演，却不会操作摄像机，要草薙来帮忙。虽然今天是周六，不过草薙的姐夫临时出差不在家。

也因此，草薙才会带着摄像机与姐姐一同到学校。走进体育馆，瞥见招牌上写着“舞蹈比赛”时，他大吃一惊，因为听说是登台演出，他便直觉地以为是戏剧表演。

“喂，轮到美砂了。”百合拍拍草薙的膝盖提醒，他赶紧把摄像机对准舞台。

在司仪的介绍下，舞台上出现了五名少女。草薙透过镜头看着她们，又不自

觉地张大了嘴。五个人穿着大红旗袍，开衩高到大腿。

会场四处响起了口哨声。

“最近的女孩子都是那样。”百合走出体育馆后说。

“我大概想象得到姐夫苦恼的样子。”

“他似乎习惯了，不过之前父女俩总是吵架吵个没完。”

“我真同情他。”

姐姐呵呵笑了几声，像是完全不怎么在意女儿长大的烦恼。

“我去找美砂，要不要一起吃饭？就当是你帮忙摄像的谢礼，我请客。不过我也只请得起附近的家常餐厅啊。”

“听起来不错。”

“那你在这里等一下。”

草薙目送姐姐再次前往体育馆的背影，发现一旁的剑道场挂着“奇妙博物馆”的招牌。

他想正好可以借此打发时间，便举步走向入口。

从一脸无聊的柜台人员面前经过，草薙进入场内一看，果然都陈列着奇怪的东西。“用甲子园的土烧成的砖”上有几个圆形的小洞，说明写着“落败队伍的悔恨泪水穿透了土壤形成的洞”。此外，还有不知从哪捡来的破毛毯，上面的解说注明“飞天魔毯(因超过飞行年限，已退休)”。

正当草薙想着“真是浪费时间”时，他在墙上挂着的某个陈列品前停下了脚步。

那是石膏做成的人脸，解说标着“僵尸的死亡面具”。看起来是张闭着眼睛的男人面孔，额头中央有个像黑痣的大突起，虽无法判断年龄，但绝非初中生的长相。

由于这个面具太过逼真，草薙推测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橡胶之类的材料拓下脸型，再以石膏制成。最近市面上已有可在数分钟内凝固的橡胶。

但即便如此——

草薙看着石膏面具的同时，心中莫名涌起一股怪异的感觉。这股不安究竟从何而来？草薙仔细思考了一会儿，立刻明白了个中缘由。

他是个刑警，而且任职于负责命案的搜查一课，所以看见尸体的机会不少。死者具有独特的表情，与活人闭眼时的面部表情完全不同，这是草薙从刑事案件工作中得到的经验。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单是脸色、皮肤光泽等外在特质，而是整体给人的感觉明显不同，分属于两个世界。

这张面具散发出的是死亡世界的气息，草薙心想。

但他又觉得不可能，初中生不可能使用真正的尸体，做出这样毛骨悚然的石膏面具。

他试着说服自己，这个作品只是恰好做出了那种感觉。若不这么想，他无法说服自己平静下来。

他心不在焉地浏览完其他作品后走向出口，心里还是放不下那张死亡面具。

此时，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越过草薙，迅速地走进会场。再怎么想看初中生以特殊品味陈列的展示品，她们也太过急切了，草薙不由得停下脚步，观察着两个人。

两个女人径直观赏的目标是那张死亡面具，其中身着套装的女人说：“就是这个。”

另一名穿连衣裙的女人并没有立刻回话，只是对着面具动也不动地站着。但是，她的神色似乎有些不大对劲。这一点，可以从那个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同伴渐渐泛青的脸上看出来。接着，草薙发现穿连衣裙的女人那纤细的肩膀正微微颤抖。

“果然是吗？”身着套装的女人问道。一身连衣裙的女人大幅度俯下身去，痛苦地挤出声音说道：

“是哥哥，没错……”

穿连衣裙的女人名叫柿本良子，任职于东京都内的保险公司。身着套装的女人，是这个学校的音乐老师小野田宏美，与柿本良子是从学生时代起的好友。

“最初是小野田小姐看了这个面具之后，觉得像柿本进一先生，对吧？”草薙看着记事本上的笔记确认道。

“是的。”小野田宏美挺直背脊，点点头。“我丈夫与柿本先生是旧识，一起打过很多次高尔夫。听说柿本先生前一阵子失踪了，我非常担心……”

“发现这个面具的时候，你吓了一跳吧。”草薙以原子笔指着桌上的石膏面具。

“是的。”小野田宏美咽了下口水。“我原先认为不可能，但实在太像了，连黑痣的位置也一样，不得已才告诉她。”她看了一眼身旁伤心欲绝的柿本良子。

“你真的认为是令兄吗？”草薙询问柿本良子。

“我是这么认为。”她小声答道，双眼还红肿着。

草薙两手交抱胸前，盯着那副面具，不自觉地沉吟起来。

这里是初中校园内的某间接待室。草薙发现两个人看了面具的反应不太寻常，便上前询问才知道事有蹊跷，所以到了这里了解详情。据二人称，死亡面具酷似柿本良子今年夏天失踪的哥哥柿本进一。

草薙坐在离她们稍远的铁椅上，望向瘦小的中年男子。对方叫林田，是开设“奇妙博物馆”的自然科学社的指导老师。

“老师听过关于这个面具的故事吗？”草薙指着面具问道。

林田老师立刻挺直背脊。

“呃，这个嘛，我从没听学生提过。关于展示的内容我全交给学生处理，为了尊重学生的自主权。”他的口气听来有些推托，或许是担心因这件事被牵连。

此时传来了敲门声，林田起身开门。

“等你们很久了，快进来。”

林田催促着两名男学生。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大都很瘦，这两个人也是如此。其中一名戴着眼镜，另一名额头上长了很多青春痘。

两个人分别是山边昭彦与藤本孝夫。戴眼镜的是山边，捧着一个方形纸箱。

“这是你们做的吧。”草薙来回看着两个人问道。两名中学生彼此对望一眼后，轻轻点头，脸上尽是疑惑。

“你们怎么拓下这个脸型的？”草薙问道，“这是在模型里倒入石膏制成的吧？”

山边挠挠头，小声地说：“是我们捡到的。”

“捡到？”

“就是这个。”山边打开带来的方形纸箱，取出某样物品递给草薙。

“这是……”草薙睁大眼睛。

那是张金属制的面具。不，确切地说，是与脸部轮廓相反的面具；把石膏浆倒进去，待凝固后就是展示出来的死亡面具的样子。

草薙不知道这是什么材质，厚度看起来与装饮料的铝罐相同。临摹其上的脸型，与石膏制成的死亡面具一模一样。

“这在哪里捡到的？”草薙问道。

“在葫芦池捡到的。”山边回答。

“葫芦池？”

“就是自然公园内的池子。”藤本从旁插话。

二人称在上星期日捡到了这个金属面具。山边想到可以用来做死亡面具，完成后效果意外地好，便连忙将它当做他们所属的自然科学社的展示品展出。

“还有其他类似的东西吗？”

“没了吧。”山边征求藤本的同意，后者默默点头。

“池子没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奇怪的地方？”

“我是指有没有发现任何与往常不同的地方？”

“可是，我们也不常去那里啊。”山边不太高兴地应道，藤本似乎没开口的打算。草薙盯着两名神情不安的中学生，对柿本良子问道：

“关于葫芦池有没有想起什么？你哥哥常去那边散步吗？”

“我没听说过。”她摇头否认。

草薙摸了摸脸，看了看目前的记录。他无法判断是否该视这件事为刑事案件，当然实际上并非由他来判断，他只是不晓得如何向上司报告这件怪异的事。

“警察先生.....”林田老师有点犹豫地开口，“万一这个面具的原型真是这位小姐的哥哥，有什么麻烦吗？”懦弱的教师问到这里时，又响起敲门声。“来了。”林田应声前去开门，来人探进头。

“对不起，有位柿本小姐.....”

“是我大嫂。”柿本良子说。

草薙点头，在此进行问话之前曾请良子联系她大嫂。

“让她进来。”草薙指示开门的男子。

男子还不及回答，门就被用力打开了，接着走进一个女人。大概三十五岁的样子，脑后的长发随便扎起来，可能是接到通知后便匆忙赶来，完全没化妆。

“大嫂，就是这个.....”柿本良子指着石膏死亡面具。进来的女人双眼充满血丝，瞥见桌上面具的瞬间，眼睛睁得更大了。

“和你先生.....”草薙还没说完，就知道不用再问了。女人以右手捂住嘴巴，发出呻吟，跪倒在地。

3

研究室门口的出勤状况确认板上，挂着显示汤川在内的磁铁。草薙确认之后敲了两次门，里面传出了一声“请进”。

开门的同时，左边传来“砰”的一声类似轻轻敲击的声音。他望向声源处，只见一个救生圈大小的白色烟圈，在空中朝他慢慢移动过来。

随即又传来“砰”的声响，同方向飘来与刚才一样的白色烟圈，空气中有股蚊香的味道。

等眼睛适应后，草薙才发现微暗的房间一角放着大型纸箱。箱子的正面有个直径十几厘米的洞，旁边站着白大褂袖子卷到手肘上的汤川。

“这是欢迎你的烽火喔。”他说完后拍了拍纸箱后面。箱子前面的洞喷出白色烟雾，变成甜甜圈的形状，朝草薙的方向飘去。

“那是什么啊？你又在玩什么把戏？”草薙挥开烟圈问道。

“这不算什么把戏，只不过是把蚊香放进箱子点燃。等箱里充满烟，再轻轻拍打后方，就会产生许多烟圈。有些抽烟的人喜欢吐出烟圈，就和那个道理一样。流体常有令人玩味的现象，让我不禁觉得世上众多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都是流体的恶作剧。”汤川按下墙上的开关，微暗的室内顿时明亮起来。

“如果你能以这种劲头帮我解决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就太感激了。”草薙说道。

汤川在铁椅上坐下。

“今天你又带来什么不可思议的案件？难道出现了怨灵吗？”

“你的直觉真敏锐。”草薙打开带来的运动背包，拿出装在透明塑料容器中的物品。“真的是怨灵的面具喔。”看到容器中的金属面具，汤川挑起了一边的眉头。

“让我好好看看。”他伸出右手。

“是铝制的。”汤川摸着面具说道。

“我一看就知道了。”草薙有点得意。

“这个连小学生都知道。”汤川淡淡地说道，“为什么这会是怨灵的面具呢？”

“那确实很怪。”

草薙开始转述在外甥女就读的中学发现面具的经过。物理系副教授坐在椅子上，两手放到脑后，闭着眼睛听草薙说明。

“所以，这面具的主人就是那个失踪的男人？”听完之后，汤川问草薙。

“嗯。”草薙回道，“应该没错。”

“你怎么能确定？”

“因为发现尸体了。”

“尸体？”汤川倾身向前，“发现了？在那个什么……”

“葫芦池。”

尸体于三天前被发现。由于柿本进一的妻子昌代与妹妹良子，坚持面具的主人就是失踪的进一，因此警方全面搜索了葫芦池，几个小时后便发现了尸体。

尸体腐败得非常严重，单凭衣着无法辨识死者身份。所幸根据牙齿治疗的纪录，并未花多少时间便确定了死者为柿本进一。

“为什么尸体的脸部模型会掉在池里？”汤川皱着眉头问道，“而且还是金属制的。”

“就是不知道，才会来找你啊。”

听草薙这么说，汤川闷哼一声，用中指稍微往上推了推眼镜。

“我可不是魔法师，没法回到过去啊。”

“但你能找出背后隐藏的真相啊。”草薙拿起金属面具。“关于这个面具，目前有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制成的，二是犯人为什么要做这个。”

“犯人？”汤川又皱起眉头，盯着学生时代的老友，缓缓点头。

“原来如此。不是他杀的话，搜查一课的刑警也不会这么紧张。”

“头骨侧面凹了下去，鉴识结果表明死者头部曾受到过相当重量的坚硬钝器的重击。”

“犯人是男人吗？”

“或是腕力很强的女人。”

“面具的主人已婚，那么妻子不也有可能吗？推理小说中，嫌疑人通常就是死者身边的人，而且还是女性的情节，不是很常见吗？”

“柿本太太个子很小，看起来没什么力气，我想她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尚

未完全排除她的嫌疑。”

“妻子杀死丈夫，将尸体扔到池里前，为保留回忆而做了面具，最后将制作面具的铝制模具一并丢弃，这推论倒也合理。”汤川从草薙手中拿过金属面具，再次观察起来。尽管他的口吻满不在乎，但却是一副认真严谨的研究神情。

“即便只能推理出面具的制作方法，我也感激不尽。”草薙看向汤川手里的面具说道。

“警方内部应该也有一些想法吧？”

“我跟鉴识人员讨论过，他们做了各式各样的实验。”

“比如？”

“他们最先尝试的实验，是将和面具一样薄的铝片直接压在人脸上来得到模型。”

“听起来很有趣啊。”汤川露出微笑，“结果呢？”

“完全不行。”

“当然。”汤川忍俊不禁，“如果那样便能拓下脸型，蜡像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无论多小心，脸部的肌肉都会受压变形。也就是说，他们顶多只能拓下戴着丝袜般的足模型，要拓活人的脸型大概不行，死人的话或许可以。”

“因为死后僵硬的关系。”汤川点点头，笑容已从脸上消失。

“再怎么说明，鉴识人员对拿真的尸体进行实验还是有所抵触，所以我们利用其他案件中复制的脸模进行实验，终于顺利做出类似的成品。”

“类似的成品？”

“我的意思是与脸型相似。不过，很遗憾无法制作出那样出色的成品。”草薙指着汤川手上的金属面具说，“具体来讲，就是无法做出和这个面具一样，能精确地复制出脸部的轮廓与纹理的模型。如果利用更薄的材料，像是铝箔或许还可以，但若是那个面具的厚度就难了。”

“铝箔的话，很难维持目前这个形状。”

“总之，鉴识人员认为要在铝材上持续施加强而均等的力量才可能办到。”

“我也有同感。”汤川将金属面具放在桌上。“所以在制作方面，警方毫无办法喽？”

“嗯，可以这么说。”草薙点头说，“怎么样？物理系的汤川老师也认输了吗？”

“我没单纯到这么容易接受你的激将法。”汤川起身走到门旁的料理台，问道，“要不要喝咖啡？”

“不用了，反正一定是速溶咖啡。”

“瞧不起速溶咖啡的话可就麻烦了啊。”汤川在依然脏兮兮、没仔细清洗过的马克杯中倒入便宜的咖啡粉。

“速溶咖啡的开发过程中，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尝试。或许知道的人并不太多，但速溶咖啡其实是由日本人首先研制成功，并且让它成为一种商品的。当时使用了所谓的圆桶干燥法，简单地说，就是将咖啡的萃取液干燥成粉末状。后来，麦斯威尔发明了喷雾干燥法，提升了速溶咖啡的味道，销量也随之暴涨。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真空冷冻干燥法登场亮相，成为了现今的主流制作方法。怎么样？区区一口速溶咖啡，里边的学问也很深吧。”

“就算这样，我还是不喜欢速溶咖啡。”

“我要说的是，没有什么事物是随随便便就能制造出来的。铝制面具如此，速溶咖啡也是如此。”汤川在马克杯中倒入开水，以汤匙搅拌几下后，凑近嘴边，闻了闻咖啡。

“真好，这就是科学文明的味道。”

“你没在这个面具上闻到相同的味道吗？”草薙指着桌上。

“当然有，很浓的气味。”

“既然这样……”

“我有两三个问题。”汤川拿着马克杯问道，“那个葫芦池是怎样的池子？位于什么地方？”

“怎样的池子，我也.....”草薙摸着下巴。“只是位于山脚边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池塘。垃圾乱扔，除了脏乱就没有别的特征了。周围布满杂草，附近有徒步旅行道。那一带都叫自然公园。”

“没人在那一带狩猎吗？”

“狩猎？”

“就是打猎啦。没有拿着猎枪的猎人鬼鬼祟祟地出没吗？而且不是拿霰弹枪而是来复枪。”

“来复枪？别开玩笑。”草薙笑道，“那么小的山，不会有用来复枪才能捕获的猎物，我也没听过狮子从动物园逃出来的消息。总之，那里禁止狩猎。”

“是吗，这样啊。”汤川一脸认真地喝着咖啡，来复枪的事似乎不是在开玩笑。

“怎么了？来复枪有什么问题吗？刚才我说过，尸体的头部侧面有遭钝器殴打的痕迹.....”

“那个我知道。”汤川伸出空着的手，制止草薙发言。

“我不是在说死因，而是在思考面具的制作方法。不过，看样子与来复枪无关。”

草薙不知所措地抬头看着这个有点怪的朋友。与这个男人对话，他常觉得自己脑袋很差，此刻他也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汤川会提到来复枪。

“找时间去一趟吧。”汤川慢慢说道，“那个葫芦池。”

“随时奉陪。”草薙回答。

和汤川分手后，草薙与同事小塚一同拜访柿本进一家。由于柿本家忙着守灵与操办丧礼，直到昨天为止他们都没能与柿本的妻子昌代了解情况。

柿本家位于国道上坡的某条住宅街最深处。两个人穿过大门，走上一小段楼梯便是玄关，只见一旁车库的铁门是拉下的。

柿本昌代独自在家，看来虽有些疲倦，但可以看出发型整理过，也化了妆，比之前见面时要年轻许多。因为正在服丧，她穿着近乎黑色的朴素衬衫，不过却戴着小小的珍珠耳环，似乎很注重打扮。

昌代带草薙与小塚到客厅。客厅约八叠大，摆着皮制沙发。靠墙的橱柜里并排放着不少优胜奖杯，尖端的球性装饰表明了这是高尔夫球赛获奖的奖杯。

柿本进一生前是牙医，继承了父亲留下的诊所。草薙看着墙上的奖状心想，那间诊所的病患现在应该觉得很困扰吧。

草薙先听昌代一脸疲惫地诉说守灵与丧礼有多麻烦，接着便进入正题。

“请问在那之后，你还有想起什么吗？”昌代右手摸着脸颊，露出牙疼般的表情。

“自从找到我先生的遗体，我努力回想了很多，但真的没有半点头绪。究竟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呢？”

“你还是想不出来你先生与葫芦池之间的联系吗？”

“想不出来。”她摇了摇头。

草薙翻开记事本。

“我想再确认一下，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先生是在8月18日星期一早上，对吧？”

“是的，没错。”昌代不必看墙上的月历便能立即回答，因为已被问过很多次。

“那天你先生约了人打高尔夫球，早上6点从门口开车出发。

车子是.....”草薙看着记事本的记载。“嗯，他开的是黑色奥迪。到此为止，有需要修正的地方吗？”

“没有，一切都如你所说。那天刚好对面的滨田一家出发去伊豆，我还记得当天早上曾看见他们把行李搬上车子，所以是18日没错。”昌代毫不迟疑地回答。

“而后，由于你先生没回家，你便在隔天早上向警方报案，对吧。”

“是的。我原想他可能是打完球，酒喝过头在哪里睡着了，以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但到了第二天，他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联系他的球友，对方却说没一起去打球，我才担心的.....”

“向警方报案吗？”

“是的。”昌代点点头。

“早上出发后，你先生都没跟你联系吗？”

“没有。”

“那么，你没和你先生联系吗？我记得他带了手机。”

“我晚上打了很多次，却一直不通。”

“是什么情形？是电话一直响，却没人接吗？”

“不，是收不到信号或关机了之类的情况。”

“原来如此。”

草薙用拇指将圆珠笔的笔尖按进按出，这是他心情烦躁时的习惯动作。

柿本进一开的黑色奥迪，在他失踪四天后于琦玉县的高速公路旁被发现。根据警方的记录，之后虽然搜索了附近的地区，却没发现任何有关柿本进一行踪的线索。所以，警方实际上并未针对这起失踪案进行彻底调查。如果不是那两名中学生在两个月后捡到金属面具，并利用它做成石膏面具展出，然后被该学校音乐老师发现这张面具与朋友的哥哥的面孔一模一样，柿本进一失踪案也不会有丝毫进展。

在黑色奥迪中，警方发现了柿本进一的球具袋、运动背包及高尔夫球鞋盒。车内并没有打斗痕迹，也没有丝毫血迹。此外，柿本昌代也证明没有物品失窃。葫芦池距离发现奥迪的地方相当远，凶手大概想避免尸体太早曝光及扰乱搜查，所以才特意将车移到别处。

“车子停在车库吗？”草薙问道，心想还是再让鉴识人员检查一下比较好。不料昌代一脸抱歉地摇头：“我已经把车卖掉了。”

“什么？”

“因为不知道什么人用过那辆车，心里很不舒服，况且我也不会开车。”接着她小声说了句“对不起”。

这也不无可能，草薙暗想。如果留下，只要看到车便会想起不好的回忆，家属肯定受不了。

“抱歉，至今你一定回答过很多次同样的问题，而感到相当厌烦了。但是，我还是想请问，是否知道你先生有和别人结怨？什么人可能在你先生去世后获利，或者他活着的情况下蒙受损失？”草薙不抱期待地发问。

柿本昌代双手放在膝上，叹了口气：“真的被问过好几次了，但我完全没有头绪。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不过我先生是个懦弱的烂好人，只要受到请托，绝对讲不出拒绝的话。即使是别人找他买马，他都无法推脱。”

听到这里，刚刚一直沉默不语的小塚刑警抬起头。

“马？你是指赛马吗？”年轻刑警充满兴趣地问道，草薙这才想起他是赛马迷。

“是的。我先生对赛马没太大兴趣，但在朋友的热心劝说之下，就决定和对方一起买马了。”

“出了很多钱吗？”草薙问。

“我不清楚。”昌代歪着头，珍珠耳环摇晃着。“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大概有一千万日元(1日元=0.08106元人民币)左右吧。我曾听他在电话里跟别人聊起这件事情。”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今年吗？”

“是的，记得是在春天的时候，对方来找我先生谈的。”昌代摸着脸颊。

“知道找你先生一起买马的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知道，是个姓笹冈的人，应该是我先生的患者。我觉得他有点奇怪，所以不太喜欢他，但我先生却和他很合得来。”她显得不太高兴，可能是对那个男人有什么不愉快的印象吧。

“方便告诉我他的联系方式吗？”

“好的，请稍等。”昌代起身走出房间。

“真是有钱，居然想买赛马。”小塚刑警小声道，“牙医果然很赚钱啊。”接着似乎联想到牙医治疗时的情况，摸了摸右颊。草薙没搭腔，重新看了一遍目前为止记下的内容，心想：“那么，那匹赛马在哪儿？”

5

汤川双手插在棉质裤袋里，动也不动地站着，镜片背后是生气的眼神。

“真是太过分了！”他愤恨地说道，“我又重新认识到人类的道德有多低了。糟到这种程度，比起气愤，更感到悲哀。”草薙也站在汤川身边望着葫芦池。那里跟捞起尸体的时候一样，到处堆着废弃物与大型垃圾。两个人脚边还堆放着前几天还没有的汽车电池。

“能把这里弄成这副德性的只有日本人了，真是丢脸。”草薙说道。

“不，这不是日本人的专利。”

“是吗？”

“在有的国家，核电厂也违法将放射性废弃物丢入河川。无论科学文明如何发达，人心也不会随之进化，就会变成这样。”

“只是使用者的问题吗？研究出那些科技成果的学者的内心又如何呢？”

“学者的心灵是纯粹无私的，若非如此，便得不到纯粹的灵感。”汤川理所当然地说完，走向池边。

“真自以为是。”草薙闷笑了一声，跟在汤川身后。

汤川站在池边，环视水面。

“陈尸地点是在哪里？”

“那边。”草薙指向葫芦池最肮脏的部分。“过去看看吧。”

捞起尸体的地方堆着许多不明大型垃圾与金属材料，那些是和尸体一块儿从

池底拖上来的，每一样都沾满了灰色的泥土，当时附着的泥巴已经干了。

汤川望着脚下的目光突然盯住了某一点。他蹲下身子，捡起某个物体。

“这么快就发现什么了吗？”草薙问他。汤川拿在手上的是块边长约30厘米的四方形金属片，草薙不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之前到这里时，也发现过好几片类似的金属片。

“看来似乎是某公司弃置的废弃物，我们正在调查是哪一家。”

“这好像是那个面具的材料。”

“鉴定人员也这么说。材质相同，我想应该没错。”

汤川环顾四周，又捡起两枚铝片，接着望向附近的草丛，又捡起某样东西，是裹着黑色胶膜的电线。

“那条电线怎么了？”草薙从旁出声问道。汤川并未回答，只是盯着电线的一端，露出胶膜的导线前端，似乎经过融化及冷却变成了圆形。他拉扯电线，发现另一端落在距离池边数米之处，和长约1米且生锈的轻型钢筋缠在一起。

“好像有同样的电线随尸体一起被捞了上来。”

听草薙这么说，汤川猛地回头，眼镜差点掉了下来。

“你们把电线丢到哪里了？”

“不，没丢掉。监视员认为那条电线可能接触过尸体，现在应该在他们那里。”

“方便让我看一下那条电线吗？”

“可以吧，我会拜托他们。”听到草薙如此回答后，汤川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还要你调查一件事情。”

“什么？”

“帮我询问气象局，今年夏天打雷的全部日期与具体时间。”

“打雷？”

“如果能知道这一带发生雷击的日子就更好了。”

“只要调查应该能立刻知道，但这和打雷有何关系？”

汤川只是再次望向池子，意味深长地微笑，不发一语。

“什么啊，你那表情真讨人厌。你到底知道了什么？”草薙问道。

“还不确定。等确认之后，便能真相大白了。”

“你别吊人胃口了，即使只是目前的猜想也好，快告诉我。”

“真遗憾，科学家不经实验验证，绝不会轻易下结论。”汤川将三片铝片与肮脏的电线递给草薙后说，“好了，回去吧。”

6

新宿某大厦的一个办公室里，草薙与小塚刑警一同和笹冈宽久会面。公司名为“S&R有限公司”，光听就相当可疑。

草薙询问笹冈的工作内容，他如此回答说：“我们主要以一般企业为对象批售电脑，也给一般企业和软件开发公司的交易提供中介服务。这阵子好不容易才上了正轨。”笹冈约四十岁出头，颇为健谈，问一答十，但细听便会发觉话中毫无实质内容，足见他的肤浅。办公室内部用屏风隔开，无法看清全貌，也感觉不出员工的存在。他还对草薙和小塚说

“刑警先生要不要也买台电脑啊？今后这种知识是必需的哦”这种明显瞧不起人的话，难怪柿本昌代会说笹冈“有点奇怪”。草薙先是询问笹冈是否认识柿本进一，笹冈马上大大叹了口气。

“我和柿本医生不仅认识，我一大半的槽牙都是他治好的。”

笹冈搓着下巴。

“这次的事情真是太遗憾了，我之前就听柿本太太提过柿本医生失踪的事，一直很担心他卷入到什么不好的事件中。再加上已经过了两个月，老实讲，我认为活着的可能性很低。不过还真惨啊，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你去参加葬礼了吗？”草薙问。

“没有，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当时有事无法出席，只发了封吊唁的电报。”

“你从哪里知道发现柿本先生遗体的消息呢？”

“报上写着不知道是哪个初中还是高中的校庆上，展示了柿本医生的脸部模型，才找到他的遗体。后来我便联系柿本太太，问她举行葬礼的地点。”

“原来如此，的确有报纸大篇幅报道了那件事情。”

“初中校庆展出真正的死亡面具，相关人士均百思不得其解，秋天的神秘事件”等并排的标题出现在草薙的脑海里。

“真不可思议，为什么那种地方会出现脸的模型呢？”笹冈双手交抱胸前，歪着头，以窥伺般的眼神看着草薙。“请问警方查出原因了吗？”

“目前仍在调查中，鉴定人员也很苦恼。”

“我想也是。”

“我们迷信的课长认为是惨遭杀害的死者怨念，附到附近的铝制金属片上。”这是骗人的。其实草薙的上司最讨厌非科学的事，是个理性主义者。

“怎么会有那样的事啊？”

笹冈露出了不自然的笑容，似乎对草薙的话有些害怕。

“那么，”笹冈卷起阿玛尼衬衫的袖子，看了一眼手表后向草薙说，“今天两位有什么事要问我呢？如果是我知道的，一定会全力协助的。”口吻非常亲切，却也隐隐透露着“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意思。

“我想请教关于马的事。”草薙说，“就是赛马的事情。听说你建议柿本先生一起合买赛马，对吧？”

“啊，原来是那件事情啊。”笹冈神色镇定地点头说道，“很可惜，柿本医生那么期待，最后却让他失望了。”

“你的意思是，最后没买到马吗？”

“原本是相当不错的交易，有人介绍给我血统纯正的小马，但还在我这边募集

资金的时候，就被别人抢先买走了。这也是常有的事。”

“是中介公司来找你谈的吗？”

“对。”

“能告诉我对方的联系方式吗？我们想做个例行性的确认。”

“没问题。奇怪，名片放哪去了？”笹冈摸着上衣口袋，一边咂舌，“糟糕，我放在家里了，晚点再跟你们联系可以吗？”

“没关系。小塚，之后由你和笹冈先生联系。”

“好的。”年轻刑警回答。

“感觉有点奇怪，我好像受到怀疑了呢。”笹冈堆起笑脸，讨好似的说。

“抱歉，我们无意造成你的不快。不过，警方无法忽视柿本先生的账户被提领了一大笔钱的事实。”

“一大笔钱？”

“是的，一千万日元，这对上班族来说可不是小数目。你确实拿到了一千万日元的支票，没错吧。”草薙直面对方的眼睛说道。笹冈轻咳一声：“嗯，那是买马的资金。”

“你似乎将那张支票兑现了，请问那笔钱现在在哪里？”

“当然交还给柿本医生了。”

“怎么还的？汇到柿本先生的户头吗？”

“不，是还的现金，我直接送到他家里。”

“是什么时候的事？”

“嗯，什么时候呢？很久以前还的，记得是7月底。”

“你收钱时，有没有什么字据？”

“我在收下支票时曾写下借据，但还钱后，柿本医生也将借据还我了。”

“借据现在在你手上吗？”

“没有，我处理掉了，因为那不是令人愉快的东西。”

说到这里，笹冈看了手表一眼。这个举动明显暗示“谈话该结束了吧”。

“那么，我再做最后一项例行性确认。”草薙在“例行性”三个字上加重语气，“希望你能详细说明自己8月18日起10天内的行动，这样将对我们的调查会很有帮助。”

笹冈的额头瞬间涨红。即使如此，他还是笑容满面地轮流看了看两名刑警。

“你们果然还是在怀疑我啊。”

“非常抱歉，不光是你，对我们而言，所有案件相关人员都有嫌疑。”

“希望你们赶紧将我从名单上排除。”笹冈翻开手边的记事本。

“刚刚是说自8月18日起，对吧？”

“是的。”

“太好了，我有不在场证明。”笹冈看着记事本说道。

“什么不在场证明？”草薙问。

“我那天恰巧出国旅行，去了中国两个星期。看，这里写着呢。”笹冈翻到写有行程安排的那一页给草薙看。

“你一个人吗？”

“怎么可能，我和客户一共四个人。如果你们能保证不造成他们的困扰，我可以告知他们的联系方式。”

“我答应你。”

“那么，请稍等一下。”笹冈起身，消失在屏风的另一边。

草薙与身旁的小塚刑警对看一眼，他不解地歪着头。

不久，笹冈拿着A4大小的名片夹回到座位。

“你们是从成田机场出发吗？”

草薙边抄下笹冈所指的名字与联系方式边问。

“是的。”

“几点出发？”

“记得是10点左右。不过我8点多就到机场了，因为8点半集合。”

“原来如此。”

草薙暗暗地计算时间。柿本进一早上6点离家，笹冈可能在途中杀害柿本，然后将尸体丢进葫芦池，再把黑色奥迪弃置在琦玉县境内，于8点过后抵达成田机场，这样的可能性有吗？

几秒钟之后，他下了结论——绝对不可能。

7

草薙把汤川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的吃剩的爆米花放到嘴里咀嚼，并愤愤地拍着钢桌。

“不管怎么看，那个男人都很可疑。除了他之外，没有别人了。”他恨恨地说完，一口气喝掉速溶咖啡。虽然自来水的铁锈味很恶心，但他实在没力气抱怨。

“不过他可是有铜墙铁壁般不在场证明的。”站在窗边喝咖啡的汤川应道。今天他难得打开窗户，风吹入室内时，遮阳窗帘和他的白色衣摆随风飘扬，他那微显褐色的头发微微飘动。

“你不觉得他的不在场证明很不自然吗？柿本进一失踪当天，他却出国旅行。”

“如果是偶然，那个人也太幸运了。要是没有那个不在场证明，他早被你吊起来拷问一番了。”

“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不会做那种事的。”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汤川拿着马克杯，面向窗外，落日余晖洒落在他脸上。

草薙又吃起爆米花。

经过调查证明笹冈提供的不在场证明确实是真的。与他同行的客户表示，他们在8月18日早上8点半和他在成田机场碰面，也并未发现旅行途中笹冈有偷偷回国的情况。

然而，从动机着眼，没人比笹冈更可疑。警方联系马商后得知，对方虽曾向笹冈提议买马，却未具体商谈下一步，更别谈募集资金了。

再深入调查笹冈的周遭情况，警方发现他从今年夏天起便被好几家银行催债，可是夏天过后，他却一口气还清了所有贷款。草薙推测，柿本进一存交给笹冈买马的一千万日元，被笹冈擅自挪用了。

但警方现下无法逮捕笹冈，因为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实施犯罪。

“对了，之前拜托的事帮我调查好了吗？”汤川再次转向室内，“就是打雷的事。”

“啊，有，当然调查了。”草薙从上衣内袋拿出记事本。

“只是，这件命案和打雷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先别管，把调查的结果告诉我。”

“可是，不知道目的就进行调查，总觉得怪怪的。”草薙打开记事本，“嗯，首先从6月开始。”

“从8月开始就可以了。”汤川冷淡地说道。

草薙瞪着因逆光而看不清表情的好友。

“你说整个夏天，所以我从6月开始调查。”

“是吗？不过从8月开始就行了。”汤川毫不在意朋友的不满，面无表情地将马克杯送到嘴边。草薙叹了口气，重新看向记事本。

“关东地区在8月份有打雷的地方是——”

“说东京的部分就好，尤其是葫芦池所在的西东京。”

草薙拿记事本敲着桌子。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这样我就可以更简单地调查了。”

“抱歉。”汤川说道，“继续吧。”

“你真的觉得抱歉吗？”草薙边抱怨边再度摊开记事本。

“8月份葫芦池附近发生雷击的只有12日和17日两天，9月份是16日与……”

“等一下。”

“这次又怎么了？”

“你刚刚说了17日，对吧？确实是8月17日吗？”

“是啊，没错。”草薙反复看了好几遍记录后说，“那天有什么不对吗？”

“原来是17日啊，8月17日，然后下一次雷击是在9月16日。”

汤川把马克杯放在一旁的桌上，左手插进白大褂兜里，慢慢踱步而行，右手挠着后脑。

“喂，怎么了？不听下去了吗？”草薙问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好友。

汤川突然停下脚步和挠着后脑的动作，盯着室内的某一点，像人偶般动也不动。

不久，他低声笑了起来。因为实在太突然，草薙瞬间以为他痉挛发作。

“那个人出国旅行了几天？”汤川问。

“谁？”

“你之前怀疑的那个人啊！他去中国旅行了几天？”

“啊……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也就是说，回到日本的时候是九月初？”

“是啊。”

“你不会认为他是回到日本之后才作案的吧？这样一来，困扰你的不在场证明也就消失了。”

“这种情形我也想过，但完全不可能。”

“根据死亡时间判断的吗？”

“是的。根据尸体腐败的状态，专家判定柿本最晚应该在8月25日左右就遇害了，不可能是9月之后。”

“是吗？”汤川在附近的椅子坐下。“不可能在9月之后被杀吗？原来如此。”他轻轻摇晃着肩膀笑道，“说的也是，非这样不可。”

“什么意思？”汤川跷起二郎腿，两手交叠膝上。

“草薙刑警，看来你似乎犯了个大错。不，说你犯错有点委屈吧，因为你中了犯人的圈套。”

“你说什么？”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汤川用指尖调整了眼镜位置后道，

“犯人是在8月17日之前行凶的。”

“什么？”

“正是如此，也就是说，8月18日被害者还活着的证词是谎言。”

8

柿本昌代承认她与笹冈宽久同谋杀害丈夫，是在两名中学生捡到金属面具后，正好过了三周后的星期天。似乎是因为笹冈遭到逮捕，她才有所觉悟，听说从车库铁卷门化验出笹冈的指纹后，她便立刻供出了案件的真相。

“是他提议杀害我先生的。我并不想这么做，但他威胁如果不配合，就要将那件事告诉我先生。不得已，我只好听从他的话。”昌代辩解道。

所谓的“那件事”是指她与运动俱乐部教练的婚外情。笹冈以此威胁她。

但笹冈的讲法完全相反。

“我威胁她？怎么可能。是她外遇被丈夫发现，面临离婚，来找我商量。她说如果我帮忙，就会替我偿还贷款。而且，买马的钱也可以不用还。再说，我是真

的打算买马才会请柿本医生出钱，没打算欺骗他。那女人真是太过分了，我完全被她利用了。”

谁说的才是真话，负责侦讯的刑警们一时也无法断定。不过草薙心想，恐怕是各有真假吧，因为仔细研究两个人的犯罪经过，发现双方的行动都非常积极。

根据两人的供述，实际犯案日期是8月16日深夜。趁柿本进一洗澡的时候，笹冈在昌代的协助下偷偷潜入浴室，以铁制榔头殴打柿本致死。

两个人于第二天早上处理了尸体。笹冈开着柿本家的奥迪将尸体运到葫芦池丢弃，然后在回程途中将奥迪弃置于琦玉县境内的高速公路旁。

问题是接下来的一天。两个人希望能够制造出柿本进一这天早上都还活着的假象，以做出不在场证明，所以特别准备了同款的奥迪，让附近邻居看见那辆车从柿本家车库驶出。实际上，就是这个小动作让两个人露了馅。倘若犯案日期在17日之前，那么笹冈究竟是从哪里弄到奥迪的？调查显示，笹冈的赛马伙伴中有人拥有同款的汽车。对方与案件无关，老实地承认8月18日当天将车借给了笹冈。

一旦真相大白，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诡计。只不过最初引发草薙对笹冈疑心的是柿本昌代，却没想到两个人竟然是共犯关系。由于警方一直将笹冈当做目标，才落入了两个人反其道而行的陷阱中。

“你怎么知道犯罪日期在17日之前呢？”草薙的上司问了他好几次。

这时草薙便会指着脑袋回答：“嗯，因为这里不一样啊。”

草薙被带到一栋建筑物前，门上写着“高压电研究室”，此外还有一排写着“危险！非相关人员禁止进入”的标识。看到这些就令他有点却步，一进到里面，更觉的双腿发软。

几座平常只在电视或照片中看过的大型绝缘器并排而立，仿佛将部分发电厂

设备搬进了这个房间，满地都是蛇群般的电缆线。

“总觉得来这种地方，绝不能随便乱摸。”草薙对着大步向前的汤川背影说，“我对电气这类东西实在不行，总觉得可能会随时会触电，但实际上应该不至于。”

汤川突然停下脚步，轻快地回头：“不，这有可能。”

“啊？”

“就像你旁边的小箱子，觉得那是什么？”

草薙向右望，有个和大型暖炉体积相仿的金属箱，上方只有两个突起，看不出是什么机器。

“不知道，完全猜不出来，那是什么？”

“蓄电器。”汤川说道，“至少听过名字吧？”

“啊啊，蓄电器，我记得以前上物理课的时候讲过。”草薙边这么回答边想：我为什么要这样赔笑脸啊？

“你可以摸摸看那个突起的地方。”

“没关系吗？”草薙战战兢兢地伸手。

“没关系吧，”汤川淡淡地继续道，“不过也可能受触电冲击整个人飞出去。”草薙连忙缩回手。“开玩笑的吧？”

“原则上，这里的蓄电器都是放完电的状态，但若长时间放置不管，会由于静电作用逐渐带电。那种大小的蓄电器如果完全充满，你马上就完蛋了。”

草薙迅速紧跟到汤川身边。

“什么嘛，既然这样就别叫我摸了。”

“不用担心，仔细看，蓄电器两端都接着电缆线，那样就不会发生储电的情况了。”汤川笑了笑，继续往前走。

杂乱无章的实验室中央，放着一个四方形、与家庭浴缸差不多大小的水槽。因为是透明的，可以清楚地看见水正注入水槽。槽内似乎放了许多物品，其中也

有电线。

汤川站在水槽旁，看着里面。

“过来一下。”

“不会又要吓我吧？”

“你大概会吓了一跳，不过为了你的工作也没办法。”

禁不住汤川的催促，草薙看向水槽，不自觉地“哇”了一声。

他首先注意到浸在水中的似乎是个没戴假发的女性人体模型的头部，距脸孔数厘米处放着先前看过的薄铝片，而离铝片数厘米处则固定着电线。仅有一小段电线剥下胶膜，里面的导线好像解开了。

“我试着重现葫芦池的情景。”汤川说。

“葫芦池当初是这样的状况吗？”

“恐怕是。”

“那么，要如何做出那个金属面具呢？”

“接下来就是要展示给你看啊。”

汤川沿着露出水槽的电线移动。水槽另一头连接着人工装置，装置的一部分由刚才汤川用来吓唬草薙的蓄电器制成，只是这个蓄电器大得多。

“这是简单的打雷装置。”汤川说明。

“打雷？”

“那里不是有两个相对的电极吗？”他指着前方3米处。

那边有个固定相隔数十厘米的铜制圆形电极的装置。仔细一看，电极另一端连接着露出水槽的电线。

“我要让那边产生小小的雷电。”

“那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是在葫芦池畔捡到电线吗？”

“是啊。”

“你记得那时发现的电线和掉在池边的钢筋缠在一起吧。”

“记得。”

“如同你调查的，8月17日当天那一带有非常激烈的雷雨，不只这样，有个很大的落雷就打在池边。”

“打在那条钢筋上吗？”

“对。”汤川颌首，“它发挥了避雷针的作用。我想你也清楚，雷其实就是电，因此雷云中挟带的电流，便一口气地向钢筋释放。”

草薙点点头，即使科学白痴如他，也不难想象那个场面。

“那么对钢筋释放出的电流，到哪里去了呢？一般会被地面吸收，事实上也应该如此。但池边的钢筋上却缠着容易通电的电线，大部分的电流便经电线释放到池中。”汤川边说边指着那个水槽。

“然后呢？”草薙催促汤川继续，到此为止他都能理解。

“但是，”汤川说道，“如果那条电线的粗细不足以让电流通

过，又会如何？或者部分电线太细断掉了呢？”草薙想了片刻后摇摇头。

“不知道，会怎么样？”

“接下来就是要做这个实验。”汤川从白大褂口袋掏出一副眼镜递给草薙。

“这是什么？”

“安全眼镜，没有度数。以防发生意外，戴上它。”

“意外？”

“说不定会有碎片乱飞。”

听汤川这么一说，草薙连忙戴上眼镜。

“要开始了。”汤川缓缓将身旁机械的转盘往右转。“现在蓄电器充电中，你就当我在制造雷云吧。”

“雷不会打到我们这边来吧？”草薙开玩笑地问。

“不会。”

“是吗？”

“只要没弄错配线的话。”

“什么？”草薙惊叫，望着汤川一本正经的侧脸。

“蓄电器快充完电了。”汤川看向电极，“两电极间会产生几

万伏特的电位差，挡在其中是所谓‘空间’的墙壁。一旦电位差大到足以破坏那道墙壁……”

这时，伴随着激烈的冲击声，两电极间发出闪电，水槽中传来低沉的爆破声。

“怎么回事？”草薙想冲到水槽旁，汤川立刻拉住他的手臂。

“在紧要关头触电死掉的话就太划不来了。”汤川又操作了一会儿机器后，才拍了拍草薙的背，“好，去看看吧。”

两个人赶到水槽边。草薙望向水中，惊讶地“啊”了一声。

“似乎达成你的要求了。”

汤川双手伸入水槽，拿起模型的头。那张脸上牢牢地贴着薄薄的铝片，他郑重其事地取下来递给草薙。“这是你想要的东西。”

草薙接下那块铝片，仔细地检查：它完美地转印了模型面部的轮廓纹理。

“这是什么造成的……”

“冲击波。”

“什么？”

“由于一下子传来过大的电流，电线被瞬间熔断了，就像保险丝烧断一样。”汤川从水槽中拉起的电线，前端已熔化成圆形。草薙发现这与在葫芦池畔捡到的电线破损相同。

“那时水中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周围的物体全被往外推，铝片便理所当然地

贴向模型的脸部了。”

“所以出现了这个吗？”草薙看着金属面具喃喃自语。

“这虽是很早便很知名的技术，但几乎没人运用它做过什么。我也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实验，算是获益良多。”

“真是不可思议.....”

“没什么好不可思议的，原本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之前我也说过，世上很多异象都是流体的恶作剧，这次也是其中之一。”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草薙抬起头说，“如果没发现那副面具，便不会发现尸体，也不可能由打雷的情况推断出案发的日期。如此一来，我不禁地觉得仿佛柿本进一的怨念以面具形态现身人世，申诉冤情。不过你这么讨厌怪力乱神的事，一定认为这是蠢话吧。”

草薙心想，汤川肯定又要嘲笑自己。但汤川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他从白大褂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似乎是某种文件的复印件。

“还记得我刚听说金属面具的案件时，曾问你关于来复枪的事吗？就是葫芦池附近是否有人使用来复枪打猎的问题。”

“我记得，你为什么会提出这种问题？”

“坦白说，当时我便推测或许是水的冲击波塑成面具，但却想不出冲击波产生的原因，才会怀疑是不是来复枪造成的。”

“来复枪能引发冲击波吗？”

“朝水中发射枪弹可以制造出同样的冲击波，只不过若要让金属成形，一般的手枪办不到，起码得是来复枪才行。”

“嗯。”草薙无法想象，只能敷衍地点点头。“和这次的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某所大学曾研发出一种技术，使用来复枪引发的冲击波制作镶金牙套。”汤川将手上的纸张递给草薙。“这是那份论文的复印本，你看一下吧。”

“我看了也.....”

“看了再说。”汤川将纸张递向前。

草薙大致浏览了一遍，不出所料，完全无法理解其内容。

“这份论文有什么问题？”

“你看看发表者的名字。”

“发表者？”

草薙如同鹦鹉学舌般重复汤川的话后，看向论文标题旁，那里并列着三个人的名字。见到第三个名字，他“啊”地叫了一声。

正是“柿本进一”。

“被害者学生时代做过利用冲击波使金属成形的研究。”汤川兴味盎然地说道，“惨遭杀害后尸体被丢弃入水池中，他的灵魂想起以前研究过的技术，因而做出了那张金属面具。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

草薙瞬间愣了下，但随即微笑回望物理学者。

“科学家不是从不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事吗？”

“科学家偶尔也会开玩笑的。”

接着汤川转身走向出口，白大褂的下摆随之飘扬。

第3章 坏死

1

男人似乎意犹未尽，不停抚摸着聪美的大腿。她毫不客气地推开他的手，拿起放在椅子上的浴巾裹住身体、坐到镜子前，接着从包里拿出梳子梳头。打结的头发不时地发出断裂声。

男人转动肥胖的身躯拿取桌上的烟盒，叼起一根后，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火。最初交往时，聪美便看出这男人是个全身便宜货的吝啬鬼。

“之前提的事，你考虑好了吗？”男人躺在折叠的枕头上问她。

“哪件事？”她边梳头发边说。

“啊，那件事。”她当然没忘，只是想避而不谈，“如果同居，你的孩子会生气吧。”

“不管他，他已经是大人了，最近根本都不回家，我老婆死后更是那样。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不在意。”

“是吗？”

“聪美，”男人把香烟放进烟灰缸，匍匐着在床上移动，然后从背后抱住她，“一起住吧，我一分钟都不想离开你。”

“你这样说我是很高兴啦.....”

“那不就好了吗？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还有.....对了，你向我借的钱也都一笔勾销。你想想，上哪找这么好的事？”

“嗯，我再考虑考虑。”

“你到底要考虑什么？难道你.....”男人用力抓住聪美的肩膀，“有别的男人（Free书分享更多搜雅书）？”

“当然没有啊。”聪美对映照在镜子中的男人一笑。

“真的吗？如果你有别的男人，想跟我分手.....”

“那就把钱还来——我知道。我很感激，绝对不会背叛你的。”

“拜托你千万不要背叛我，我只要一生气，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作势掐住聪美的脖子。内藤聪美的租住房位于杉并区一个密集居民区的两层公寓。

她的房间在二楼最里间，格局是一室一厅。她正要走上楼梯时，自行车停车场的暗处晃出一道人影。

“聪美.....”

“你忘了吗？就是同居的事。”

突然被叫住，她吓了一跳，凝神细看后，发现田上升一站在黑暗中。

“吓我一跳。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等你。”田上的语气一如往常般死气沉沉，聪美不禁焦躁起来。

“不要在这里等我。有事的话，在公司谈不就得了。”

“因为，”田上露出怨恨的眼神，“你答应下班后，要到小卖部前见我的啊。”

“啊，”聪美掩住嘴，“是吗？”

“你早上说的。”

“对不起，我忘了。”

“没关系.....你能不能陪我一下？喝个茶也行。”

“现在？明天不行吗？我很累了。”

“一会儿就好。”

田上那幽怨的仿佛有满腹心事的眼神，令聪美心情郁闷，但自己让他等这么久确实理亏，更何况她想起自己也向他借了钱。

“真的只有一会儿喔。”她应道。两个人走进车站前的咖啡厅。田上点了咖啡，聪美点了百威啤酒与炸薯条。

“你快说吧，我真的很累。”聪美不客气地说完后，就着啤酒吃起薯条。田上喝了口咖啡，挺直身子。

“我希望你收下这个。”他把一个小盒子放到桌上。

“这是什么？”

“别问了，打开看看。”

真麻烦，聪美边想边拿起盒子拆开包装，小小的盒子里头放着一枚银色戒指。

“我瞒着组长偷偷做的。”田上开心地说。

“嗯，你的手真巧。”

戒指上装饰有小花与叶子，聪美心想：真是小女生风格的幼稚设计。

“你应该明白我对你的感情吧。”田上说，“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回新潟，这是我一生的愿望。”

聪美故作无辜地看着他，打开包拿出万宝路香烟。她不晓得已听过多少次同样的话，所以一点也不惊讶。

“回新潟，然后呢？”

“我该成家了，我爸也说要让我继承家业。”

“成家”这种老式的讲法，不知为什么出自田上口里倒很相配，聪美觉得好笑，他明明才刚满二十五岁。

“我说过好几次了，暂时我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别那么说，请认真考虑一下。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为什么我周围的男人都这副德性呢？聪美感到一阵厌烦。

这个田上，不过和他上过一次床，就以为自己成了他的女人。但这个男人还可以简单打发掉，麻烦的是另一个，得想想办法才行——聪美脑中浮现出刚才见面男人的脸孔。

“还是你有什么苦衷？”田上问。

“苦衷？”聪美偏过脸，吐出一团烟雾。

“就是不能结婚的苦衷啊。”

“我才……”没有，话还没说完，她闭上嘴，弹了弹烟灰，“是啊。”

“是什么事？如果我帮得上忙，你尽管说。”田上探出上半身。

看着田上一脸认真的神情，聪美不由得兴起戏弄他的念头，于是回道：“那么，你愿意为我杀人吗？”

“什么？”

“有个男人一直纠缠着我，若要分手便得付他一大笔钱，但那是我无法负担的金额。不和那个男人分开，我是结不了婚的。”

“怎么会……”果不其然，田上血色尽失。聪美笑了出来：“骗你的啦，开个玩笑，我怎么可能想杀人。”田上僵硬的表情稍稍缓和。

“你真的在开玩笑吗？”

“当然，我才没有那么可怕。”聪美将香烟捻熄在烟灰缸里。

聪美回到公寓时已过凌晨1点。

和田上分开后，她心情不禁恶劣起来，便独自去喝酒散心。坐在吧台的时候，接二连三地有男人来搭讪，但个个都是一副穷酸相。

她倒在床上。床边的衣架挂满了各种名牌服饰，正是这些害她陷入如今这般困窘的境地。

此时电话突然响起，她边狐疑这种时间会是谁，边拿起话筒。

“喂，是我。”话筒里传来田上的声音。

“是你啊，又有什么事？”

“嗯，聪美……”田上欲言又止。

“怎么？我想睡了，有事快说。”

“抱歉。嗯……你刚刚提的事，真的是在开玩笑吗？”

“什么？”

“我后来想了很多，觉得你可能真的困扰到想杀了那个男人……”

“……你到底要说什么？”

“如果你真想杀了他，我有个好办法。”

“好办法？”

“对，保证看起来就像病死，即使警察查出是他杀，也绝对找不到原因。”

“哦？”

“你是认真的话，我可以帮忙……”

“不要开玩笑，晚安。”她挂断电话。

2

高崎纪之距离上次回江东区的家已经有五个月了。这是他在母亲去世后第一次回家，即便家里的人要他回去，他也总以“大学很忙”的借口推脱掉。不过，他那只有高中毕业的父亲，倒没什么抱怨。

纪之非常憎恨父亲邦夫。妻子和孩子就算只花一日元，他也要斤斤计较，对情妇却一掷千金，毫不惋惜。如果责备他，邦夫就会回说：“啰唆！也不想想钱是谁赚的？”

邦夫独立经营一家超市，规模虽小，却是他自认平生最值得炫耀的事。

纪之认为母亲会早死，全是因为有父亲那样的丈夫。邦夫想必只把妻子的死当成是省去多余的人事花销而已。

纪之目前就读一所位于吉祥寺的大学。本来可以住在家里，他却选择一个人住在学生公寓，就是因为每天见到父亲，实在令他很痛苦。邦夫每个月送来的生活费仅供他支付房租，托父亲的福，两年来，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得打工养活自己。

父亲如此吝啬，所以纪之今天并非想向父亲要钱，只是回来拿自己房里的几个电脑软件。

穿过大门时，他看了一眼手表，下午两点多了，平常这时候父亲应该不在家。

然而玄关门竟然没上锁，他愣了一下，没有用钥匙。拉了拉门把，门便轻易地开了，他不禁咋舌，“什么，老爸居然回来了？”

可是如果掉头就走，以后再跑一趟实在麻烦，他想了想还是进了门。为了知道父亲在哪个房间，他竖起耳朵仔细听，却没听见任何声响。

纪之爬上楼梯，进到二楼自己的房间，把需要的东西装进手提纸袋。他心想，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不会碰到老爸。

他拿着行李悄悄下楼，仍旧没有发现任何动静。

经过走廊时，他朝洗手间微微开着的门内窥探了下。这里也兼作浴室的更衣室，洗衣机上的篮子里，放的应该是邦夫的衣物。

纪之不屑地撇了撇嘴，大白天就洗澡还真惬意……他不想和父亲碰面，打算赶快离开，便蹑手蹑脚地走向玄关。此时，电话突然响起。纪之急忙穿上鞋。家里由于考虑到洗澡时可能会有来电，

无线电话子机就装在洗手间的墙上。但那部子机却没被接起，电话响个不停。纪之回头望向浴室，老爸不可能没听到电话铃声。难道他根本不在浴室，也不在家里？纪之又脱了鞋，回到走廊，这时只听见答录机的信息声，接着传出年轻男子的话声：“您好，我是XX房地产的森本，请问之前的事您考虑得如何？我会再和您联系。”然后是“哔”的一声。

纪之又探头看了看洗手间，里面和浴室的灯一样都亮着。

洗衣篮中的衣服，确实是老爸的没错，他对这件品味很差的粉红POLO衫很有印象。

他看了一眼脚边，发现一只肮脏的工作手套掉落在地。纪之疑惑地歪着头，他记得父亲的工作不需要接触机油。

他把手搭在浴室门上，随后推开浴室的门。

高崎邦夫正躺在浴缸中，两腿伸直，双手垂放在身侧，倚靠浴缸边缘的脖子以不自然的角度歪斜着。

纪之连忙关上门，拿起无线电话。他心脏激烈地跳动，但那不是恐惧或震惊的缘故。

他一心只想着，现实生活中居然会发生这种好事。

3

运动鞋底部摩擦体育馆的地板会“啾、啾”作响，有时还会传来“咯”的低声，那是往前踏步的声音。这些声音无论是哪一种，都令草薙怀念不已。

比赛采用双打制，汤川学是其中一队的成员，接下来轮到他发球。

汤川发球时擅长让球低空擦网而过，落在接近场中央前线的位置。对手回敬了一记高远球，汤川的同伴则从后方扣球反击。双方持续了一阵精彩的对打后，机会来了。

汤川看似猛力挥动球拍，但球仿佛慢了一拍的样子，缓缓落在对方队伍面前，令对手措手不及。

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双方礼貌地互相握手。

汤川正准备退场，草薙举手向他打招呼。

“真厉害，看来你技术一点都没退步。”草薙说，“我以为你最后一定会扣球，没想到是切球。”

“那是扣球喔，扣球。”

“咦？可是……”

“你看这个。”汤川把手上的球拍给草薙看，中间断了条线。

“似乎刚好打到断线的部分。居然把扣球打成切球，过去的名将也不行啦。”

草薙皱起眉头，试着挥了几下球拍，感觉非常好。

“偶尔也打打羽毛球也不错，警察的训练场不是柔道就是剑道，很无聊吧。”汤川边用毛巾擦拭身上的汗水边说道。

“竟然把警察的格斗技训练和物理系副教授的休闲活动相提并论.....算了，等我手边的工作结束后再找你比试。”

“看你的样子，似乎又碰上什么麻烦的案件了。”

“嗯，说麻烦确实挺麻烦的。”

“所以来找我？”

“不，这次你恐怕没办法解决，因为领域不同。”

“领域不同？”

“是啊，不管怎么看，都是医学方面的问题。”草薙从上衣内袋拿出一张拍立得照片。“这次的死者。”汤川看着尸体的照片，没有丝毫不快。

“如果有什么是幸福的死法，泡着澡死去应该也算是其中之一吧。换成死在厕所的话，就感觉是交了一辈子的霉运。”

“你看了尸体，没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这个嘛，没特别的外伤.....胸口那个像痣的东西是什么？”

“那就是问题所在。”草薙也跟着重新检视照片。照片上的尸体浸在浴缸中，死者名为高崎邦夫，是江东区某个超市的老板。发现尸体的是死者的儿子，但当时他并未立即报警，反而先打电话联系熟识的医生，请对方到家里来。也就是说，当时死者的儿子做梦都没想到有他杀的可能性。

高崎邦夫的心脏不好，熟知他病情的医生接到通知时，起初推测是心脏病发作，但看过尸体之后，觉得有些不对劲，便决定向警方报案。

辖区警署的调查人员立刻赶往现场，然而他们也无法判定死因究竟是意外、生病，还是他杀所致，于是负责人联系了警视厅。

警视厅派遣刑事调查官前往现场，数名搜查人员随行，草薙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刑事调查官是怎么认为的？”汤川充满兴趣地问道。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尸体。”

“哦？”

“最先想到答案是洗澡时心脏病发作从而猝死。因为没有丝毫挣扎的痕迹，一般而言这样的推测大家都能接受。”

“却有些不寻常的地方。”

“就是胸部的皮下瘀血。”草薙指着照片的某个部分。

高崎邦夫的右胸有块直径10厘米左右的皮下瘀血，由于呈现灰色，不太可能是烧伤或内出血留下的痕迹。他儿子也证实父亲胸口没有痣。

“解剖后有了意外发现。”

“是什么？别装模作样，快告诉我。”

“灰色部分的细胞全坏死了。”

“坏死？”

“当然，人死后，细胞也会很快死亡。但这瘀血区的细胞却不是这种情形，反倒像是遭受瞬间冲击而坏死。”

“瞬间啊，”汤川擦完身体后，将毛巾收进运动背包，“不会是什么特殊疾病造成的吗？”

“负责解剖的医生表示没听过这样的病。”

“使用药物的可能性呢？”

“没从尸体里检测出任何药物，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那种药。总之，排除那块皮下瘀血区，死者确实是因心脏麻痹身亡。”

“如果只引起心脏麻痹，也不是没办法。”汤川喃喃自语。

“触电死亡对吧？这点我们也想过，例如把用电线连着插座的台灯丢入浴缸，但这方法确实致死率太低。我不清楚细节，不过似乎与电流的路径有关。”

“在最短路径的两个电极间，电流密度最高。要使人触电休克而亡，必须将心脏放在那路径的中央才行。”

“专家们还说，即使是触电死亡，也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瘀血。”

“看来你们没辙了，是吗？”汤川露出看好戏般的笑容。

“我来找你，就是为了换换心情。”

“来找我的话，请随意。”

“你接下来还有事吗？没有的话，好久没一起喝一杯了。”

“我没问题，不过发生了这么麻烦的案件，你有心情去喝酒吗？”

“就是不知道究竟算不算案件，才伤脑筋啊。”草薙说道。

两个人前往学生时代羽毛球社练习后常去的小酒馆。站在柜台后的老板娘还记得草薙的长相，用非常怀念的口吻和他聊了起来。当她知道草薙做了刑警，还发表了奇怪的感想：“是吗？当时你看上去人最好，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聊了些往事后，话题又回到那具奇怪的尸体。

“会是有人嫉恨那个超市老板吗？”汤川边将生鱼片送到嘴里边问道。

“据他儿子说可能性很大。他的店面虽小，却是白手起家干出来的，为了钱他似乎也做过不少肮脏事，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刚说完，草薙吃起旋瓜鱼。

“除了那个离奇的死因之外，还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吗？”

“没有其他不自然的地方。推测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发现尸体前一晚的11点到凌晨1点左右，是正常的入浴时间。室内没有遭到破坏的痕迹，也没有吵架的迹象，只有玄关的门未上锁这点较可疑。死者高崎邦夫自五个月前妻子去世后便一个人独住，照理洗澡前应该会仔细检查门窗，他儿子也说，高崎相当注重这些细节。”

“说不定刚好那天忘了。”

“这也有可能。”草薙点点头，喝光了啤酒。汤川边给草薙的杯里倒啤酒边窃笑。

“干吗？又怎么了？别那副奇怪的样子。”草薙说。

“抱歉，我只是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嫌疑犯，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意思？”草薙也往汤川的杯子倒酒。

“因为不知道犯案手法就无法继续调查，如果遇到嫌疑犯反问，既然刑警先生认为我是犯人，那么请说明我是怎么做的，你该如何应对？”

面对汤川半开玩笑的问题，草薙皱起了眉头。

“办这个案子时，我会离询问室远一点的。”

“嗯，这是正确的。”

两个人喝掉四瓶啤酒后，起身走出了酒馆。

走出店外，草薙看了看手表，才刚过9点。

“要不要继续？”草薙说，“偶尔去一下银座如何？”

汤川像听到什么笑话似的大笑出来，问道：“怎么？临时发奖金了？”

“死者高崎常去光顾银座的一家店，我想到那里去看看。”高崎家的信箱中，有封从那家店寄来的账单。上面列出的消费金额多到儿子纪之断然表示：“我那小气的老爸不可能单为喝酒花这么多钱。”因此，警方推测邦夫可能迷上了那家店的某个小姐。

“我原想你请客的话就去，”汤川掏着上衣口袋找钱包，“不过偶尔奢侈下也没什么不好，反正我们都没有家庭会被破坏。”

“还是早点建立一个值得守护的家庭吧。”草薙轻拍汤川的背说道。

4

这家店叫“curious”，装修得很时尚，优雅。微暗的灯光下，并排放着数张桌子。

一名长发的年轻女子走近两个人的桌边，特地问他们是否第一次到店里。

“是高崎介绍的。”草薙边以湿手巾擦手边说，“他常来吧？”

“请问是哪位高崎先生？”女子有点惊讶地睁大眼睛。

“就是开超市的高崎呀。”

“什么？”女子轮流看着草薙和汤川，往前探出身子，压低音量道，“两位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高崎先生啊……”女子稍微环顾了周围才继续说道，“他死了。”

“咦？”草薙夸张地瞪大双眼，“真的吗？”

“真的，就在两三天前。”

“我完全没听说啊。喂，你知道吗？”草薙故意问汤川。

“第一次听说。”汤川面无表情地回答。

“怎么死的？生病吗？”草薙问公关小姐。

“还不确定怎么死的，据说是心脏麻痹，好像是他儿子发现他死在家中浴室里的。”

“你还真清楚。”

“妈妈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吓了一跳，拿给我们看的。”

“这样啊。”

草薙知道发现尸体的第二天，早报有一小角刊登了高崎邦夫离奇死亡的新闻。

“两位先生和高崎先生是什么关系呢？”

“算是酒肉朋友吧。不过连他死了都不知道，大概也不能算是什么朋友吧。”草薙边喝兑水威士忌边说道。

“两位在哪里高就？”

“我的工作？普通的上班族而已。不过这位不一样，他可是帝都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也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候补人选哦。”

听草薙这样介绍同伴，女子“哇”地发出惊叹。

“好厉害啊。”

“没什么好厉害的。”汤川冷淡地说道，“我也不是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候补人选。”

“别谦虚了，对了，给她看看你的名片吧。”草薙说道，“说不定人家根本不相信我们。”这是在向汤川暗示“为了让对方松懈，你就帮帮我吧”，察觉到这点的汤川心不甘情不愿地将名片递给女子。

“哇！好厉害。物理系第十三研究室，是研究什么呢？”

“我打算用牛顿公式的展开，研究相对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

“哦，那是什么？听起来好深奥啊。”

“换句话说，就是对一般人一点屁用也没有的研究。”汤川不高兴地把兑水威士忌拿到嘴边喝了一口。

“高崎来的时候，都是找你吗？”草薙问女子。

“我陪过高崎，不过他每次来几乎都找Satomi，似乎很喜欢她。”

“是哪一个？”

“坐在那边，穿黑色衣服的。”

草薙顺着对方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一名穿着黑色迷你裙套装的女子正在那边接待别的客人。女子大概只有二十岁出头，一头直发垂到肩下。

“方便请她待会儿过来一下吗？”

“好啊。”

这个希望大概在十分钟后便实现了，Satomi的客人早早就离开了。

草薙重复跟刚才相同的谈话内容，消除了Satomi的戒心，甚至连Satomi是真名，汉字写成“聪美”都问出来了。

“说起来，人真是无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啊，那么有精神的高崎先生居然就这样死在浴室里。”草薙大大地叹了这个女人的言行举止都给人一种懒洋洋的

感觉。草薙心想，现在化了妆看不出来，但如果白天见面，她肯定是一脸困倦的样子。不过，他知道不少男人就喜欢这样的女人，而这种女人也不一定真是慢半拍，这是他长期和罪犯打交道累积经验得出来的结论。

草薙观察着聪美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烟的模样，她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戴着戒指。

“你白天在做什么工作？”汤川突然发问。

“啊？白天吗？”

“对，你有别的工作吧？”

可能受汤川不由分说的口气影响，聪美微微点头。

“什么工作？”草薙也试着问道，“一般的白领吗？”

“是的。”

“我来猜猜是哪种行业的公司吧。”汤川说道，“制造业，也就是工厂。”聪美不停地眨眼。

“你怎么知道？”

“我也吓了一跳。”聪美说道。

“你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吗？”

“是的。”

“这样啊，那你肯定吓坏了。”

“嗯，我当时真不敢相信呢。”聪美微撅着嘴。

“嗯，这算物理学的基本常识吧。”聪美正想对汤川的话回应时，有人叫她的名字。她说了句“失陪一下”后，便离开了座位。草薙迅速用手帕拿起她放在桌上的一次性打火机，上面印有“curious”的店名。

“现场发现除被害者之外的指纹吗？”汤川似乎察觉到草薙的目的，开口问道。

“找到了几个。”草薙边回答边将手帕包起来的打火机收进口袋里。“即使是他

杀，我也不认为现在的犯人会笨到留下指纹。不过，错了也没关系。”

“不起眼的努力有时也会立大功的。”

“要是这样就好了。倒是你刚刚……”草薙压低话声，“怎么知道她在工厂上班的？”

“我推测她如果有正职，应该是从事制造业，且工作场所在工厂内。但她不是操作员，大概在作业区担任行政工作。”

“所以啦，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发型是原因之一。她明明是直发，上半部却有不自然的分段，想必是帽子压出来的痕迹。从这点来判断，她的工作场所很可能是需要戴帽子的工厂作业区。”

“电梯小姐和柜台小姐也会戴帽子啊。”

“若是这样，被问到是否是一般白领时，便不会只单纯地回答‘是’。还有，她头发上还沾着细微的金属粉末，那是在满天灰尘的工作场所的女性所特有的烦恼之一。”

草薙直盯着这个物理学者。

“观察得真细致，亏你平时一副对女人毫无兴趣的模样。”

“没必要的话，我何必观察得这么仔细。但你今天到这里的目的地不就是为了调查她吗？”

“是没错啦。对了，也顺便告诉我，为什么她不是操作员吧。”

“这个最简单，因为她的指甲太长了，又不像假指甲，那样是无法在生产线工作的。”

“原来如此。”

听到“作业区”这个词，草薙想起一件事，高崎纪之在家中洗手间发现了一只从没见过的工作手套。工厂的话，一定常用到工作手套。

聪美回来后，说了句“抱歉”便坐回原位。

“你在怎样的公司工作？”草薙问。

“我吗？嗯.....很普通啦，我在当会计。”

“原来是这样。”

草薙看向汤川，汤川以聪美无法察觉的幅度微微摇头，用眼神暗示“她在说谎”。

之后两个人又喝了两三杯兑水威士忌，便离开了。结账的金额足够二人去常去的小酒馆喝上五回了。

聪美一直送两个人到店外，汤川拦住正好经过的出租车。

“公关小姐的工作也很辛苦啊。”坐上车后汤川开口。

“不过薪水很高。”

“但会碰上奇怪的客人啊。”汤川回头说，“好比那边的男人。”

“什么？”草薙也跟着回头。年轻男子似乎正在向聪美攀谈，而她则露出一副不耐烦的表情。

“那个年轻人一直在店外等候。”汤川说道，“大概是喜欢她，才会守在那里等她出来吧。”

“看起来不像是客人。”

“嗯，也不像是情人。”

出租车转弯后，便看不见那两个人了。

5

送走高崎的两个朋友后，田上升一突然出现，把聪美吓了一跳。她很想假装没看见他，直接去搭电梯，不巧田上就站在她正对面。

“聪美.....”他怯怯地喊道。

“你来这里干吗？”

“因为我一直打电话给你都是电话录音，在公司也没什么机会见到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上班？”

“那是我之前……”

“你跟踪我？”

田上轻轻点了点头，聪美说了句“不敢相信”后，转过头去。

“呃……我想把这个给你。”他递出一个小袋子。

“什么啊？”

“打开就知道了。”

“是吗？那我待会儿再看。你只有这件事吧。”聪美留意着周围的动静，迈步向前。如果被店里的客人撞见这副情景，不知道会怎么想。

“啊，等一下。”田上叫住了她。

“还有什么事？”

田上不顾聪美一脸无比厌烦的表情，亲昵地走近她，小声道：

“那件事好像很顺利呢。”

“那件事？”聪美皱起眉头，“你在说什么？”

“就是那件事啊，我在报上看到了。”田上从牛仔裤口袋里抽出纸片，在聪美眼前摊开。

那是一张剪报，“超市老板在浴室中离奇死亡”的标题映入聪美眼帘。

“等，等，等一下。”聪美夺下他手中的报纸，推着他躲到一旁楼梯的阴影处。

“别开玩笑，我和这件事无关。”她细细撕碎那张剪报。

“但你不是向我借那个东西吗？所以我才特地送到你家啊。”田上话还没说完，聪美便开始摇头。

“我前阵子心情确实有点烦躁，才会对你那奇怪的提议感兴趣。不过我后来冷

静下来，告诉自己千万别做蠢事。”

“真的吗？”田上双眼游移不定，“我看了这份报道，还以为就是你做的。”

“才不是。我想杀的不是那个人，而且我昨天不是用快递把那东西还给你了吗？”

“我知道，今天收到了。可是，你确实曾将那东西拿出箱子吧？箱子里的摆放位置与之前不太一样，而且里面的工作手套也少了一只。”

“工作手套？”聪美愣了一下。

“就是工厂用的工作手套啊。”

聪美咬着下唇。她一紧张便会这样，但仍尽力在田上面前保持镇静。

“我只是好奇才拿出来看看，大概那时候不小心落下了，应该还在我家，我找到以后还给你。”

“不用啦，那个无所谓，我才不在乎什么工作手套。这样啊，我以为是你用了那东西。因为案发现场是浴室，而且只有胸口的皮肤坏死，跟我预想的一样.....”

“都说不是我了，你很烦啊。”聪美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田上立刻露出懦弱的表情。

“不是就好。”这时，一旁的电梯门开了，别家店的小姐和客人一起下楼。

“好了，我很忙，你不要再来这里了。”聪美说完随即走进电梯，按下“关”的按钮。

稍后电梯门缓缓合拢，挡住了田上仍旧依依不舍的视线。聪美用手捂住胸口，心脏剧烈跳动久久无法平静。田上升一竟能从那么小的报道联想到自己，是她的失误。

不，应该说这件事会上报，根本就在她的计划之外。

“这世上还没人利用这个杀过人，所以绝不可能被察觉是他杀。”田上把那东西借给聪美时曾如此断言，还说“大概只能判定为心脏麻痹吧”在听了这番话后，聪美才决定下手。如果只是单纯的心脏麻痹便不会上报，田上也无从知道她究竟有没有下手。这么一来，只要坚称自己并未使用那东西，就不会有把柄落在田上

手上——这是聪美的想法。

她尽力重振精神，虽然有点危险，但似乎瞒过了田上。而且他好像并未用那个装置杀过人，也不晓得尸体具体会是什么样子。

她心想，不能在这里跌倒，胜负才刚要开始。

她回想起杀害高崎邦夫时的情景。尽管感觉很不可思议，但现在仍不感觉害怕，也毫不后悔，只有进展顺利的安心感充斥着她的胸口。

看到聪美拿那东西进浴室时，泡在浴缸里的高崎一点也不惊讶。事前聪美便告诉高崎是洗澡时使用的健康器材，所以当聪美将那东西靠近他胸口时，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几秒钟后停止心跳，证据就是直到最后他都挂着的淫邪的笑容。

不可能有比这个更轻松的杀人方式了，田上真是借了自己好东西——聪美心想。

出了电梯后，聪美发现自己还拿着田上给的纸袋。她趁进店前往袋里面一看，露出不高兴的表情。

纸袋里，装着田上自制的胸针。

6

去了“curious”的第二天下午4点过后，草薙单独前往位于埼玉县新座市的東西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分厂，他查到这里就是内藤聪美白天工作的地方。他原想更早行动，但直到下午两点才联系上curious的妈妈桑，打听到聪美的相关情况。

草薙在正门填完访客登记册，并借用内部电话，打到聪美任职的样品部第一课。他对课长表明自己的身份，表示想请教部门里的某些事，希望能和员工谈话。听草薙这么说，课长立刻紧张地问：“我们课出了什么事吗？”

“不，不是你们课牵扯上什么案件，应该说是有事想咨询，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抽空和我谈谈？我知道大家都很忙……”

“原来如此，那么找谁好呢？男性员工应该比较方便吧。”

“是的。”草薙答道。要调查聪美的事，其实女性员工比较好，但万一碰到聪美本人来就伤脑筋了。

“那么我会派个人过去。”课长说完挂断了电话。在警卫室前等了五分钟后，一名年约四十五岁的矮个子男人无精打采地走来，自我介绍是组长小野寺。草薙心想，原来如此，现场最容易抽出时间的似乎就是组长了。

“嗯.....请问我该回答什么呢？”小野寺挠着戴工作帽的后脑勺问道。莫名其妙被遣来和刑警见面，他想必很困惑。

“希望你能告诉我一些工作上的事。”草薙摆出温和的表情。

“像是工作内容或工作人员的事。”

“啊.....是这样吗？”组长的手这下换放到脖子上。

“那么，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工作现场？”

“可以吗？”

“我已经取得许可了。那么，能否请您戴上这个？”小野寺递给草薙写着“参观者”的帽子及没有度数的安全眼镜。小野寺表示他工作的地方在样品部工厂。所谓样品部，如字面所示是制作零件或产品样品的部门，而小野寺所在的第一课，则以制造电子零件的样品为主。

“啊，对了，你看过这个吗？”走向工厂的途中，草薙从上衣口袋拿出塑料袋，里面装着高崎纪之在洗手间发现的工作手套。

“这只手套吗？”小野寺盯着看了一会儿，歪着头回答道，“看起来和我们工厂用的一样，但这种手套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说的也是。”这答案不出草薙所料，由于原本就没抱什么期待，草薙随即将塑料袋收回口袋。样品工厂内部相当宽敞，足有两三座一般规模的体育馆那么大。宽阔的地板上并排摆着车床、钻孔机等工作器械。各操作间并未做隔区，只在天花板下方挂着“样品第一课”等牌子供辨认。草薙觉得，与其说这里是自动化作业工厂，不如说是大型下游工厂。

“没看到像生产线的地方呢。”草薙对小野寺说道。

“那当然了。所谓的生产线，在设计完成、决定大量生产之后才会有。我们是试作连设计者本身都还没把握成功的东西，也就是仅此一件的手工样品。”

“听起来很困难。”

“没错。因为常应要求制作一些高难度的东西，这里拥有最尖端的设备。例如，要做一片没有固定形状的铁板时，不可能为一片样品特别开模，便会使用激光切断机。”小野寺有些洋洋得意，似乎对自己的工作相当骄傲。

操作机器的员工毫无例外都是男性，不过在标示为“线圈组”的制作区中，做着小型线圈的全是年轻女性，无论男女都戴着帽子与安全眼镜。草薙不禁暗自佩服起汤川看穿内藤聪美白天工作场所的敏锐观察力。

“样品部第一课没有办公室之类的地方吗？”

“包括第一课，样品部各课的办公室都在工厂最里面，我带您去看看吧。”

“这样啊。”草薙考虑了一会儿后点点头说，“那就麻烦了。”草薙之所以犹豫，是怕万一碰到内藤聪美该怎么办，不过他决定船到桥头自然直，等真的碰到再说。进办公室后，小野寺向样品部第一课的课长介绍草薙。草薙迅速环视办公室内部，还好内藤聪美不在这里。姓伊势的课长固执地追问究竟草薙在调查什么。他一下子想不出主意只好拿出刚才的工作手套，表示这是掉在某个案发现场的手套。“为什么会从这只手套找到我们公司呢？”伊势提出了理所当然的疑问。

“这是机密。不过我们不仅仅调查贵公司，请放心。”草薙很快收起塑料袋，“对了，请问你们课里有女员工吗？”

“你是指女操作员吗？”

“不，不是……”

“那么是职员喽。有啊，有个叫内藤的。”伊势看了下周围。

“现在刚好上头的人找她过去，不在这里。”

“她是怎样的人？”

“怎样的人？嗯，就是普通的女孩子。”

“周围都是男性，她应该挺受欢迎的吧。”

“这个嘛……”伊势露出了黄板牙。

“她曾和公司的人交往吗？”

“嗯……我没听说过。请问，内藤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纯粹只是好奇。”

草薙不认为这个课长了解内藤聪美的本性，倒是他从进来便发现有个女员工一直注意着这边。那是个在稍远座位上写东西的短发女子。

草薙礼貌性地谢过伊势后起身，还留在现场的小野寺原想送草薙到门口，但他婉拒了。

走过短发女子身后时，草薙注意到她手边的电话，话筒上的四位数字应该是内线电话号码，他立刻记在心里。

草薙走出办公室，便立刻用附近的电话拨打刚记住的号码。透过窗玻璃，他看见短发女子接起了电话。

怕她受惊吓，草薙慎重表明自己的身份后，表示由于某些原因，必须瞒着伊势课长向她请教内藤聪美的事。不出所料，她干脆地答应了，大概是从刚才就被好奇心撩拨得受不了了。

她要草薙在工厂外的休息处稍等一会儿。草薙走到那里，买了自动售货机的咖啡后，她才小跑过来。

她名叫桥本妙子，隶属样品部第二课。草薙和她同坐在休息处的长椅上。

“其实是有个人死得很不寻常，我们正在调查相关者的情报，其中之一就是内藤聪美。”草薙判断可以对她透露某种程度的真话后，如此说道。

“那个人是男的吧？”桥本妙子的小眼睛发出光芒。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难道不是吗？”

“站在我的立场，不能告诉你太多，不过我也不否认就是了。”

“我就知道。”桥本兴致勃勃地点头。

“听你这么说，难道内藤小姐的男女关系很复杂吗？”

“应该是。她虽然在公司表现出一副乖巧的样子，但很多人都看过她跟不认识的男人走在闹区。”

“这样啊。”草薙心想，从桥本的口吻听来，她并不知道聪美在酒店兼职当公关小姐。“她有没有固定交往的对象呢？”

“我不清楚，最起码公司里没有，她常说对厂内的男人没兴趣。”

“是吗？”

“她说，要结婚的话就要嫁给东京出身的精英分子，明明自己只有高中毕业，还是从新潟来的。”桥本妙子撇了撇嘴。

“她自视很高吧。”

“就是啊。”桥本用力点头，“别的部门有同事去过她家，说她房里的名牌都堆积成山了。可是……”她压低话声，“听说她刷爆很多卡，破产了。”

“真的吗？”

“因为她找人商量过这件事。”

“那么，解决了吗？”

“好像是。大家都很好奇，不知道她是怎么解决的，明明原本背着好几百万日元的债。”

“真夸张。”

“对吧。”妙子睁大双眼。光在那家店上班是没办法还清债务的，草薙想起“curious”

店内的情况。草薙和妙子一起走出休息处，正要道谢离开时，她突然指着某个方向，悄声道：“那边走着的那个男的也很迷恋聪美哦。”草薙顺着妙子所指的方向望去，一个穿工作服的年轻男子正推着台车走过。正是那时在“curious”外等待聪美的年轻人。

这天，内藤聪美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前往“curious”上班。

喜的是她和松山文彦的交往十分顺利，今天部长也为了这件事找她过去。

松山文彦是总公司生产技术部的员工，但他可不是普通员工，而是东西电机的承包厂商松山制造所的小开，将来当然会回到父亲的公司。换句话说，他目前是以研修的形式在东西电机上班。东西电机的人事部很早便知道这件事，所以才让他到生产技术部工作，也是因为这个部门和松山制造所关系最密切。

松山文彦似乎是在两个月前，有好几次去这座新工厂协调事宜，且认识了聪美并对她心生好感的。

十天前，松山通过部长向聪美传达了希望交往的请求。

聪美虽然见过松山文彦这个人，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喜欢自己。更何况，她完全不知道他的身份特别，因此对他毫无兴趣。但从部长那里了解其真实身份后，她便在意起松山文彦，

认为这是上天赐给自己的良机。部长问她两件事，一是有无交往的对象，二是是否愿意与松山交往。她当场回答“没有固定交往的对象”，接着表示希望能仔细考虑后再答复。所以，今天部长才会找她过去，想听她的回复。聪美故作羞涩地答道：“可以试着交往看看。”部长听后则高兴地说了许多简直是祝福两个人结婚的话。沉醉在幸福中的聪美，离开部长办公室后没多久就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吹来那阵阴风的是隔壁课的桥本妙子。桥本乍见之下亲切可人，实际上却很有心机。聪美非常讨厌这个大自己一岁的前辈。

今天也是如此，聪美一回到座位，妙子便亲昵地对她说：“刚刚你们课里来了奇怪的客人哦。”

“是吗，是怎样的人呢？”

“那个人啊，”妙子放低嗓音，“是警察。”

聪美吓了一跳，但仍装得一脸平静。

“真的吗？发生什么事了？”

“他好像在调查杀人事件。”

“什么？”聪美的身体开始发热。

“然后，不知为何他还特别找我问话了。你猜他问什么？”

看着妙子嘴里闪现的舌头，聪美想到了蛇。

“我猜不出来，他问什么？”

“他问的是……”妙子话声更加低沉，“你的事情，像有没有男朋友、个性是不是很夸张之类的。”聪美答不上话，她想不出刑警调查自己的原因。

“不过，放心吧。”妙子说，“我都说的是好话，称赞你是个好女孩，刑警先生似乎都相信了。”

“非常谢谢你。”妙子听聪美这么回应后，挂着胜利的表情回到座位。聪美看着她的背影，不由得一阵反胃。她估计妙子绝不可能有什么好话，而且她要做好刑警总有一天会直接找上门来的准备。不过没关系，因为根本没有证据——聪美杀害高崎邦夫后，从他平日随身携带的小提包中拿走自己的所有借据。而且并未留下指纹，也没人知道她和高崎的特殊关系。

重新打起精神后，她一如往常地接待酒醉的客人，内心考虑着差不多该辞掉店里的工作了。除了东西电机禁止兼职之外，万一在这种地方陪酒的事被公司的人知道，对她和松山文彦的交往肯定会有不好的影响。

得找机会跟妈妈桑谈一谈，聪美正如此盘算的时候，突然有人轻拍她的肩膀，原来是店里的前辈亚佐美。

“吧台那个人好像有话跟你说。”亚佐美附耳低语，以大拇指比了比吧台的方向。

聪美边想着会是谁，边望向吧台，不禁脸色一沉。田上升一穿着一一点也不适合他的西装，看向她这里。

环状磁铁上飘浮着以铝箔包覆、看似小石头的物体，周围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形成冉冉上升的白烟。

那小石头其实是超导体，用液态氮冷却后，再以绝热物质和铝箔包裹。

身穿白大褂的汤川拿小钳子不断地将超导体朝磁铁推进、拉开。这么一来，超导体便又飘浮于磁铁上方，不过两者的距离较先前缩短了些。

汤川以指尖捏起磁铁，使两者位置颠倒，但超导体仍与磁铁保持距离，继续飘浮在下方。无论汤川如何调整磁铁的角度，超导体和磁铁的相对位置就像被隐形的金属零件固定住，毫无改变。

“这是超导体的抗磁性，简而言之，就是利用磁力固定在空间中。目前也有人打算将它应用在线性马达上。”汤川边说边将磁铁和超导体放到桌上。

“科学家常常想出新点子。”草薙佩服不已。

“比起‘想出’，‘找出’的情况更多。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家可说是开拓者。倘若认为科学家总是关在研究室里空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既然你这么讲，就请帮忙找出点什么吧。”草薙将汤川挂在椅子上的外套丢给他。

“如果真有那个什么的话。”汤川应道。这天，草薙是为了带汤川去看高崎邦夫陈尸的浴室，才造访帝都大学。由于警方仍旧未能解开高崎的死因，汤川是最后的希望了。

草薙让汤川坐上爱车Skyline的副驾驶座后，便前往江东区。

途中，草薙想起了一件事。

“不介意我绕去某个地方吧。”

“麦当劳的得来速！吗？”

“是更有趣的地方。”

草薙要去的是曾在“curious”接待过他们的公关小姐——河合亚佐美的住处。他想向她打听内藤聪美的事，便从妈妈桑那里问出了住址。

“我在这里等你。”抵达河合亚佐美居住的大厦时，汤川动也不动地说道。

“别这样，跟我一起去吧，比起我她一定更记得你。”

“反正等她知道你是刑警后，肯定会心生戒备。”

“所以我才特地找你一起来啊。”

河合亚佐美在家里。前来应门的她，穿着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没有化妆，多了几分稚气。

她还记得草薙，知道他是警察后，露出颇为不满的表情。

“你明明说是上班族。”

“刑警也是拿人薪水的上班族，没错呀。不过他真的是大学副教授。”草薙指着一旁的汤川。“其实，这次想向你打听一些内藤聪美的事。”

“什么啊，原来你的目标是聪美？”

“也没到那种程度。不过，她真的欠债吗？”

“嗯，我听她稍微提过，好像还贷款还得很辛苦。”

“那现在怎么样了？”

“嗯.....她最近不怎么提起了，可能解决了吧。”

“跟店里借的钱吗？”

亚佐美笑得耸动着肩膀说：“妈妈桑才不是那种会借钱给兼职公关小姐的好人。”

这时，房里走出一只灰猫。

“哦，是俄罗斯蓝猫。”汤川低头看着猫说道。

“教授，你很厉害嘛。”亚佐美抱起猫。

草薙瞥见猫的颈环上挂着看似胸针的东西，说道：“猫还戴首饰。”

“那个啊，是聪美给我的。”

“她给的？”

“公司里有个一直追求他的男人，好像是那个人做了送给她的。她觉得太丑

了，便把它给我了，可是我也不想戴，就当做尼欧的首饰了。”

尼欧似乎是猫的名字。

“哦，这男人手很巧嘛。”

胸针的圆金属片上浮雕着女性的侧脸。

“抱歉，我看一下。”汤川取过胸针，“这是硅晶片啊。”

“硅？”

“就是半导体的材料，亏他有办法在这么硬的东西上雕刻。”

“大概用了什么工具吧，工厂里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说的也是.....”

此时，汤川眼里掠过一道锐光。不，是草薙看来如此。

“原来是这样，”物理学者说道，“明白了，我解开那具奇怪尸体之谜了。”

“真的吗？”

“大概吧。去一趟工厂，或许能找到确切的证据。”

“那现在就走吧。啊，今天是星期六，可能放假。”

“制造业应该是轮体制，总之先去看看。对了.....”汤川望向亚佐美，“这个胸针可以借我吗？”

“好的，请。”亚佐美从猫的颈环取下胸针，“嗯.....请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有了新发现，就是这么回事。”汤川答道。

田上升一的公寓位于志木市。打开窗户，正后方就是树林，巨大橡树的枝干伸手可及。

内藤聪美坐在田上递给她的旧坐垫上环顾室内，除了两间分别为四叠半和六叠大的和室外，还有间铺着木地板的小厨房。墙上贴着之前很受欢迎的女明星海报，书架则放满了电视卡通的录影带。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田上端着放了红茶和蛋糕的托盘走过来，说道。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我买了很多，不要客气。”

“谢谢。”

“真高兴你愿意来我家，这样好有结婚的感觉。”

听到这里聪美瞬间起了鸡皮疙瘩，不过她还是继续强装亲切地微笑着。

“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明天可以到你家去吗？”昨天聪美主动对又来“curious”等她的田上说道。

这当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之前田上曾对她说：“聪美，我听说了，高崎邦夫是这家店的常客，而且都捧你的场，对吧？那么，那件事果然是你做的，没错吧？”

既然田上知道这么多内幕，她自然很难再蒙混过去。如果不好好处理，万一警方逼问他，事情就更麻烦了。聪美为了一次解决这个问题，和田上约好今天在他家里见面。

“对了，你带那个来了吗？”聪美拿着茶杯问道。

“那个？”

“就是那个啊，你知道的……”

“啊啊。”田上点头，起身走向玄关。

聪美悄悄拿出带来的安眠药打开药袋，迅速倒进田上杯里。白色粉末很快溶解了，那是她向店里常客要的。

“我照你的吩咐带回来了，看。”田上提着一个大袋子走回来。

“我今天一大早去工厂偷拿的。”

“要你跑一趟，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不过你想确认什么呢？别担心，警察绝对想不到这是凶器。”田上的心情非常愉快。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不要紧，只要我不说就没人知道。那样我就是聪美的同伙了。让你受苦的家伙死了最好，那个人是坏蛋吧。”

“是啊。”

“那种男人当然该死。既然他的心都坏死了，干脆让他连皮肤也一起坏死吧。”田上说完，一口气喝光了红茶。

10

“你说是超声波造成的？”草薙握着方向盘，看向副驾驶座。两个人此时正前往东西电机的椅玉分厂。

“没错，就是超声波。”汤川看着前方应道，“会出现那么奇怪的皮下瘀血，是超声波的关系。”

“超声波能做到那种事吗？”

“这是使用方法的问题。不是有超声波疗法吗？如果使用得当，超声波对人体健康也有帮助。”

“若使用方法错误，就会变成凶器吗？”

“正是如此。”汤川点了点头，“超声波传入水中产生负压，生成空洞或气泡。压力由负转正的瞬间，空洞会消失，引发强烈的破坏作用。利用这个原理，可进行宝石或超硬质合金的加工。”

他接着取出刚才的胸针。“这个硅晶片一定是利用超声波加工而成的。”

“力量真有那么强大？”

“恐怕是的。”汤川答道，“所谓超声波疗法，可以看做是按压次数极多的按

摩，不过连续对同一个地方进行长时间按压的话十分危险，一不小心，说不定连内脏都会开个洞，也可能造成神经麻痹。”

“会导致皮肤细胞坏死呢？”

“概率很高。”

听了汤川的回答，草薙气得拍打方向盘。

“既然你都知道，怎么没早点想到是超声波呢？”

“别强人所难了，我根本没料到那么特殊的东西居然近在眼前。”

“我完全无法想象凶手究竟是如何实施犯罪的？”

“这是我个人的想象。”汤川先说了这句开场白，“应该是将超声波加工机的增幅器，靠近浴缸中的被害者胸前。”

“增幅器？”

“就是振动的部分。”

“那东西容易操作吗？”

“小型增幅器和吹风机差不多大，以电线连接电源。电源种类很多，应该也有像手提保险箱大小的。”

草薙再度钦佩起汤川的无所不知。

“那么，把那个增幅器靠近胸口后呢？”

“打开电源，就这么简单。”汤川直截了当地说道，“增幅器前端会剧烈地产生气泡，不停压迫被害者胸口，同时超声波经水、皮肤和体液，最后到达心脏。超声波强烈的震动会立刻麻痹心脏。”

“一瞬间吗？”

“应该不需要太长时间。”

草薙摇着头想，好厉害的杀人手法。

一抵达工厂，草薙即刻前往样品部第一课的制作现场。他已打电话确认过，今天轮到小野寺他们值班。

“超声波吗？”小野寺看着草薙和汤川。

“你们应该有可以加工这个的机器。”汤川递出胸针。

“啊，这是压力感应器用的硅晶片。”小野寺直盯着胸针，“你们看，这里有很多差不多一毫米的小洞吧，没错，这确实是用超声波制成的。”

“那个机器在哪里？”

“嗯，在这里。”

小野寺举步向前，草薙和汤川紧跟其后。

“就是这个。”

小野寺指的是固定在水槽中的超声波加工机。为了同时打出很多洞，增幅器的前端装置了许多针，宛如剑山。

“不是，这个电源太大，很难随身带。”汤川自言自语后，问小野寺，“没有其他超声波加工机了吗？”

“不，还有很多像超声波熔接机啦，超声波研磨机等。”

“有便携式，可以方便带走吗？”

“可以带着走的.....”小野寺挠着头说，“会是那个吗？”

“有吗？”

“嗯.....”小野寺看向一旁的铁架，上头放着测量器与硬纸箱。“咦？奇怪了。”他困惑地偏着头，问身边的操作员，“喂，迷你超声波拿到哪里去了？”

“没在架子上吗？”年轻的操作员也看着铁架，“奇怪，我记得应该是放在这里的。”

“保管那个的是田上吧？”

“对。”

“田上？”草薙重复了一遍，“田上一吗？”

“你认识他？”小野寺一脸意外地回头。

“嗯，听过这个人。”就是桥本妙子说的暗恋内藤聪美的男人。“那部机器是由田上管理吗？”

“是啊，他是最熟悉那部机器的人。”

“他现在人在哪里？”

“他今天休假。”

“休假.....”草薙心中闪过一抹不祥的预感。“田上住在什么地方？”

11

田上持续打着小呵欠。

“奇怪，怎么感觉这么困？”

“要不要躺一下？”聪美问。

“不用了，没关系。”但话一说完，他又打了呵欠。“眼睛好像真的睁不开了。”

“如果那么想睡，”聪美讨好似的看着他，“要不要去洗个澡？”

“洗澡？”

“嗯，我想这能让你清醒过来。而且，”聪美刻意微微皱起眉头，“你的身体也有点臭味。”

“是吗？”田上闻了闻自己的腋下。

“去洗个澡吧。”聪美再度开口，“今天要亲密一下吧？”

“嗯，是啊.....”田上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向浴室。“那我就洗一下吧。”田上才走进浴室，又立刻出来，像是去打开水龙头。

“浴缸的水要放多久才会满？”

“嗯，大概15分钟吧。”田上说完，就躺在榻榻米上打起瞌睡。

聪美在座垫上正襟危坐，极力地忍耐，等待时间过去。田上已经完全睡着了。

过了14分钟，她摇醒田上。

“喂，别在这里睡，快去洗澡啊。”

“啊，抱歉，抱歉。”

田上搓着脸脱下衣服，缓缓走进浴室。

聪美将耳朵贴在浴室门板上，仔细听里面的情况。一开始还听得见水流声，但随即便什么也听不到了。

“喂，”她算准时间出声，“你还醒着吗？”然而里面没有回应，她悄悄开门。田上头靠在浴缸边缘，双眼紧闭，看来是睡熟了。聪美蹑手蹑脚地走近田上带回的运动背包，打开一看，装着一个纸箱。她掀开盖子，之前用过的超声波加工机就在里面。她还记得怎么操作：先将超声波加工机的电线接上电源箱，再将电源箱的插头插上家里的插座，接下来只需按下加工机的开关即可。

聪美正准备从箱子里拿出机器时，冷不防被人从背后抱住。

“你果然还是打算杀我。”

田上全身的水浸湿了聪美的背部，他的力气异常的大，聪美无法挣脱。

“不，不是这样的，拜托你听我解释。”

“不行，我不听你解释，亏我这么信任你。”

他从书架上拿下透明胶带，利落地将她的双手扳到身后，用胶带绑住手腕，使聪美的手完全不能乱动。

“等一下，你误会了。拜托你，放了我。”聪美死命恳求，但田上似乎完全听不进去。他又用同样的胶带固定住她的双脚，让她完全无法动弹。田上抱着她走进浴室，连带她穿着连衣裙的样子直接放进浴缸。她放声尖叫。“你要做什么？”

“为了你好，最好别乱叫。”田上再次走出浴室。看清田上手上的东西，聪美吓得双眼大睁，那是超声波加工机。

“我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说道，“如果你答应和我结婚，而且保证绝对不

背叛我，我就原谅你。如果你说不.....”他把机器靠近她胸口，可乐瓶形状的银色增幅器轻触水面。“我只有打开开关了。”

聪美激烈地挣扎。

“放了我！求求你，放了我！”

“你答应吗？”

“我答应，无论你说什么我都答应，求求你，不要杀我！”

田上低头直直地看着她，沉默了好一会儿。他那宛如死鱼般毫无情感的眼神令聪美感到一阵寒意。

“不，”他说道，“你不是真心的。你只是不想死说谎而已，看来我只能这么做了。”他再次将增幅器拿近她的胸口。

此时，玄关门铃响了。

12

草薙按了两次门铃，都无人回应。

“不在家吗？”他说道。

“可是厨房的窗户开着。”汤川站在窗户下方，尝试伸直了身子，突然脸色大变。

“怎么了？”草薙问。

“尖叫声。”汤川说道，“我听见女人的尖叫声。”

“什么！？”草薙想拉开大门，门却紧紧地锁上了，还是撞也撞不开的铁门。

“这里还可以试试。”汤川将厨房的窗户大开，就地蹲下，作势要草薙踏着自己爬进去。

“抱歉。”草薙一踩上汤川的肩膀，汤川便起身奋力将草薙的上半身推进窗

内。室内看不见人影，但他随即听到浴室传来呻吟声。草薙打开浴室的门。只见全裸男子正袭击一名年轻女人。女人全身衣服已经湿淋淋的，奋力想从浴缸爬出，却遭男人强压回去。草薙一把抓住男子的肩膀，将他拖出浴室。男子一屁股跌坐在榻榻米上。女人下半身还浸在浴缸内，脸部抽搐，两个人都不停地喘着气。

“怎么回事？”草薙看着两个人。

汤川好不容易才从窗户爬进来，他缓缓靠近浴室，用手帕捡起掉落在地的超声波加工机。

“应该会是个有趣的故事。”汤川说道。

草薙看着那名全裸的男子，而男子则盯着女人。

“真正坏死的，”男子自言自语道，“其实是你的心。”

草薙望向女人，女人缓缓沉入水中，闭上了双眼。

第4章 爆裂

1

望远镜焦点所在之处是个穿蓝色泳衣的女人。

女人抬起上半身，坐在看起来很便宜的塑料垫上，戴着可能是香奈儿的深色太阳眼镜。

她身旁躺着一个男人，也戴着太阳眼镜，全身油亮亮地，似乎是涂满了防晒油，浮现出肋骨痕迹的胸口微微泛红。

女人似乎没有想日光浴的意思，随着遮阳伞的阴影变化不停地调整位置。不断往手脚上涂抹的想必是防晒乳。

今天的阳光实在强烈，女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调整了一下泳衣的肩带，肩部浮现出与肤色相比明显白了许多的肩带痕迹。

女人皱着眉头对男人说了许多话，看样子可能是“长时间待在这里，皮肤一定会晒伤”之类的。男人依旧躺着，笑答了几句，可能在说“你不是想到海边来嘛，我才陪你来的”。

“人家没想到太阳会这么大，明明都9月份了。”

“你在说什么，接下来的日子紫外线会越来越强。”

正当“他”边用望远镜偷窥，边暗自替两个人配音的时候，女人拿下披在肩膀的毛巾，站起身摘下太阳眼镜，拿起一旁的充气式海滩气垫。

“我要去游泳，你呢？”

“不了，你去吧。”

女人穿着海滩拖鞋走向海边。

他放下望远镜，以肉眼确认女人的位置。虽说已经9月份了，但周日的湘南

海边仍到处充满了情侣和全家出行的游客，再加上今年流行蓝色泳衣，他费了一番工夫才发现女人的踪影。

女人趁浪打上岸时脱了鞋，光脚抱着气垫走进海里。

他打开身边的冰桶盖子，取出以塑料袋包裹着的防水的“那个东西”，缓缓起身。

梅里律子并不擅长游泳，却非常喜欢海。她躺在充气垫上随着波浪起伏浮在海面上，有种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好中的充实感，甚至觉得时间仿佛是静止的。

丈夫尚彦婚前还住在藤泽，但还是经常带她来海边。两个人大多是在横滨约会，但只要律子一说“我想去海边”，尚彦便立刻改变行程，开着帕杰罗前往海滨浴场，所以帕杰罗的后座总是放着二人的泳衣。

这样悠闲的二人世界可能不长了，律子心想。婚后一年，两个人还没有孩子，恐怕得认真考虑这件事。除了双方父母经常念叨外，自己的年龄也不小了，律子今年已经二十九岁了。

她非常想学冲浪或潜水，但考虑到生孩子的打算，便不得不搁置下来。没办法，她告诉自己，目前的生活很幸福，如果想要生孩子，总是得牺牲掉一两样兴趣。

今天的天气真是好得不得了——律子仅有上半身躺在海滩气垫上，闭上双眼就仿佛躺在巨大的水床上，潮湿寒冷的肌肤也立刻暖和起来。

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垫子下面撞了一下，她睁开双眼，感觉有人潜在气垫正下方。

一阵水花扬起，一名戴着蛙镜的短发青年冒出水面。

“抱歉。”

男人简短地说完便又潜入水中，不知道游去哪里了。

律子想起刚才瞬间涌现脑中的想法，不禁苦笑。年轻男子出现时，她以为对方想要搭讪。几年前的确有可能，但过了二十五岁后，就再没有过了。

她让自己别胡思乱想，毕竟已经是该定下心来的年龄了。所以才要准备生孩

子一回过神来，她才发现自己已被海浪冲到离岸边较远的地方，周围没有人影。律子踢动双脚，改变方向想游回岸边。就在这时，某个东西袭击了她。

梅里尚彦目击了那一瞬间。

事情发生前，他正好稍坐起身，四处寻找浮在海面上的妻子的踪影。粉红色的海滩气垫非常显眼，他很快就找到了律子。她还是同往常一样躺在气垫上，在海浪间载浮载沉。

他叼着一根CasterMild香烟，用Zippo打火机点燃，拿刚才喝光的可乐空罐当烟灰缸。

他抽着烟，望着远处海面上的妻子。有个男人似乎在那儿和她说话，不过片刻后就消失了。

他心想，这家伙还真笨——此时律子正慌张地改变方向，看来终于发现只有自己被带离岸边了。

尚彦吸了口烟随即吐出烟雾，就在那一瞬间——妻子的身影随着突然响起的巨大爆炸声成为火柱。

黄色火柱看似从海中冒出，强大的冲击力使附近海水瞬间变成白色。随后，更小的火柱弹出了水面。

一开始，海滨浴场中的游客皆因爆炸声呆立当场，丝毫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茫然地望着火柱。

但下一个瞬间，所有人都陷入惊慌，争先恐后地纷纷游上岸来。尖叫声、怒吼声、叫嚷声，那副场景令梅里尚彦想起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电影中的人是逃离鲨鱼，而现在是逃离火柱。之所以想起这部电影，是因为他完全无法了解眼前的状况，失去了思考能力。他仍坐在海滩气垫上，手中夹着点燃着的CasterMild，望向刚刚妻子漂浮着的海面，寻找她的踪影。

海面上的爆炸慢慢平复，只剩细小的白色泡沫以同心圆的形状慢慢晕开。

周围的人不知在叫喊些什么，全都传不进尚彦耳中。

他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向海边，依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能确定大家都上岸了，唯独不见妻子的身影。

“律子，你在哪里？”不久，尚彦发现海面上漂浮的什么东西，似乎是粉红色塑料皮。那一瞬间，他认出那是律子用的海滩气垫的颜色。

2

当加藤敏夫得知坂上公寓的房客打来投诉电话时，心里涌现出一股不祥的预感。那栋公寓盖了有十年了，因为是简易住房，也不特别注重隐私权，加上单身租户居多，房客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东京都的垃圾分类回收新规定已施行多年，但那里的房客却几乎无人能遵守。

果然不出加藤所料，住在一楼的主妇打来电话很气愤地向加藤抱怨楼上阳台滴水，把洗好晾晒的床单又弄脏了。

“嗯，住在上面的是藤川先生吧，他不在吗？”

“就是不在我才打电话给你啊，快点处理！”主妇歇斯底里地大吼。

“好、好，我立刻过去。”加藤挂掉电话，皱着眉头找寻坂上公寓的钥匙。那个藤川雄一一个人住，到目前为止没惹出什么问题。他只在签约时见过藤川，印象中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

加藤把店里的工作交代给其他员工，便开着小货车出门。加藤房地产是他父亲创办的。

“离三鹰车站徒步7分钟，全新建筑”是坂上公寓的宣传标语。徒步7分钟并不是虚言，但任凭谁看到那灰秃秃的公寓外墙，都不免对“全新建筑”这种用词心生抵触。公寓靠近干道，所以墙壁被汽车废气熏得变成了黑色。

他走到看得见阳台的地方确认滴水的位置，立刻便知道原因出在哪里——藤川房间的空调排水管松脱了，导致水流了下来。据楼下的主妇所说，藤川似乎不在家，空调的室外机却仍在运转。加藤心想，不知道他到底是忘了关，还是天气太热才故意放着空调去上班？

不论哪种状况，他都不能不管，于是拿出了房东专用的钥匙爬上楼梯。

藤川住在203号房间，门上信箱塞着两三天积累的报纸。

有可能去旅行或出差了，应该是忘了关空调。加藤用房东备用钥匙开锁，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屋内的格局是一室一厅，走进玄关，左边是料理台，里面是五叠大的西式房间，但分隔房间和餐厅的拉门紧闭，看不到房里的状况。

加藤脱掉鞋，进入室内。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打开拉门后，他才意识到，是臭味。有难以言喻、令人不快的恶臭从门里传出来。

他想着“不会吧.....”推开了拉门。

一个穿着运动短裤和白T恤的男人趴在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白T恤上似乎印着地图般的黑色图案，细看才发现那是头部被打破后流出来的血迹。

两秒钟后，加藤慌张地大步后退，一屁股跌坐在餐厅的地板中央。

3

贴在门上的出勤状况确认板上，显示汤川目前去向不明，因为不论是在内、实验室、外出、休假，每一栏都是空白的。草薙不经意地往门下一看，发现一块蓝色磁铁掉落在地。他捡起磁铁，敲了敲房门。

应声开门的是头发染成褐色的学生，眉毛修剪得很有型。三十四岁的草薙心想，现在的理工科学生也变得这么时髦了啊。

他问对方“汤川在吗？”学生或许是觉得这个直呼副教授名字的可疑男人相当不可思议，一脸意外地说着“嗯.....”，点了点头。

“他如果在忙，那我等一下再来。”

“不，我想没关系。”褐发年轻人敞开门请草薙进去。

草薙一进门，便听见汤川微带鼻音的说话声：“如果压缩钢瓶沉没了，便要思考它为何破裂、内容物又是什么；如果是某处破损导致腐蚀，便要想想为何气体

没先漏出来，而气体燃烧的原因又是什么。”

汤川此刻正坐在椅子上，和三名学生讨论问题，草薙心想，打扰上课就不好了，但汤川已经看见他了。

“哦，刚好有客人过来。”

“没有打扰到你们吗？”

“没关系，课程结束了，我们正在闲聊。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什么事？你一定又想让我这个理科白痴出丑吧。”

“你会不会出丑我不知道，我们是在聊这件事。”汤川将桌上的报纸递给草薙。这是一周前的报纸，社会新闻版特别朝上折起。

“湘南海岸的爆炸事件吗？”草薙看着报道问道。

“我正在和学生进行智力问答，替那个事件找出合理的解释。”听到副教授这么说，连同替草薙开门的年轻人在内的四名学生，似乎都有点坐立不安。

“关于那个事件，警视厅也收集了一些情报，会不会和哪里的恐怖组织有关。”

“他们认为是恐怖分子放置的炸弹吗？”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总要以防万一嘛。”

“神奈川县警察署有什么看法？”

“我不清楚，毕竟东京跟神奈川的关系不太好。”草薙苦笑，这是各地警方间的矛盾，“据我所知，那边也是毫无头绪。最关键的一点，似乎是现场没留下爆炸物的痕迹。”

“会不会冲到海里了？”一名学生说道。

“这也有可能。”草薙不当场反驳对方的意见，心里却想着，如果真有炸弹，神奈川县警不可能毫无发现。

“警方认为是犯罪案件吗？”汤川问。

“目前往凶杀案的方向侦办，毕竟那样的状况不可能是自然现象吧？”

“所以我们才在讨论啊。”副教授笑咪咪地看着学生。

“不过没有什么结论。”

这时下课铃响了，学生们全部起身，看来讨论结束了。汤川则留在研究室。

“对他们来说简直算是救命的铃声。”草薙在刚才一名学生坐过的椅子上坐下。

“只列出公式解答问题可不是科学，像这种时候正是运用智慧思考的大好机会啊。”汤川起身，卷起白大褂的袖子“好了，你要不要来杯速溶咖啡？”

“不用了，我马上要去别的地方。”

“什么？这样啊。很近吗？”

“说近确实也很近，就在这栋建筑物里。”

“哦？”汤川黑框眼镜后的双眸圆睁，“什么意思？”

“这里没有今天的报纸吗？不是那种一星期前的旧报纸。”

草薙环顾四周，桌面上散乱地放着各种资料和设计图，似乎没看见今天的报纸。

“只有发生什么可疑的能当教材的案件，我才会带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三鹰的某公寓发现了被谋杀的死者。”草薙翻开记事本，“死者二十五岁，男性，名叫藤川雄一，原先是个普通的上班族，死亡时间大约在三天前。发现尸体的是管理公寓的房屋中介老板。”

“我昨晚看到这则新闻报道了。天气这么热，尸体应该很快就腐败了吧，真同情发现的人。”

“即使如此，犯人犯案后把室内空调持续开着，目的是想防止腐坏的尸臭散发出去。只不过，最近的高温完全出乎犯人的预料。”

“真的是热死了。”汤川瘪着嘴，“对脑力劳动者来说，炎热是不能忽视的大敌。高温会扰乱思绪。”

草薙心想，要是真那么热，脱掉你的白大褂不就好了？但他还是忍住没说。

“你有没有听过被害人藤川雄一这个人？”草薙问汤川。汤川一脸莫名其妙。

“我为什么会认识凶杀案的死者？他是名人吗？”

“不，只是普通人，不过我认为你可能认识他。”

“为什么？”

“他是这所帝都大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大概是两年前毕业的吧。”

“哦，这样吗？电视新闻没讲那么多。哪个系的？”

“我记得是能源工程学系。”草薙看着记事本答道。

“能工系吗？那或许上过我的课。可是很抱歉，我没印象。也就是说，他的成绩并不突出。”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默默无闻、不善交际。”

“这样啊。你特意到被害者的母校，想必有特别的理由吧。”

汤川推了推眼镜，这是他对某件事产生兴趣时的习惯。

“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理由。”草薙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张照片给汤川看，“我们在藤川房里发现了这个。”

“嗯.....”汤川看着照片，皱起眉头，“这不就是这栋楼旁的停车场嘛。”

“托你的福，我经常来这里，所以一看照片就知道是这边的停车场。同事们很感激我呢，毕竟只凭照片，要查出拍的是哪里得花不少工夫。”

“或许吧。照片上的拍摄日期为8月30日，那是两星期前了。”

“也就是说，藤川那天来过学校，我们想知道他来的目的。”

“可能是参加过什么社团，以毕业学长的身份回来的吧。”

草薙和汤川学生时代是羽毛球社的社员。

“我和藤川大学时的朋友联系过了，他并没有加入任何社团。”

“不是社团的话，”汤川两手交叉抱在胸前，“是帮企业招聘吗？不过也太晚

了。”

“就算不晚，也绝不是企业招聘。”草薙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

“我刚刚不是提了吗？他‘原本’是上班族。藤川似乎在7月底辞掉了工作。”

“所以他现在没工作吗？那么，他是想请导师帮忙介绍新工作才过来的吗？”汤川不解地偏着头，将照片还给草薙。“但为什么要拍停车场的照片呢？”

“我才想问呢。”草薙看着照片答道。照片上的停车场可容纳20辆车，却只停了几辆，没什么特别之处。

藤川雄一大学时代应该是能源工程学系第五研究室的学生。听草薙这么一说，汤川便表示他和那边姓松田的助教很熟。

“松田是物理系毕业的，和我同届。”边走向通往第五研究室的走廊，汤川边说。

“第五研究室研究的是什么呢？”草薙问。

“我记得第五研究室的主要研究题目是热交换系统。松田应该是专攻热力学。”

“热力学？”

“简而言之，就是研究热与物体之间热力性质的学问。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的话是热力学，从原子或分子等微观立场来研究的话便是统计力学，不过没必要分开来看。”

“哦……”

早知道就不问了，草薙想。到达第五研究室门口时，汤川说了句“你在这里等一下”，

便径自开门进去。片刻之后，门再度打开，汤川露出脸说，“和他说好了，他愿意接受你的访问。”

草薙道过谢，走进室内。

这里是研究室兼实验室，四处散乱着草薙完全无法理解的测量器和各种装置。

窗旁的桌前站着一个瘦削的男人，身上的短袖衬衫扣子一直开到胸口。这个房间确实很热。

汤川介绍两人认识，男人叫松田武久。

草薙和汤川并列在折叠式的铁椅上坐下。

“没想到汤川有当刑警的朋友。”松田看着草薙的名片笑道，

他的话声没有抑扬顿挫。见草薙拿出手帕，他露出微笑，“抱歉，这里很热吧。我正在做实验。”

“不，没关系……”草薙原本想问是什么实验，想想还是作罢，反正问了也不懂。

“你要问藤川的事情吧。”松田主动开口，似乎不想浪费时间。

“您知道这个案子吗？”面对草薙的问题，脸颊瘦削的助教点点头。

“我昨晚看新闻时不知道是藤川，今天早上一个毕业的学生特地打电话告诉我，我才知道。”接着松田转向汤川，“我刚刚才和横森老师谈过这件事。”

“是吗？直到他告诉我后，我才晓得被害者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汤川指着草薙说道，“横森老师也很惊讶吧？”

“是啊，他不光曾指导过藤川的毕业课题，还帮过他就业的事。”

“请问……”草薙插嘴问，“横森老师是……”

“我们研究室的教授。”松田答道。而且他表示藤川雄一那届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老师，便是第五研究室的横森教授。

“请问你最近见过藤川吗？”草薙问松田。

“他上个月来过这里。”

草薙想，果然如此。

“那是什么时候？”

“我记得是中旬，大概是中元节！之前。”

“中旬？过来这边的原因是.....”

“感觉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顺便逛了一下。由于毕业生返校很平常，我没有特别留意。”

“他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啊.....”松田想了一会儿后抬起头，“对了，他提到公司的事情，他好像辞职了。”

“我知道，他任职于仁科工学技术，没错吧。”

“仁科虽是小公司，不过并不差。”松田看着汤川，“横森老师对他辞掉工作的事似乎有点在意。”

“原来如此。”汤川点点头。

“什么意思？”

“晚点再告诉你。”汤川对草薙眨了眨眼。

草薙叹口气后，又望向松田。

“藤川对辞职的事说了些什么？”

“他没有说得很详细，我也不好开口问。不过他表示要重新开始，我也就放心了，让他有什么问题再找我商量。”松田回忆当天藤川并未谈到希望老师帮忙再找工作，之后也没有再联系。

“这么说，藤川此后便没有再来过？”

“是的。”

“真奇怪。”汤川出声道，“他上个月底应该来过的。”

“不，我没见过他。”松田说。

草薙递出方才的照片，松田看了露出讶异的表情。

“是这里的停车场。这张照片怎么了？”

“我们在藤川家里找到的。日期是8月30日没错吧？”

“没错。”松田歪着头，“他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呢？”

“请问，你认为藤川还可能去校园中的哪些地方？”

“这个嘛.....我记得他不曾参加过社团，所以不是很清楚他会去哪里。留级生或研究生中或许有人认识他，不过我不知道有哪些人。”

“这样吗？”草薙再度收起照片，“请问横森教授今天在吗？”

“他早上还在，但下午外出，今天应该不会回来了。”

“那我只好再跑一趟。”草薙对汤川使个眼色，于是汤川站了起来。

“很抱歉没能帮上忙。”松田向草薙道歉。

“最后再请教一件事。关于这次的案件，你有没有什么头绪？”

不论怎样的小事都可以。”面对草薙的询问，松田极力地回想，最后还是摇摇头。

“他是很老实、认真的学生，我不认为他会遭人怨恨。此外，我想没人会因杀了他而得到好处。”

草薙点点头，道过谢后起身。这时，他瞥见一旁的垃圾桶里弃置的报纸，便随手捡起。

“哦，真有趣。老师也对这则新闻有兴趣吗？”草薙将报纸递给松田，上面刊登着那件发生在湘南的爆炸案。

“那是横森老师带来的。”松田说道，“不过那个案子的确很不可思议。”

“你怎么看那起案件？”汤川问。

“这个嘛，我完全没有头绪。炸药应该是化学专业的领域。”

“那件事不是发生在我们辖区内，我们可是松了一大口气。”

草薙笑着将报纸放回垃圾桶。

“仁科工学技术公司主要生产管线设备。不过，可别以为是普通的水管线或下水道，他们生产的是像火力发电所或核能发电所装备的热交换机所使用的那种大

型管线设备。横森教授是那家的主要技术顾问之一，因此若有学生想到那里工作，只要他一通电话就能搞定。”出了第五研究室，汤川边下楼梯边说。

“那么，藤川是通过教授的介绍才进去那家的喽。”

“很有可能，但情况或许相反。”

“怎么说？”

“也可能是仁科工学技术拜托教授介绍优秀的学生啊。现在虽是就业冰河期，知名度不高的公司还是不容易找到好人才。”

“如果是教授推荐的就没话讲了，但重要的还是学生本人的想法吧？”

“提到这点可尴尬了，说是大四学生，其实根本还只是孩子。”

很少有学生对自己该进什么公司、想做什么工作有具体想法，因此有的只要教授强力推荐，便会迷迷糊糊地踏入教授介绍的地方。只是不知道藤川会不会也属于这种类型。”

“也许他进公司两年就辞职，正是这个原因吧。”两个人出了大楼，走到停车场。停车场大致呈正方形，四周围着铁丝网，但有门可以自由进出，目前停了13辆车。

“原则上，学生的车不能停在这里，如果对学生开放马上就会停满。最近的学生实在太奢侈了。”汤川说道。草薙拿照片比对实际场景，移动脚步。看照片中的位置，藤川应该是隔着道路，从对面建筑物内拍摄的。

“老师，您在做什么？”一名年轻人边问边走近汤川，他的长发扎在脑后。“车子被人恶作剧了吗？”

“我没车，打算要买一辆，所以在看停车场里哪种车比较好。”

“您要跟木岛老师和横森老师比赛吗？”

“啊，我想起来了，那两位最近换了新车，是哪两辆？”汤川环视着停车场中的汽车问道。

“现在好像都没停在这里。”学生看了一眼后说，“木岛老师是宝马，横森老师是奔驰。”

“听到了吗？当教授真赚钱。”汤川大大地摊开手。

草薙看着照片，其中的数辆车里，确实有宝马和奔驰，两辆都闪耀着新车的光芒。

他让学生看照片。

“没错，这两辆就是两位老师的新车。”学生高兴地说完后，歪着头。

“这张照片该不会是那时候拍的吧？”

“那时候？”

“忘了确切日期，有个不认识的男人拿着相机拍这一带的照片。啊，好像就是8月30日。”草薙和汤川对望一眼，急忙掏出藤川雄一的照片。

“是这个人吗？”草薙问道。

学生看着照片，轻轻点头。

“大概是他，不过绝对确定。”

“他除了拍照之外，还做了什么？”

“还做了什么啊.....我没特别留意，所以不记得了。不过，他跟我讲过话。”

“哦？跟你讲话？”

“是啊。对，想起来了，他也提到关于车的事。”

“车的事？”

“他问我哪一辆是横森教授的车，我告诉他是灰色的奔驰。”

草薙看向汤川，年轻的物理系副教授摸着下巴，眺望远方。

藤川雄一房里摆着两个与草薙差不多高的铁制书架，满满排列着专业书籍与科学杂志。草薙原以为那些都是大学时代的书，没想到其中也有高中参考书和教

科书，甚至还有大学联考的模拟试题集，不禁吃了一惊。从藤川将这些书整理得这么干净整齐看来，他可能想留下自己求学的轨迹，才刻意没丢掉吧。

草薙心想，这世上的怪人还真多。当年自己看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隔天，他就在院子里把所有考试用书都烧光了。

“没什么特别的发现呢。”后辈根岸刑警检查着藤川桌子的抽屉，在草薙身后说道。

“所以，他下个工作还没着落喽？”草薙盘腿坐在地上，抬头看着书架。两个人正在找寻公司简介和针对二次就业者的杂志。

发现尸体已经是两天前的事了，今天白天，草薙和根岸一同前往两个地方进行调查。一个是仁科工学技术的川崎分厂，另一个是7月底之前藤川在哪里工作。

“他辞职得很突然，事前都没和我商量，拿着不知何时准备的公司专用辞呈来找我，只说了‘课长，请盖章’。”圆脸课长有点不满地撅起嘴。“理由吗？他本人似乎觉得自己不适合目前的工作。开什么玩笑，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公司内部今年4月进行大幅的人员调动，他被调到设计部，负责设计大楼等建筑物的空调设备。他之前待的部门是开发生产设备，不过基本上工作内容并没有太大改变。总之，他太任性了，我一生气，便对他说‘真那么想辞职就随便你’。”

和藤川最熟的同事，说法也差不多。

“他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家公司，4月份调了部门后更加明显，任谁都看得出来他毫无干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接下来，草薙二人去见帝都大学的横森教授。他因参加研讨会而到了一家新宿的饭店，三个人便在饭店的休息室会面。

“确实是我介绍藤川到仁科工学技术工作的。”小个子的秃头教授用有点高亢的嗓音说：“但我并未强迫他，只是劝他若要从从事和毕业研究相关的热交换系统工作，可以去那家公司。”横森教授可能没料到自己会遭受怀疑，刻意表现出自信十足的态度。

“8个月中旬，藤川似乎造访了贵研究室，请问那时候他说了些什么吗？”草薙问。

“没什么特别的，只说辞掉我特意介绍的公司很抱歉。既然他那么说了，我也只能要他快点找到新工作。”

“只有这样吗？”

“是的，不行吗？”横森明显表露不满。

草薙最后问横森，对于藤川拍了停车场照片及寻找他汽车两件事的看法。

小个子教授回答：“我没有任何头绪，什么都不知道。”

结束会面后，草薙二人再次回到藤川的房间，想找找有无他辞职的线索及之后的预定计划。

但完全找不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

草薙叹了口气站起身，进厕所小便。他看到浴缸上方吊着一条洗衣绳，上面晾着泳裤，不禁愣愣地想着：藤川游泳吗？

根据现场鉴定的结果，可以确定藤川与犯人熟识。室内没有丝毫打斗的痕迹，藤川是从背后脑部遭到袭击，调查人员认为他是毫无防备。凶器是掉落在现场的4千克重铁制哑铃，已确认是藤川的所有物，因此警方推测犯人是一时冲动下的手。

尽管如此，犯人事后的处理却非常冷静。除了擦拭各处的指纹外，或许担心毛发掉落，连地都扫过一遍。然后，为了推迟尸体腐败被发现的时间，一直让空调处于开启状态。但结果反倒让尸体提早被发现，相当讽刺。草薙小便完洗手时，注意到脚边掉了张小纸片。他弯腰捡起，发现是咖啡厅的收据，不免一阵失望。他原先期待会是破案的线索，况且收据上的日期比案发时间要早一些。

他正打算将收据放在洗脸台上时，目光突然被上面印的咖啡店地址吸引，停下动作。

这家店在湘南海岸附近，草薙刚好有亲戚住在那边，对那一带的地名非常熟悉。

他往下看，日期是一没错，是爆炸事件发生的那一天。

5

长江秀树听到客人上门的声音，却没从体育报纸中抬起头，反正一定只是随便看看。店里卖的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不必担心顺手牵羊的问题。就算真的遭窃，也不是自己的东西，顶多被店主责骂一番。

“WAVE”是家小土产店，卖一些便宜的太阳眼镜、海滩球、海滩凉鞋等，前些日子还有大批一脸天真的年轻男女在店里逛。然而这几天真是门可罗雀，游客到海边弄潮的季节已结束，理所当然地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店主依旧抱怨着“就算是换季，还是比往年早了十天”，据以往经验来看这的确也是事实。

以往即使是这样的时期，和马路反向的海滩仍能看到三三两两的游客，但今年却是空无一人。

理由非常清楚，就是前些日子发生的爆炸事件。海中突然蹿出一道火柱，正在海上享受日光浴的女性不幸被炸死，原因不明。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想到海里去就太奇怪了。长江在那之后也不再接近海滩，因为传出了那里埋着地雷的谣言。

店主说“今年的生意已经不行了”，长江也有同感。翻动体育报纸时，突然有人站在他面前，放了什么东西在收银台上，一看，原来是店内销售的小钥匙圈。

“欢迎光临。”长江放下报纸，急忙在收银机打入价钱，钥匙圈是450日元。

“好像很闲嘛。”客人边付钱边说道。男人大约三十岁左右，高个子，戴着太阳眼镜，穿着阿玛尼的开襟衬衫。光看那张几乎没晒黑的脸，便知道他不常来海边。

“是啊。”长江将钥匙圈放入袋内，和零钱一起递给男人。

“果然是爆炸事件的影响吗？”

“难道不是吗？”长江粗鲁地回答。又要讲那件事了吗？他心想。

“刚刚在前面的咖啡厅听说，”客人用拇指比了比东边，“那时你刚好在附近。”长江抬起脸想看清男人的眼睛，却因太阳眼镜颜色太深而看不见，所以也无从知晓男人的表情。

“这位客人，您是警方的人吗？”长江问道，为了那个事件他已回答过很多次同样的问题。

“不，我是从事这个的。”男人递出名片。

看到名片上的头衔，长江有点惊讶。

“没想到物理学教授会来这种地方。”

“我想请教一些事，有时间吗？”

“可以是，不过我的话大概无法作为参考，警方的人听了都只是一脸不可思议。”

“你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要说不可思议也挺不可思议的，突然在那种地方爆炸。”

“是什么样的爆炸？”

“怎么说呢，就是海中忽然喷出强烈的火焰，水花甚至冲上几十米，像什么东西爆裂开来。”

“爆裂开来？”

“之后更不可思议，没人相信我的话。”

“发生了什么事？”

“细小的火球沿着海面滑行散开，仿佛有生命一样。”

“在海上滑行吗.....嗯。”男人将太阳眼镜的中央往上推，“那和火花四散的情况不一样吧？”

“完全不一样，甚至还有打转着改变方向的火球呢。”

“颜色呢？”

“什么？”

“我说颜色，火球是什么颜色？”

“嗯，”长江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记得是黄色……”

“原来如此。”男人点点头，似乎很满意长江的答案。“是黄色啊。”

“警察问我会不会是错觉……”

“但那不是错觉吧。”

“对，”长江点点头，“你不相信也没关系。”

“不，我相信。”男人将装着钥匙圈的袋子放进口袋，“不好意思，工作中还打扰你。”

“这样就可以了吗？”

“嗯，这样就行了。”男人走出店门。

待会儿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吧，长江目送男人的背影想着。如果跟大家说有物理学教授从东京来访，大家肯定都会吓一跳……

6

梅里尚彦住在横滨市神奈川区，从东急东横线的东白乐站徒步约10分钟。草薙从坡道很多、住宅密集的巷弄中找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栋贴着砖瓦瓷砖风格的大厦。

入口的门是自动应答，草薙翻开记事本确认住址后，按下号码“503”，没多久就从对讲机传来“喂”的声音。

“我是警察，可以请教你一些事吗？”草薙向对讲机说道。

“又要问？”对方似乎很不耐烦，想必神奈川县警已询问过非常多次了。

“抱歉，一下子就好。”

草薙说完后，没听到任何回应，接着一旁的门锁开了。他脑中浮现出一张不

耐地咋舌的男人脸孔。

走到503号房间门口，草薙又按了一次门铃。门开后，探出一张浅黑色面孔。

“不好意思打扰你休假。我问过你任职的公司，他们说你今天在家。”

“我头痛请假。”梅里尚彦口气不佳地说。他穿着T恤和汗衫。

“没什么好说了。”

草薙出示警官证。

“我是东京那边的人，因为其他案件，有点事想请教。”

“其他案件？”梅里皱起眉头。

“是的，但我认为可能和你太太的事有关联。”

梅里的表情出现微妙的变化，似乎是表示“如果能解开妻子不幸死亡的原因，和你谈谈也无妨”。

“细节请问负责我太太案件的人，我不想一直重复相同的话。”

“是，我已经问过了。”草薙点点头说完后，梅里打开门，似乎同意让他进去。两室一厅的居处看来还很新，但放置沙发的客厅及厨房都乱成一团，只有六叠大的和室收拾得很干净。那里摆着小型的佛龕，线香的细烟缓缓上升。

草薙坐在沙发上，梅里则坐在开放式厨房吧台的椅子上。

“其他案件是指什么？”梅里问。

草薙思考了一会儿后答道：“我们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遭到杀害的吗？”

“目前还无法断定，不过应该没错。”

“那和律子的事有什么关系？是同一个凶手吗？”

“不是的。”草薙挥手否认。

“目前什么都还不清楚，但有件事很令人在意。”草薙递出一张照片，那是藤

川的脸部特写。“你见过这名男性吗？”梅里将照片拿在手里，随即摇头。

“我没见过，他是什人？”

“被发现的死者，名字是藤川雄一。没听你太太说过吗？”

“藤川.....我没听过。”

“那一天，”草薙吞了吞口水“就是你太太去世当天，他似乎也去了那个海边。”

“嗯.....”梅里又看了一次照片。

草薙根据从藤川房里找到的收据，查出了那间咖啡店的正确地址，果然不出所料，就在湘南海岸附近。

“但是，”梅里说道，“单凭这个很难说两者间有关系吧，尤其那天游客很多。”

“不过，有一点不能视为单纯的偶然。”

“哪一点？”

“这个叫藤川的男人是帝都大学的毕业生，是两年前毕业的。”

“是吗？”梅里的表情有点严肃。

“你太太到去年为止都在帝都大学工作吧。”草薙说。

这是从神奈川县警那得到的情报，当时他直觉地认定两起案件有关。

“是的，她是学生服务中心职员。”

“我想藤川雄一在学校的四年间，可能和你太太接触过。”

听了草薙的话，梅里抬起头，眼睛也稍稍往上抬。

“你是指律子跟这个男人有什么关系吗？”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草薙慌忙摇手。“不能说是‘接触’，请让我修改为‘或许有某种关联’。”

“到去年结婚为止，我们交往了6年，我比谁都清楚律子的事，可是我从没听

她提过藤川的名字。我不认识这个男人。”梅里将照片放到草薙面前。

“我明白了。那么，如果在整理你太太的行李或书信时，发现藤川这个名字，可以麻烦你通知我吗？”草薙把照片收进口袋，放了自己的名片在桌上。

“你是说情书之类的吗？”梅里撇了撇嘴。

“我并没有……”

“律子她啊，最讨厌帝都大学的学生了，总是抱怨他们精英意识过高、厚脸皮、自以为是，却又只会撒娇，一发生什么问题就向父母哭诉。只有身体长大，个性跟幼儿园小孩没两样。”

“藤川可能也是那些幼儿园小孩之一。”

“或许吧。”之后梅里便闭口不语，像在思索些什么，接着又抬起头。

“只有两件事我挺在意的，我也告诉过这边的警察了。”

“什么事？”

“那天前往海边的途中，律子提了好几次，后面一直有车跟着我们。”

“你们被跟踪了吗？”

“我不知道。我只笑着说‘不会有那种事吧’，并未特别在意。”

“你们要去海边的事，是何时决定的？”

“我记得是两天前。”

“要去海边的事曾告诉过什么人吗？”

“我没有特地告诉谁，至于律子我就知道了。”

草薙心想，这么说藤川一直在监视梅里夫妻吗？跟踪他们的人也是藤川喽，但……

“另一件事是什么？”草薙问。梅里犹豫了一会儿后，开口说道：“爆炸之前，有个年轻男子曾在律子身旁出现过。”

“那人长相如何？”草薙准备好记事本和圆珠笔。

“对方在水中戴着蛙镜，加上距离很远，我看不清他的长相。

不过，”梅里舔了舔唇继续说道，“我觉得他和照片上的男人发型很像，都是短发。”

草薙拿出照片再看一次。藤川雄一浑浊的双眼，直直地回望着他。

7

和梅里尚彦见面的第二天，草薙再度前往帝都大学理工学院。他虽毕业于这所大学的社会学系，却觉得自己如今更熟悉这栋完全不同领域的建筑。

走到建筑物前，他望向一边的停车场，停下脚步，因为他看到了汤川的身影。汤川正在一辆奔驰旁又蹲又站。

“喂！”草薙出声叫他。汤川顿时吓了一跳，见到声音主人后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什么，是草薙啊。”

“真抱歉啊，是我这个无聊的客人。你在做什么？”

“嗯，也没什么。”汤川站起身，“我在看横森教授的车。”

“哦，就是这辆啊。”草薙看着灰色的车身点头。“果然是新车，闪闪发亮。”

“藤川曾经打听过那辆车是横森教授的，所以我来确认一下有无异常。”

“原来如此。”草薙明白汤川想说的事，“可能被装了炸弹。”

“我还没有确切的根据，不过既然有过打听车的事，就来看看。”

“你是说藤川或许是那起爆炸案嫌犯的事啊。”

草薙已告诉汤川，藤川雄一当天去了湘南海岸。

“在那之后有没有进展？”汤川问。

“我昨天去询问了被害者的丈夫，藤川果然涉嫌重大。”草薙将从梅里尚彦那

里听来的事大致地告诉汤川。

“问题是被害者和藤川之间的联系。”

“正是如此。对了，你调查那件事了吗？”

“哪件事？”

“忘了吗？我不是拜托你帮忙核实藤川的专攻有没有涉及能引发那样爆炸的研究吗？”

“啊，那件事啊。”汤川摸着下巴望向远方，“抱歉，因为很忙还没来得及处理，接下来我会仔细查查。”

“是吗？抱歉，那就有劳了。”草薙边说边觉得有些不太对劲，汤川平时不会不看着对方的眼睛讲话，实在有些反常。他望着汤川的侧脸时，发现了异样。

“你好像晒黑了？是不是到海边去了？”

“哦？是吗？”汤川摸着自己的脸颊，“不可能，是光线的关系吧。”

“是这样吗？”

“我才没空跑到海边。总之，我们进去里面吧。”

汤川向着建筑物走去，草薙随即跟上。

这时，背后响起了喇叭声，两人回头，只见一辆深蓝色的宝马正要开进停车场。

汤川微笑走近车子，宝马在他跟前停妥。

从驾驶座走下一名个头矮小的中年男子，由于他抬头挺胸，反而感觉很有气势。

“木岛老师，国际会议如何？”汤川问。

“嗯，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不过很久没和那些人见面，心情还不错。”

“晚会后接着连续三天的会议，您辛苦了吧。”

“嗯，是啊，时间的确有点太长了，有必要稍微缩减流程。”

汤川和木岛往前走，草薙紧随在后。

“木岛老师不在，能源研究所那些家伙好像很寂寞。”

“反正他们一定觉得终于解脱了吧。不过居然还一直打电话给我，真受不了。”

“有什么急事吗？”

“根本都是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净问我天气的状况，说什么我不熟悉当地的路况，下雨天还是不要开车比较好。简直把我当成没用的糟老头了。尽是些叮嘱的话。”

“谁打去的？”

“年轻人打来的，真是伤脑筋啊。”嘴里这么讲，木岛还是显得很愉快。

草薙以为两个人会坐电梯，没想到两个人二话不说便爬起楼梯。木岛的脚步和他看似六十岁的外表完全相反，非常健朗。

汤川和草薙中途与木岛道别，进了物理系第十三研究室。

“他是我们理工学院的老大哦。”汤川告诉草薙，“他是量子力学公认的权威，现在是能源工程学系的系主任。只要稍微有点上进心的学生都想接受他的指导。”

“真了不起。”

“最合适的比喻是，”汤川说，“理工学院的长岛茂雄。”

“原来如此。”草薙笑着点了点头，这样的介绍确实简单易懂。

“不过他真是受人爱戴，竟然还有人打电话提醒他雨天不要开车。”

“那个有点过分，到底是谁打去的呢？”

“这话似乎也别有含义，似乎在挖苦他‘新买的车可千万不要淋到雨’的意思。”

“嗯，是啊。”汤川点点头，突然表情一变，怔怔地看着室内一点，紧咬嘴唇。

“怎么了？”看着汤川有些反常的模样，草薙心中一阵不安。汤川直盯着他。

“该不会……”他喃喃自语后，白大褂翻飞转身冲出房间。

“咦？喂，怎么回事？”草薙也追了出去。汤川快步跑过走廊，冲下楼梯。由于常打羽毛球锻炼身体，他的动作敏捷得不像学者，草薙反而跑得气喘吁吁。出了建筑后，汤川跑向停车场，径直跑到刚才木岛教授停车的地方才停下脚步。一会儿后，草薙浑身大汗地赶到。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快告诉我。”汤川没有立刻回答，只蹲下身，在车子旁边，弯腰看着车体的底盘。不久，他叹了口气，轻轻地摇了摇头。

“草薙，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

“立刻把木岛教授请过来。”

“请教授过来？为什么？”

“我之后再告诉你，总之现在是分秒必争。”

“我知道了，教授的办公室在哪里？”

“四楼的东边，你要小心，千万不能让人看见你带教授来这里。”

“不能让人看见？”

“对。”汤川紧皱眉头，“想破案，就照我的话做。”

8

第二天下午，草薙再度拜访帝都大学。昨晚，他逮捕了松田武久。当松田偷偷潜入木岛文夫教授位于成城住处的停车场，正要逃走时，被事先埋伏的警察逮住了。当时松田拿着一块装在塑料袋中大约手掌大小的金属块。

被捕后，他对没收金属块的警察说：“那东西绝对不能靠近水，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或许是身为科学研究者的良心促使他做出如此劝告的吧。

但实际上松田过于担心了，因为那个金属块并非他之前放置的那块。在他被逮捕的两个小时前，汤川便将金属块掉包了。

松田潜入木岛家停车场偷出的，只是块着色的黏土。

“松田招供杀了藤川。”草薙望着汤川的倦容说道，看来他心情不太好。“松田原以为没那么容易被发现，但在木岛教授家遇捕时似乎认命了。”

“可能觉得抵抗也没用了吧。”

“大概吧。不过我还是有很多想不通的事，希望你能解释。”

“好。”

汤川从椅子上起身，努了努下巴示意草薙到他那边，草薙便走了过去。

桌上放着像是装了水的糖果罐。

汤川从旁边的桌上取来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里头是类似挖耳勺大小的白色结晶。

“稍微走开点。”

汤川这么一说，草薙往后退了几步。汤川靠近糖果罐，迅速将油纸包中的东西丢入其中，自己

也快步离开桌旁。糖果罐立刻起了反应，草薙才想着“罐里喷出火焰了”，罐子随即发出巨响弹跳起来。罐中的水飞散四处，有几滴还喷向草薙。

“好夸张。”草薙边取出手帕边说。

“威力惊人吧，只是些许分量反应就这么激烈。”

“那是.....”

“钠。”汤川说道，“湘南爆炸事件的原因。”

“松田也是这样坦白的，不过我还是没搞懂。”草薙战战兢兢地窥视停止爆炸的罐子。“真没想到威力这么强大。说到底，就算告诉我是钠，我也无法理解。不过我听过氢氧化钠、氯化钠之类的。”

“钠是金属，在自然界中无法以单独的金属状态存在，必须以像你刚才提过

的‘某种化合物’的形态存在。就好像我放到水中的钠，与空气接触的部分已经氧化了。”

“没想到居然有金属爆炸这种事啊。”

“并非钠本身引起的爆炸，正如我所说的，钠的反应性非常高。尤其一和水起作用，就会放热变成氢氧化钠，同时产生氢。氢和空气混合后便引发了爆炸。”

“不是火柴和火药，而是水和钠啊。”

“爆炸后只会残留氢氧化钠，但它极易溶于水中，所以从湘南海中自然找不到任何爆炸物的痕迹。”

“不过根据刚才的实验，不是将其丢到水里便会立刻爆炸吗？那么犯人藤川不就没时间逃走了吗？”

“问得好。其实若要利用钠引爆，只需动个手脚就能达到计时器的效果，而且同样不会留下痕迹。”

“怎么做？”

“只要将金属钠的表面部分转化为碳酸钠就行了。碳酸是稳定的物质，没有危险性，也很容易溶入水中。”

“然后呢？”

“放进水中后，因外表覆盖着碳酸钠，水和钠不会起反应。

但经过一段时间，碳酸钠会逐渐溶解，只要里头的钠接触到水——”

“就会‘砰’的一声吗？”草薙在汤川面前张开手掌。

“藤川应该是偷偷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钠接近梅里律子，潜伏在她身边。但她一直趴在海滩垫上，可能用了某种方法将东西黏在那上面了吧。”

草薙点头，像他这样的理科白痴，多少也听懂了汤川的说明。不过犯人已死，真相是怎么样也无从得证了。

“根据松田的说法，钠遭窃的时间果然是8月中旬藤川返校的那时候。”坐在椅子上的草薙说道。

松田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液态钠进行热交换，因此同一研究室的毕业生藤川要从那里偷出钠并非难事。

“当时松田和藤川谈了什么？”汤川坐在桌边，盯着空中喃喃道。

“藤川向松田抱怨，自学生时代起进入横森教授的研究室、担任松田的研究助理，到进入仁科工学技术上班，都不是他心中所愿。尤其是在仁科从事完全没兴趣的工作，似乎成了他长期郁结爆发的导火线。”

汤川缓缓摇头。

“看来积怨甚深啊。”

“的确。老实说，我也还没完全掌握案件的真相和背后的动机。”草薙拿出记事本，希望汤川不仅解释藤川对钠动了什么手脚，还能给一些关于案件背景的建议。

据松田表示，藤川原想进入木岛教授的研究室，却由于没拿到某个重要学分而无法如愿。那个学分正是木岛教授的课，也是三年级的必修课。

“藤川无法上那堂课，只因交给学生服务中心的选课单上忘了填。藤川发现时，已过了缴交期限，他慌忙到学生服务中心希望修改选课单，但……”

“不让改是吧。”汤川说，“我听学生提起过，学校学生服务中心对这点异常严格，我自己也有经验。”

“当时让藤川大大碰了钉子的就是梅里律子。”

“原来如此。”汤川重重点头。

“于是藤川直接去拜托木岛教授，希望教授能让他上课。因为如果忘记缴交选课单，或是期限过后想补选，只要教授同意也是可以更改的。”

“嗯。那木岛教授同意了吗？”

“他不同意。”草薙回答道，“松田也不知道为什么。”

汤川歪着头想了一下。

“我大概知道原因。”

“为什么？”

“这事稍后再谈。那藤川之后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既然没能上到那门重要的课，也就没能进入一心向往的木岛研究室，最后进了横森教授的研究室。”

“所以只能做不想做的研究，进不想进的公司，从事不想从事的工作，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两个人的错，是吗？”

“对，那两个人，梅里律子和木岛教授。”草薙抓了抓头。

“但松田认为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想到杀人，藤川大概是神经衰弱导致有些偏执吧。”

“松田？”汤川睁大双眼，“他说藤川神经衰弱？”

“是啊。”

“嗯.....”汤川望着天花板，像是在思考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汤川摇了摇头，“那他对杀害藤川的事情怎么说？”

“松田听说湘南海边爆炸事件后，从被害者姓名和爆炸情况，马上察觉到犯人一定是藤川。然后立即检查实验室后，也发现钠的数量无故减少了。”

松田立刻前往藤川位于三鹰的公寓，向他确认事情的真伪。

藤川没否认，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同时向松田表示不仅是梅里律子，他还要再杀一个人，就是木岛教授。

“接下来，松田的话就有点难懂了。”草薙皱着眉继续说道。

“因为藤川说‘这样一来你们也就完蛋了’，松田才一时冲动杀了他。但为什么会完蛋？为什么松田会气到想杀人？我完全不懂，这部分松田解释得含糊糊糊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汤川站起身，站到窗边。

“你有什么头绪？”

“嗯，那也不是什么难了解的事，还挺常见的。”

“快告诉我吧。”草薙重新面向他坐正。

汤川双手在胸前交叉，站在窗前。由于逆着光线，很难看清他的表情。

“我从能源工程学系的前身说起吧，过去那里叫核能工程学系。”

“哦，这样吗？”草薙觉得旧名字还更为浅显易懂些。

“改名的理由是大家对这个系的印象变差了。随着改名，研究内容似乎也跟着稍微转换了方向。不过其中也保留了部分以前的研究课题，松田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所谓‘使用液态钠的热交换技术’，讲得极端点只有一个用途，你知道吗？”

“不知道。”草薙原想回答，我怎么可能知道？

“就是从核反应堆中提取热能的技术。还记得几年前曾发生核反应堆钠外泄的意外吗？”

“啊，”草薙点点头，“这我记得。如此一来，公众便认为钠很危险。”

“从那之后，政府不得不限制钠的利用计划，加上陆续爆出各相关单位刻意隐瞒意外事故的丑闻，使问题愈演愈烈，影响更恶劣。最先受影响的便是关联企业。”汤川走了几步，从书架上抽出类似公司简介的资料。

“其实我问过仁科工学技术里的朋友，不出所料，为了迎接铯！利用时代的到来，那家公司本来一直在研究累积技术，但在今年，他们放弃了所有相关研究。看样子，藤川也是因此才调动部门的。”

“这样吗？那我多少能理解藤川为何会神经衰弱了。”草薙想象着藤川的心情。虽并非出自真心喜欢，但却是他的专业领域，当他打算活用这些知识潜心研究时，又被剥夺了机会。或许他就是这样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继企业之后，紧接着受到‘重新检查核能发电计划’牵连的便是研究者。”汤川继续说道，“事实上松田的研究也是准备受检查的对象。”

“原来如此。”

“松田恐怕也紧张得不得了。如果在学校的研究主题遭到排除，那么长久以来

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职称的升级也会更慢。”

听到这里，草薙想起松田仍只是助教。

“毕业生藤川是杀人犯，这样的丑闻是冲击性的打击吗？”

“比起那个，松田更在意藤川使用钠行凶吧。这样一来，舆论会批判钠是危险的，并且还是从大学研究室偷取的……”

“这才是决定性的打击吗？”草薙叹了口气。

“我想松田也明白杀害藤川并不能解决问题，但他一定得想办法处理眼前的男人。”汤川轻轻摇了摇头，“他说藤川神经衰弱，恐怕他自己也是如此。”

“可以这么说。”草薙表示同意，“松田似乎很怕下雨。”

“他原先也不知道藤川将钠用在什么地方吧？”

草薙点头回应汤川的疑问。

“他看了那张停车场照片后，才意识到木岛教授的车可能被动了手脚，而教授当时因国际会议去了大阪。他害怕万一下雨发生钠爆炸，不，该说是氢爆炸吗？总之，那样就大事不妙了，一直放心不下。”

“如果他没一点良心，我也不会注意到木岛老师的车不对劲。”汤川望向窗外。

“看了停车场的照片，我不断地思索藤川为何打听横森老师的车。但事情并非这样，他想借由向学生打听横森老师的车，来确定哪辆是木岛老师的。如果直接打听木岛老师的车是哪辆，发生爆炸后，一定很快被发现的。”

藤川以瞬间黏着剂将钠黏在宝马的车体内侧，汤川发现后将之掉包，并设计让松田前来回收。

“再问一件事，”草薙对着物理学者的侧脸说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松田的？”

这个问题似乎刺激到了汤川心中的某个部分，他的表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听你说藤川可能与湘南的爆炸案件有关的时候吧，在那之前我便怀疑犯人可能是利用钠作案。”

“那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为什么？”

“嗯，”汤川歪着头说，“为什么呢？”

草薙正想说“你该不会要包庇他吧？”时，传来了敲门声。汤川说了声“请进”。进来的是木岛教授，草薙不自觉地站起身。

“啊，这阵子真是麻烦你了。”教授见到草薙，露出笑容。

“不，我才麻烦教授了。”草薙点头致意。为了对松田设下陷阱，木岛除了把车开回成城住宅外，也帮了许多事。

木岛和汤川说了些例行性的话，正要离开房间时，草薙叫住了他。

草薙向回过头的木岛问：“老师，您为什么不让藤川上您的课呢？”

老教授回望他，微笑道：“你运动吗？”

“我练柔道……”

“那么你应该明白吧。”木岛说道，“不论什么理由，忘记报名的选手就不能出赛。此外，那种选手也不可能获胜。搞学问，也是一种战斗，谁都不能依赖别人。”

这么回答后，教授又笑了下，便走出房间。草薙愣在当场，转头看着汤川。汤川微微一笑，透过窗户望向天空。

“下雨了。”他说。

第5章 出窍

1

空调在紧要关头出故障了。梅雨季结束后，已过了一周。最近白天气温仍然超过30°C，今天也是，听说接下来的日子还会越来越热。

上村宏左手拿着扇子扇着，敲几下键盘就扬一扬脸，再抓起一旁微脏的毛巾擦脖子上的汗。虽然屋里的窗户全部大开着，却没有一丝风。平常根本不在意电脑散发的热气，今天却让他烦躁不已。

还不如去饭厅，上村边挥着扇子边盘算。除了这个作为工作场所的西式房间外，当做寝室的六张叠大的和室也装有空调。

如果打开和室的拉门，饭厅和厨房会凉快一些。不过还是不行，他立刻放弃了刚才的想法。此时儿子忠广正在和室里睡觉，而且还在生病中。天生体弱多病的忠广，即使小学二年级了，仍旧一感冒就病很长时间。这次也是，他从四天前开始喊头痛，接着就持续发烧，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尽管吃了药后有所好转，但到了晚上又会发起烧来。昨晚也发烧到将近39°，为了照顾他，上村无法专心工作。

上村是名自由撰稿人，目前和四家出版社签有合约，主要供稿给周刊杂志。要不是其中一家的截稿时间迫在眉睫，必须在傍晚前整理好关于手机最新使用方法的采访稿，此时他会守在儿子身旁。

房间太冷固然对身体不好，但若因酷暑而睡不好，也只是凭白消耗体力而已。所以，他想让忠广在温度适宜的房间里安静的休息。

上村看了一眼桌上的时钟，刚过下午两点，离约定的交稿时间还有3个小时。平常这样的采访稿一点都不困难，可是要在这犹如蒸笼般的房间里集中精力，实在不容易。连窗外的噪声，都显得比平时要吵闹烦人得多。

他将毛巾挂上脖子、双手放在键盘上时，玄关的门铃响起。上村一脸厌烦地

起身，从橱柜的抽屉里取出钱包。他想一定是来收钱的。

不料门一开，来人却是住在附近的竹田幸惠。她是忠广同班同学竹田亮太的母亲。

“你好，有什么事吗？”上村心想大概是来通知家长会的事情吧，便如此问道。

“还问什么事，忠广不是又感冒了吗？”

“啊，”上村点点头，“反正是老样子。”

“你怎么这么满不在乎啊？有没有好好照顾他？你不会是因为工作太忙，把他丢在一边吧？”

“什么丢在一边，我让他安静地睡觉了。”

“让开。”幸惠脱下凉鞋，提着超市的袋子走进房里。“搞什么，这么热？你没开空调吗？”

“空调坏了，不过忠广房里的那台没坏。”

幸惠没听完上村的话便打开和室拉门。

“忠广，你没事吧？好些了吗？”听到幸惠的话声，忠广似乎醒了。上村也走进和室，空调吹出的凉风令他精神一振。他叹口

，忠广睡在铺好的被褥上。

“感觉好些了吗？”他问儿子。

忠广轻轻点头，脸色比昨天看起来好多了。

“肚子饿不饿？阿姨煮点东西给你吃吧？”幸惠跪坐在被褥边问道。

“我好渴。”忠广说。

“阿姨买了苹果，削个给你吃吧。”她说完要起身时，拿起了床边的素描簿，“咦，这是什么啊？”

素描簿是上村为了让常卧病在床的忠广排解无聊时光买的，枕旁也总是放着彩色铅笔。

幸惠正在看的那页上，画着像灰色的墙壁、中央是红色的四方形物体。对于擅长绘画的忠广来说，像随手涂鸦。

“这是什么呢？”幸惠又问了一次。忠广摇着头回答：“我不记得了。”

“为什么？这不是你画的吗？”

“是我画的，但我想不起来了，不知道自己画了什么。”

“什么意思？”幸惠再次发问后，回头望着上村。

“刚刚睡着的时候，觉得自己飘浮在空中。”忠广轮流看着上村和幸惠继续说道，“像到了很高的地方，我往窗外一看，就看见这个了。”

“你说什么？”上村从幸惠手上夺过素描簿，凝视着那幅画，然后视线移向窗外。这是公寓的二楼，窗户正对面只能看见半弧形的食品工厂大门而已。

2

得知发现尸体的经过后，草薙顿时有种无力的感觉，同事们当然也是一样的想法。每个人都一脸“犯人老兄，拜托你也有点常识吧”的表情。

现场位于杉并区一栋6楼大厦的一间房内。这栋大厦专门租给单身者，除了最顶层有两室一厅的房间外，其余都是开间或一室一厅的格局。发现尸体的是503号房间，打开大门后会先见到狭窄的走廊，尽头并排着厨房、餐厅与西式房间。

死者倒在窄廊上，穿着黑色T恤、棉制迷你裙，似乎没化妆。她面朝下趴着，头则朝向玄关。搜查员见状，认为死者可能想抓住离去的男人而遭杀害。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推理，但草薙听来也有同感。

死者的身份很快确认了，从房里的手提包中找到驾驶证，上面的照片正是死者本人，死者名叫长塚多惠子。警方也马上确认她是这里的住户。根据出生日期，她上个月刚满二十八岁。

最初发现不对劲的是住在隔壁、几乎每天都会经过503号房间的白领。昨晚

回家时，她闻到了一股异样的恶臭。她知道503号房间的房客是女性，认为这股臭味只是暂时的，便直接回了家，没太在意。但到了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早上，臭味越来越浓，她便在上上班途中用手机通知管理大厦的物业公司。这栋大厦平常没有驻守的管理员。

接到电话的物业公司，下午派管理人员前来查看。出发前，管理人员打了电话到503号房间，长塚多惠子似乎不在家，应答的是电话录音。

管理人员原本以为长塚可能因旅行或某种原因长期离家，生鲜垃圾在这段时间腐坏了，这是夏天常有的事。所以，除了房间备用钥匙外，凭以往的经验，他还准备了垃圾袋。不过，他根本不需要这两样东西，因为503号房间的门并没上锁，发出腐臭味的也不是生鲜垃圾。多亏他戴上口罩才开门，否则可能会当场呕吐，破坏案发现场。管理人员跑到安全梯后，才大吐特吐。这种情况，即使是看惯尸体的搜查一课刑警，在现场收证时也非常痛苦。草薙尽量与尸体保持距离，专注地搜查里面的房间，即使如此还是闻到浓浓的腐臭味，令他不时恶心想吐。

尸体的脖子遗留着明显的勒痕，除此以外身上没有任何外伤。室内经过调查后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

“凶手一定是男人。”戴着白手套，正在翻查房里垃圾桶的刑警说，“男人来这里打算跟女人分手，但是女人不肯，‘你不能走！’哭着求男人留下。然而，男人对这样的女人已心生厌烦，而且他有妻小，原本就只是想玩玩才交往，女人如此纠缠，他只觉得麻烦，所以对女人说：‘烦死了，我跟你已经玩完了。’可是女人也不光会哭而已，‘哼！这么想走，你就走吧，滚回你那个老妖婆般的妻子身边吧。不过等着瞧，我会把你我之间的事，全向你妻子和公司抖出来！’男人一阵心慌，‘喂！等一下，拜托你千万别这么做！’‘我才不管，我说要抖出来就是要抖出来！’女人歇斯底里、几近疯狂，一副随时要打电话爆料的态势，男人一时冲动便勒死了女人。反正应该就是这样吧。”

这位大草薙一岁的刑警弓削，有像这样一口气吐尽心中想法的习惯，这也是他们同事间的消遣之一，就连讨厌无聊玩笑的上司间宫，也是边苦笑边听。然而，他的话不无道理，通常独居女性遭到杀害，警方大多先从死者的异性关系着手调查。草薙正是为了探寻死者是否有特定关系的异性存在，而开始翻阅死者的书信文件。

草薙停下手，从信件中发现了一张保险业务员栗田信彦的名片。但引起草薙注意的，是名片空白处写着“22日再来拜访”的文字。

“课长。”他向间宫递上那张名片。矮胖的间宫以肥短的手指捏着名片。

“嗯，保险业务员吗？22日？”

“死者不是在22日左右遇害的吗？”草薙说道。

今天是25日。

“似乎有必要找他问问。”间宫说完，将名片还给草薙。

发现尸体的第二天傍晚，草薙和同事弓削一同拜访了栗田信彦所在的公司。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刻前往，是因为调查后发现栗田写在名片上的22日，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22日早上被杀害的长塚多惠子和住在附近的妹妹约在咖啡厅见面，商量要送退休的父亲什么礼物。妹妹流着泪说道：“虽然是笔额外的开销，但我们还是讨论得很高兴。”

当时姐妹俩吃了水果豆沙凉粉，妹妹表示两个人都喜欢那道甜点，一定不会记错。

法医解剖时，在长塚多惠子的胃里发现疑似豆沙凉粉中的红豆等材料。从消化状况判断，她应该是在与妹妹分开后、下午1点起的3小时内身亡，推测犯罪时间是22日下午1~4点之间。

长塚多惠子和妹妹在咖啡店分别之前，曾表示等一下会有人去找她。对方是否就是栗田信彦呢？

此外，长塚多惠子的同事也说了一件值得深究的事。多惠子和栗田信彦是经由上司介绍认识的，但多惠子没有和栗田交往的意思，所以相亲没成功。不过经过那次会面之后，多惠子投保了栗田的公司，栗田似乎给了她很大的优惠。

多惠子的同事推测，可能是栗田不想放弃多惠子，才想尽办法和多惠子保持联系。

栗田工作的营业所在九段下站旁，进了大门后有个柜台，一名年轻女接待员

微笑地招呼草薙及弓削。弓削没说明身份，只表示有事想找栗田商量。女接待员没有怀疑他，请两个人稍等后就进去通知栗田。

片刻之后，一个西装笔挺的小个子男人，堆着职业性的笑脸出现了。三七分的发型，似乎连眉毛也精心修整过，光滑的皮肤不知为何令草薙联想到刚洗完澡的画面。

“那个，我是栗田。”栗田轮流看着草薙和弓削。草薙意识到他那暗自估量顾客斤两的眼神，他虽然笑容满面，却明显对二人保持警戒。

弓削边笑边越过柜台靠近栗田的脸说道：“我们是警察，有事想请教你。”

大概是天生胆小，栗田听到这句话后脸色突然刷白。

三个人走出营业所，来到附近的咖啡厅。听弓削说起凶案，栗田惊讶地全身发抖。他表示完全不知情，希望二人能告诉他详情。看着他双眼充血的模样，草薙心想，如果这是演技，还真是厉害。

“你最后一次见到长塚小姐是什么时候？”弓削问。

“嗯.....我记得是.....”栗田拿出记事本，翻阅本子的手微微颤抖。“21日，星期五傍晚。当天要办汽车险的更新手续。”

“星期五长塚小姐要上班吧？”

“不，那天她休假。”

栗田说的是实话。长塚多惠子任职的化妆品公司，如果7月20日的海洋纪念日上班的话，21日就可以休息，这样星期五、六、日就可以放连假。不过栗田可能原本就知道这件事，不能单凭这点就相信他。

“真的是21日吗？不是22日？”弓削再次确认。

“21日没错。”栗田看着记事本答道。

“可以让我看一下吗？”

“哦，好啊。”栗田将记事本递给弓削。

草薙从旁一看，发现7月22日的那栏写着长塚多惠子的名字，又划掉订正为21日。草薙询问为何更改，栗田不慌不忙地应道：

“我原本打算22日去的。其实最早约的是15日去，但15日上门拜访时她不在，我就在她信箱中留了打算22日再来拜访的名片。之后，长塚小姐打电话给我，希望我21日去。”这话听来没有矛盾，不过如果预料到刑警会找上门，事先准备好合理的说辞也不是什么难事。

“根据这个行程表，”弓削开口道，“22日早上你没事，请问你当时在哪里？”

“22日吗？”栗田手放嘴边稍微想了下，“那天我去了狛江。”

“狛江？”

“嗯.....”栗田摸了摸脸颊，“前一天我喝了太多酒，有些不舒服，就在早上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把车停在多摩川附近休息了一下。”

“休息了多久？”弓削问，“几点到几点呢？”

“嗯，从中午起休息了3个小时左右。不过，这件事情可以拜托你们保密吗？”

“好，当然没问题。”弓削边说边看了草薙一眼。“很可疑”，他的表情这么说着。

“你那天开的是公司的车吗？”草薙问。

“不，是我自己的车。”

“方便告知车款和颜色吗？”

“红色的MINICOOPER.....”

“哦，真是时髦的车。那等会儿麻烦让我们看一下。”

“可以是可以.....”栗田答道，双眼不安地游移着。

隔天，警方对栗田提出了自行出庭的要求，因警方从案发现场附近居民那里得到了重要证词。那名女性在位于长塚多惠子居住的大厦斜对面经营着一家大阪烧店，她平日就相当不满大厦住户任意将车停在自己店面附近。21日、22日两天时间里，她连续看到同样的车停在路边。她原想等车主来时向对方抱怨，但因她忙于生意，没注意到车子不见了。

当被问到是辆什么样的车时，那个四十八岁的女店主自信满满地回答：“我不知道那车是什么牌子的，不过是辆小型车，外形很像以前的老爷车。”

调查人员让她看了多种车子的照片，她毫不犹豫地选了MINICOOPER，还斩钉截铁地说是红色的。

警方对栗田反复进行紧追盯人的讯问，几乎所有调查人员都认定他是凶手，肯定会在侦讯过程中露馅。

但栗田完全不承认犯案，虽然他在刑警的猛烈讯问攻势下都快哭了，却仍矢口否认，自始至终坚持自己对草薙和弓削说过的不在场证明。

草薙等人不得已，只好前往狛江进行访查。倘若栗田真的将车停在河边休息，一定会有目击者才对，但是如果要是找到了证人，就得重新检视整个案子。

“唉，反正是徒劳无功。”弓削说道。这位前辈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走遍栗田所说的停车地区，没找到任何曾看到MINICOOPER的人。那个地方隔着河与食品工厂遥遥相对，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是死角。

“栗田在说谎，就是他干的”的气氛再次弥漫专案小组之际，一封信寄到了专案小组所在的杉并警察署，寄件人是一名住在狛江的男子。

信上的内容震惊无比，令搜查小组再次陷入混乱。

3

汤川再怎么看都像从学生餐厅偷拿的塑料托盘上注入清洁剂，再将吸管前端插入、轻轻一吹，便吹出了肥皂泡泡。

接着，他从白大褂口袋掏出某种物体，形状类似好几枚重叠在一起的金属硬币。

“这是钕磁铁。”汤川将磁铁靠近肥皂泡。肥皂泡在托盘上滑动，逐渐靠近磁铁。汤川一移动磁铁，泡泡便紧跟在后。

“哇！”草薙发出惊呼，“这是怎么回事？不是金属，却受磁铁吸引。”

“你觉得呢？”汤川把磁铁收回口袋后问道。这位物理学者像这样捉弄理科白痴的好友，已成为二人相处时的保留戏码了。

“反正你一定在清洁剂里动了手脚吧？放进金属粉末之类的。”

“如果混了金属粉末，”汤川说，“大概就吹不出肥皂泡了。”

“那么可能混了其他什么东西。有什么吸引磁铁的药剂吗？”

“我什么都没加，那只是普通清洁剂。”

“普通清洁剂对磁铁会有这样的反应吗？”

“理论上不可能，不过这种情况不同。”汤川边说边走近料理台，从洗碗槽中拿出两个马克杯。草薙心想“又是速溶咖啡”，一阵扫兴。

“那究竟是为什么？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

“受磁铁吸引的，”汤川将咖啡粉倒入马克杯后，回头说道，

“不是清洁剂，而是其中的空气。”

“空气？”

“准确地说，是空气里的氧气。一般而言，氧气的顺磁性较强。所谓的顺磁性是指受磁铁吸引的特性。”

“这样啊……”草薙看着托盘中尚未破掉的泡泡。

“没办法，人们通常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明明知道肥皂泡中有空气，却因看不见便忽视它的存在。如果以这种态度对待，还能不遗漏人生中的许多事情，那真是遗憾。”

汤川向马克杯中注入开水，轻轻搅拌后将其中一杯递给草薙。

“你似乎在暗指我的人生也是如此。”

“嗯，不过这也是人性，没什么不好。”汤川很享受似地喝了口速溶咖啡。“那么，接下来呢？”

“我说到哪里了？”

“你说到灵魂出窍。寄到专案小组的信上写着，发生了小孩灵魂出窍的事。”

“正是如此。”草薙也喝了口咖啡。

寄件人名为上村宏，开场白是“关于杉并发生的杀人案件，有件事无论如何必须告诉警方，于是提笔写了这封信”。说是提笔，其实是电脑打字。

上村首先强调他本人和案件完全无关，接着写道，有关调查人员这几天四处访查的红色汽车，自己的儿子极可能是重要证人。

简单来说，他的儿子忠广在7月22日白天，曾看见附近河边停着一辆红色MINICOOPER。信上甚至连时间是下午两点都写得一清二楚。

事情若到此为止，确实是有用的情报，调查人员也会立刻前往问话，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

“但是，”信上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继续写道，“我儿子并非以一般方式目击到汽车，似乎是发烧卧床时灵魂出窍，从稍微离开我们家的地方看见的。”

调查员念到这里时，专案小组所有人都莫名其妙，接着有人惊喊、有人失笑，不久便转而愤愤地说：“我们如此认真地看待这封信，难道是恶作剧吗？”

不过信上也写着令人无法漠视的事：那名少年灵魂出窍后，清楚地画下了红色MINICOOPER。上村也随信附上一张那幅画的拍立得的照片。

“信上留有电话号码，所以我试着拨打了电话。原本我以为对方会不会是头脑有问题，但我和他通话后，我觉得这个叫上村的男人说话相当有条理。他也表明虽然诚心诚意地写了这封信，但也担心会被当做恶意玩笑看待，所以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他语气有礼，我对他印象还不错。”

“你们谈了些什么？”汤川问。

“先确认他真的写了那封信，不过目的是要确认他的态度是否真诚。上村发誓信上一切都是事实，要我相信他，口气听起很诚恳。”

“如果逼真就能解决所有事情，那你们的工作便轻松多了，不是吗？”汤川随即讽刺地回应，嘴边浮现意有所指的微笑。

草薙生起气来。

“我当然不会就这样轻易地相信他，只是告诉你有关上村的情报。”

“‘听起来很有道理’或‘看上去是认真的’之类的讲法，根本都是无用的情

报。”汤川拿着马克杯在椅子上坐下。“这种情况需要的是证据。有出事当天少年灵魂出窍的证据吗？”

“你这说法似乎是指‘反正绝对没那种事’。”

“科学家任何时候都不会目空一切，如果真有那种事，就让我开开眼界吧。丑话说在前面，单凭那张画根本构不成证据，那也可能是他听到你们在查访的风声后才画下来的。”

草薙“哼”了一声，坐在附近的桌子上面。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哦，”汤川抬头看着草薙，“那么，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喽？”

“算是吧。”草薙说。

“上村在儿子灵魂出窍当天，将那张奇怪的画拿给认识的杂志编辑看，希望对方能刊登这件事。刚忘了说，上村是自由作家。”

“灵魂出窍的那天是7月22日吗？”

“没错，就是长塚多惠子在杉并遇害的那天。当时上村还不知道发生了这起命案，自然也无从预测那张画是否具有重要意义。”

草薙察觉汤川那深藏在黑框眼镜后的双眸发出了些许光芒，他似乎开始有点兴趣了。

“如何？”草薙说，“这是很像样的证据吧？”汤川没有回答，只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喝着马克杯中一点都不好喝的咖啡，一直望着窗外。

“你去找那位伽利略老师请教下。”课长间宫建议。草薙有位物理系副教授的好友，遇上无法解决的案件，他就会给予宝贵的建议和意外的帮助，这在草薙单位广为人知。

事实上，专案小组为如何处理上村的信伤透了脑筋。情报本身虽然非常重要，可来源却大有问题，无法当成正式情报采用，又没人敢决定干脆无视它。

上村是自由作家，这也是令警方头痛的原因之一。就警方的立场来说，他们一点也不想让这个消息外泄给媒体。

汤川把马克杯放到桌上，说道：“根据雷恩·皮克奈特(LynnPicknett)的著作，平均在10~20人中，便有一人曾灵魂出窍——身体飘浮向上，听见其他人的说话声，看到完全陌生的景色和异乡。尤其是背景部分，经事后详细调查，几乎所有个案描述的细节都和当地状况大概一致，这称为远距离透视。曾有两位英国学者做了远距离透视的测试，得出‘意识能以某种形式脱离肉体，获取别处信息’的结论。”

说到这里，汤川看着草薙微笑道：“这名少年或许也是这种情况吧。这么一来，灵魂出窍也好，远距离透视也罢，都可以协助警方调查案件了。”

“你居然说这种话？”草薙皱着眉头，“别开玩笑，真是如此，我连报告都写不了。”

“有什么关系？就照实写啊，肯定会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报告。”

“讲得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草薙拼命抓头。

汤川低声笑了起来。

“你不要那么生气。我引用那本书的内容，是因为曾经历过那些不可思议现象的人其实并不算少。别被事情的特异性蒙蔽了，只要留意客观事实，便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你想说什么？”

“听你说完后，我想到两个可能性，但前提是上村和他儿子都没撒谎。”汤川竖起两根手指，“第一，只是巧合的一致。少年做了类似灵魂出窍的梦，醒来后画下那幅画，凑巧与命案嫌疑人的供词吻合。”

“我们课长也这么说。”年轻的物理系副教授满意地点头。

“我以前就说过，贵课长的思考方式真有逻辑。”

“他不过是有个顽固的脑袋而已。另一个可能性是？”

“少年的错觉。”汤川回答道，“少年确实看见了MINI COOPER，这当然是指清醒的时候，但并未留下很强的印象，就这么忘了。然而，当他发烧到意识模糊之际却想起那个场景，就把看见的时间和情景都弄混了。”

“你是说，他误以为自己睡着时灵魂跑出身体，而看见了那个景象吗？”

“就是这样。”汤川点了点头。草薙双手交抱胸前沉思，的确有这种产生错觉的可能。

“要说梦的内容和嫌犯的供词偶然一致，这可能性实在太低，更别提连车子是白色车顶、引擎盖有白线都相符。在ROVERMINI车系中也仅是MINICOOPER有这个特征。”

“或许少年是个车迷。”草薙摇头否定了汤川的话。

“根据上村表示，少年完全不懂汽车。”

“嗯.....”

“问题在于第二种可能性。倘若少年真陷入那样的错觉，那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看见了MINICOOPER？这关系到我们的侦查方向。”

“要查出这点并不是什么难事吧？”汤川说道，“只要比对少年的画和实际地形，便能推测出少年大概是从哪里看到MINICOOPER，接着再确认少年何时去了那个地方不就得了。”

“这样啊。”草薙同意地点点头。

“那么，加油喽。有什么进展请再告诉我，谢啦。”

“咦？你不一起来吗？”

“要调查刚刚谈到的事，你一个人就行了。”汤川皱起眉头。

“你不也说了，这些假设的前提是上村和他儿子没撒谎，换句话说，不能完全否定他们扯谎的可能性。所以我想在前往现场调查的时候，顺便去见上村父子，但.....”草薙起身，手搭在学者肩上，继续说，“你认为我这个理科白痴有能耐识破两人话中的真假吗？”

汤川一脸“受不了你”的表情说：“真想不到，你居然会为这种事烦恼。”

然后拿着马克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栗田信彦坚持自己7月22日下午人在狛江稍微靠近多摩川的地方。那里有道整修好的堤防，车子能沿其中一段开到河岸，他就是将MINICOOPER停在那边休息。

“那个栗田因为晓班，必须将车停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没想到现在竟成了祸根。”汤川站在空无一物的河边说道。

“栗田不见得讲了真话。”草薙反驳道。

“不过，就算他撒谎也说得很好，不是吗？因为真的有这个地方啊。”

“搞不好栗田常在这里午睡，所以被问到不在场证明时，便立刻脱口而出。”

“这样啊。”汤川点点头，直盯着草薙。

“说的没错，没想到你也说得这么有逻辑的话呢。”

“别把我当傻瓜，这对刑警来说是常识。”

“那真是太失礼了。对了，那栋建筑物是什么？”汤川指着河川另一边的黑色建筑。

“嗯.....那个是.....”草薙展开放大的本地地图。“食品公司的工厂。”

“从那工厂的角度应该最容易看见停在这边的车吧。”

“是啊。哎呀.....”看着地图的草薙发现了什么。

“怎么了？”

“我在找上村宏住的公寓，似乎是在那间工厂的对面。”

“对面？”汤川抬头看向工厂，“那么从公寓的窗户就不可能看到这里了。”

“总之我们去瞧瞧吧。”草薙说道。

草薙按下玄关的门铃后，屋内传来小跑步接近门口的声音。不一会儿，门锁开了，露出一张晒得黝黑的男人面孔。

“嗯，您是刚刚打电话给我的.....”

“我是草薙。”他向对方点头致意。

“啊，你好，我是上村。等你很久了。”男人爽朗笑道。草薙心想，这是当上刑警以来，第一次这么受欢迎。

“你到的时间刚刚好，今天早上电器行才来修好空调。因为空调坏了，我根本无法专心工作。”

“来，请进、请进。”上村招呼草薙与汤川进屋。餐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是临时赶着整理好的吗？上村请两个人坐下后，从冰箱中取出大麦茶。

“请不用忙了。”草薙说道。

“家里只有男人，很抱歉这么乱。尤其最近一直被催稿，根本没时间打扫。”上村不很熟练地将装着大麦茶的玻璃杯放在二人面前。

“尊夫人呢？”

“我离婚已经三年了。”上村直截了当地回答。草薙若无其事地环顾室内，不见任何装饰品，而置物架之类的家具也都选用实用性强的。从摆放铁柜这点来看，餐厅更像是办公室。餐具架中的食品用具也少得可怜。

上村打开隔壁房间的拉门，往里头喊道：“警察先生来了，你过来一下。”

房内一阵动静，一个穿短裤的少年走了出来。他不仅瘦，脸色也不好。少年望着草薙二人，点头打了招呼“你们好”。

上村向二位介绍少年名叫忠广。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那张画吗？”草薙说。

“哦，好的。”上村走进另一间房间，拿出一本素描簿，放在两个人面前，“就是这个。”

“好的。”汤川接过来。草薙从旁凑过去看，和照片上的是同一张画。灰色背景，前面画着白色道路和红色汽车。车是两厢款、白色车顶、轮胎很小，确实很像MINICOOPER。

“不能说不像那堤防附近的景色，但也不能就这么断定。”汤川自言自语道，“只是画了红色汽车而已。”

“他本人是想画那个地方的。”上村似乎有点不满地说着。

“还是有必要询问本人。”汤川对草薙说道。草薙想起这男人讨厌和小孩交谈。

于是，草薙向低头坐在一旁的忠广问道：“你画的是哪个地方呢？”

少年低着头说了句什么，但声音太小听不清楚。

“大声一点，讲清楚。”上村斥责他。

“河的……对面。”少年回答。

“河的对面？没错吗？”

草薙这么一问，少年轻轻点头。

“那么，是从这个房间的哪个方位看到的？”草薙环顾四周。

“应该是那边。”汤川指着和室说道。

“是的，请到这边来。”上村站起身。

和室的装修也毫无情调，只有电视和组合式家具，窗边铺着一组被褥。

上村打开窗户，眼前出现那家食品工厂。托它的福，看不到任何风景。

“我想你们也知道，工厂的另一边是河川。”上村说道，“我儿子看见了河川对
面的景色。你们不是在查22日那天，那里究竟是否停着MINICOOPER吗？”

“确实如此，但要说从这里看见那道堤防，实在有点……”

“并不是这里，我儿子是从更高的地方看到的。”上村看着忠广说道，“把那时候的事告诉警察先生。”

经父亲这样指示，忠广小声地开口，从最近因为感冒一步都没踏出家门、22日也从早上就一直在睡觉说起，接着叙述关键情节。他说，睡着睡着突然感觉身体飘了起来，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飘在空中，看得见远方的景色。

“不知道他飘到多高的地方？”汤川在草薙耳边低语，也就意味着要草薙问这件事。

“你飘得多高呢？到天花板吗？”

“嗯.....”忠广犹疑不定。

“好好讲清楚。”上村从旁插话，“只要老实讲出来就行了。

你从窗户飞出去了吧？”

“咦？从窗户？”草薙惊讶地看着少年，“真的吗？”

“嗯.....”忠广挠着肚子附近应道，“我身体轻轻浮起，接着飘到窗外，一直飘到高过外面的工厂，就看见了那条河。”

“然后呢？”草薙问。

“我才想着‘好奇怪喔’，就开始降落，随后身体又回到房间里了。等我睁开眼，已经躺在被窝里了。因为素描簿就在旁边，我便在上面画了看到的景色。”

“那大约是下午2点左右。”上村补充道，“绝对没错。因为那时刚好一位叫竹田的女性邻居来这里，并和我一起看到了这幅画，你们可以向她确认。”

草薙点点头，望向窗外。这件事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少年的画确实存在。

“有必要与那家工厂进行确认。”汤川看着食品工厂说，“正面看得见大门吧？搬运大型设备时应该会打开。最好调查一下7月22日下午，那扇大门有没有开启过。”

“开了又怎样？”

“我们刚刚从堤防那边勘查过，工厂面对河川的那侧并没有大门。也就是说，如果两扇门同时打开便形成一个通道，能从这边看到对面。”

“啊，原来如此。好，我会尽快确认。”草薙将汤川的话写在记事本上。

“等等。”上村以稍微强烈的口吻说，“难道你们认为，我儿子错把工厂大门打开时偶然看到的景象，当成了灵魂出窍时所见？”

“这是其中一种可能。”上村摇头否定汤川的话。

“不可能。听好，MINICOOPER的停放地比工厂所在地低很多。即使工厂大门真打开了，从这个窗户能看见的位置也比堤防高不了多少。如果不相信的话，要测量或怎样都悉听尊便。”上村大大挥动双手，明显表现出他的烦躁。

“没错，的确该做个简单的测量。”汤川干脆地说。这男人的特点，就是即使对手变得情绪化，他也绝不会自乱阵脚。

上村走进餐厅，拿来刚才看过的画。

“请看这幅画。白色车顶描绘得非常清楚，这不就证明了是从高处俯瞰的吗？”汤川看着素描簿陷入沉思。此刻，汤川脑中正迅速思考能解释这个现象的合理推测，草薙暗暗猜测。此时，房间某处电话铃响起。“抱歉。”上村说着走出房间。

“怎么样？汤川，”草薙压低声音，“解决得了吗？”汤川没回答，反而对缩在角落的忠广问道：“你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一向讨厌孩子的汤川竟然主动开口询问少年，可真是稀奇。

忠广轻轻摇了摇头，像害怕什么似的，追在爸爸身后离开了。

“对，警方的人在我这边，似乎很关心这件事。……当然，只要肯提供栏位，写多少都行。我已经整理成日记形式了。”上村的话声传来。“至于杉并的情报要请你们……是的，麻烦了。然后，能介绍懂这些的人给我吗？像超自然现象研究者之类的，总之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啊啊，那正好，一切拜托了。……好……好，我知道了。”

上村结束通话回到原处，草薙觉得他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你要将这件事写出来吗？”草薙问道。

“文章会刊登在和我有工作往来的杂志上。”上村应道，“啊，对了，你们去问那本杂志的编辑就知道了，警方调查杉并事件前我就拿画给他看过了。”

“先不说这个，上村先生，可以请你慢点公开这件事吗？”

“哦，为什么呢？”

“你这么问……”

“反正警方也不会相信我儿子的话，不是吗？你们来这边，不也只是为了确认忠广是否产生错觉吗？既然如此，我在哪里发表什么有什么关系吗？还是你们要认真看待我儿子的证词？如果是那样，我可以再考虑一下。”

“不，这我无法决定，必须和我上司商量。”

“商量了也一样，我早就知道结果。”上村用力关上窗户，轮流看着草薙和汤川。“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若是相信我们，我会知无不言，但要是认为我们撒谎，就请回吧。”他虽脸带笑容，眼中满是挑衅的眼神。

“你刚提到当时有个女人在场，没错吧？”汤川问道，“我记得是叫竹田，可以告诉我她的联系方式吗？”

“当然，她就住在附近，你们现在就能过去找她，尽量问吧。”上村从一旁的架子上取过便条纸和原子笔，画起简要地图。

“真伤脑筋，完全败给他了。”出了上村的住处后，草薙一脸不满地说。

“别在意。那男人早料到警方不会相信他儿子的证词，他之所以还是写信，只是为了突显警方也在关注这件事，这对他撰写灵魂出窍的报道有吸引眼球的效果。”汤川冷冷地说道。

“意思是我被利用了吗？”

“老实说，就是这样。”草薙一脸沮丧地走着。

“那.....真的有灵魂出窍这种事吗？”

“不知道。在资料尚未收集齐全前，我不下结论。”

“资料收集完全了啊。从上村父子的房间看不到停MINI COOPER的地方，且上村忠广最近也没踏出房门半步。”

“得先确定那些资料究竟正不正确。”汤川停下脚步，以右手拇指比了比旁边。那是食品工厂。工厂四周被围墙挡住了，不过有辆卡车从看似出入口的地方开出来。

“我们不是已经知道，就算大门开着，从那房间也看不见堤防吗？”听草薙这么说，汤川轻轻叹了口气。“所以不需要再确认情报了吗？”

“知道啦，我去调查总行了吧？”草薙走向出入口。

他来到像是门卫室的地方，表明身份，并希望见工厂负责人。一个有些年纪的警卫慌忙地打了通电话后问道：“请问有什么事？”

“某个案件的调查。”草薙回答说，“凶杀案。”大概是“凶杀”这个字眼奏效，警卫原先微弯的背脊，一下子伸得笔直。两个人在门卫室等了一会儿后，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出现并自我介绍是厂长，姓中上。他头上那顶灰帽子的边缘，有汗水渗出。

草薙问他，7月22日那天工厂大门是否全打开过。面对这个疑问，中上皱起眉头说道：“为什么要问这种事？这和杀人案有关吗？”

“这是调查机密。怎么样，到底有没有打开？”中上并未立刻回答，表情显示他正思考着刑警真正的意图。

不久后他应道：“没有，没打开。”

“真的吗？”

“是的，虽然外侧的大门都开着，但内侧的大门除了搬运特殊生产机器，平常不会打开。”中上的语气相当沉着。

“是吗？百忙中打扰，很抱歉。”草薙也向警卫道谢后离开了。草薙走出门外，却不见汤川踪影。他沿围墙走了几步后，发现物理学者正在翻垃圾桶。严格来说，那并不是垃圾桶，而是食品工厂废弃物的丢弃场所。

“你在做什么？”草薙问他。

“我发现了有趣的东西。”汤川将手上的物品给草薙看。

他拿的运动鞋不知被什么东西切断，后半截不见了。

“这哪里有趣？被切掉的地方吗？”草薙问。

“仔细瞧，这不是被切断，也不是被硬扯下来的，相当有意思的断面啊。”汤川捡起掉在一旁的塑料袋，放入那只坏掉的运动鞋。

“我们可不是为了你的研究到这里来的。”草薙向前走，接下来还得去见竹田幸惠。

竹田幸惠在自家开设面包店，店面虽小，但一到附近就会闻到诱人的香味。幸惠和小她两岁的妹妹一起制作与销售，据说她丈夫五年前因意外去世了。

“那天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不过，看到画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惊讶。虽然上

村先生很兴奋，但我想大概是忠广睡糊涂了，而且那张画并不是很清楚。”

“可是，”幸惠继续往下说，“过了一周，有刑警来店里问了奇怪的事情。”对方问她22日有没有看见在堤防附近停着辆红色小车，车型是MINICOOPER，车顶是白色的。幸惠虽然回答不知道，却想起了忠广的那幅画。那上面画的不正是红色的车吗？于是她便把那件事告诉了上村。

听到这里，草薙就明白事情的经过了。对想炒作儿子灵魂出窍的上村来说，这正是绝佳的机会，所以才会写那封信吧。

“刑警先生，真有灵魂从身体里跑出去这种事吗？”谈话结束后，幸惠问道。

“嗯，这个嘛……”草薙不知该如何回答，便看了汤川一眼。但汤川似乎没在听，只随意浏览着陈列在店里的面包。

“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种事情，但我实在不喜欢上村先生为此那么起劲的模样。因为这种事出名，又能怎么样呢？”幸惠语气有点沉重。

草薙心想，她对上村有好感吗？就两个人的年龄来看说不定很适合。

这时，汤川从旁说道：“不好意思，请给我一个咖喱面包。”

5

自发现尸体的那天起已过十天，栗田信彦依然否认犯案，而警方对于迟迟无法找到决定性的证据也很苦恼。

更糟的是，出现了几项对栗田有利的证据，遗留在死者长塚多惠子房里的男人痕迹便是其中之一。

鉴识人员在浴室的排水口，找到了某特定男性的毛发，同时也在房间地毯、厕所的擦脚布上发现了相同的毛发。此外，抽屉里还有个装着安全剃刀、刮胡膏及安全套的纸袋。

毛发检测出的血型为A型，栗田却是O型。

当然，栗田的嫌疑并不会因长塚多惠子有交往中的男友而减低，相反地，也可能是栗田知道她有情人，出于嫉妒进而行凶。

只不过，警方对摸不清男人底细这点一直难以释怀。换句话说，多惠子向周遭亲友们隐瞒了和那个男人的关系。而对方也基于某些原因，就算情人遇害也无法露面。

“绝对是婚外情，对方有老婆。”弓削刑警又如此大声说道，这次没人反驳他的意见。

警方只好巨细靡遗地调查了长塚多惠子周边的人际关系，特别彻查了公司的男性职员，甚至暗中检测了他们的毛发，但结果显示没人和多惠子房中的采样一致。

专案小组几乎束手无策时，又发生了极为不快的事。某周刊刊载了上村忠广灵魂出窍的报导，执笔者自然是上村宏。

“伤脑筋啊……”间宫看着周刊发出呻吟。草薙这时正在专案小组所在的杉并署会议室里整理报告书。“当警察这么久，第一次碰到这种事。”

“看了这本杂志的市民，大概也会不满地打电话来责骂警方，为什么不采信少年的重要证言吧。”弓削边指着下面，边端着自动售货机的咖啡苦笑道。

“真麻烦。”间宫皱起眉头。“课长又要生气了。”那个理性至上的课长现下在别的房间开会。一名年轻刑警来报告上村父子在媒体上露脸了，弓削打开

一旁的电视，八卦节目里出现上村宏和忠广的身影。

“根据我的调查，所谓的灵魂出窍，常发生于身受外伤时。”

上村宏说着，“例如头部遭到殴打。曾有体验者表示，觉得身体突然浮了起来。”

“那应该是因为挨打，头脑错乱了吧？”间宫小声道。上村继续说：“此外，濒临死亡体验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灵魂出窍的情形，也可说是为了逃避肉体的疼痛，只有意识暂时脱离了身体。忠广的状况大概是想逃离高热带来的痛苦，才引发了这次的奇迹吧。”

“那么，上村先生认为忠广小朋友是灵魂出窍没错喽？”主持人问道。

“或者该说‘只能这么认为’。如果这个领域的研究再进步一点，就不会有警方不肯采信这宝贵的证词的蠢事发生了吧？”

上村直盯着摄影镜头。弓削苦笑着关掉电视，“他还说得真起劲。”

“草薙，伽利略老师那边有进展吗？知道什么了吗？”间宫问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应该会想办法吧。”

“什么啊，还想拜托他呢。”间宫挠着头。

这时，两名刑警满身大汗地回来了。

“辛苦了，有什么新发现吗？”间宫问。

“关于MINICOOPER的事……”其中一名刑警回答。

“又是MINICOOPER吗？”间宫满脸厌烦地转向草薙他们，

“又怎么了？”

“住在长塚多惠子大厦附近的男子，曾看见红色MINICOOPER停在路上，可惜他不记得到底是21日还是22日。”

“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不就一点用处也没有？”

“但他记得有个奇怪的男子在窥看那辆MINICOOPER。明明是夏天，那身材瘦长的中年男子却还穿着全套西装。”

“嗯……”

“外表不像栗田。”草薙说，“那会是谁呢？”

“或许只是一般的车迷。”这是弓削的意见。

“目击者说感觉并非如此。”前往查访的刑警答道，“穿西装的男人像在确定车主是什么人。”

“那么，会不会是西装男子的朋友里有谁有同样的车型。认得栗田车子的人刚好经过那边可能性很低。”

大伙儿一起思考着弓削的话，他的推论相当有理。

“等等。”间宫开口，“如果那个西装男子不是刚好经过那边的呢？”

“什么意思？”弓削问道。

“也就是说，那男人原本打算造访长塚多惠子，但到了附近却发现有一辆眼熟的车停在路旁。那若是栗田信彦的车，表示栗田在多惠子房里。这样一来，自己就不方便上门了，所以才想确认……”

“请等一下。”草薙插嘴，“如果这样的话，那男人想必跟长塚多惠子及栗田信彦都很熟。”

“是的，没有这种人吗？”大家默默地彼此互看，不久弓削小声道：

“介绍二人相亲的人……”几秒钟后，全员几乎同时起身行动。

“原来如此，所以逮捕了被害者的前上司吗？”听完草薙的话，汤川点头说道。

“那名叫吉冈的男人三年前便离职了，但和长塚多惠子在那之前就有往来了。虽然曾推测多惠子跟某人有一外遇关系，但并未着手调查离职员工，这是我们的疏忽。吉冈和栗田则是透过保险认识的。”草薙说完，喝光了咖啡。破了案，即使是难喝的速溶咖啡都觉得可口。刑警一追问，吉冈便很干脆地承认了。

“这么说，吉冈是介绍自己的情妇给栗田喽？”

“没错。”

“真是的，”汤川摇了摇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还真是难以理解。”

“吉冈是为了断绝和多惠子的关系才这么做的，但多惠子完全不想分手。她之所以满不在乎地去相亲，大概是想借此表明自己的感情不变吧。最近她开始暗示要将二人的事告诉吉冈的太太，令他非常不安。”

吉冈辞掉工作后，妻子成为岳父岳母留下的租赁公司的主管，如果让妻子知道自己和多惠子的婚外情，一切就都完了。

21日，吉冈为了说服多惠子而前往她居住的大厦，但看到栗田的MINICOOPER后，决定改天再来。隔天他先打了电话，才到多惠子住处请求分手。

然而，多惠子不肯，甚至扬言要立刻打电话给他太太。

“之后就是常有的事，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掐死她了。由于这并非计划犯案，我想证词应该可信。”

“那么，22日那天路上停有MINICOOPER又是怎么回事？那不是栗田的车吗？”汤川这么一问，草薙一脸苦涩。

“关于这点，实在令人哭笑不得。21日那里确实停着栗田的MINICOOPER，但22日停在同样地方的却是吉冈的车，所以是卖大阪烧的老板娘弄错了。吉冈的车也是红色的没错，但车款是宝马。为什么会当做MINICOOPER呢？我完全无法理解。”

“人类的记忆就是这么回事，人是会产生错觉的动物，所以才会有怪力乱神的事发生。”

“听你这么说，表示解决那件事了吧，我今天便是为此而来的。”草薙食指指着汤川。

“既然已经破案，就不用管那件事了吧？”

“不行，在那之后还是有不少人来问一些怪问题，实在伤脑筋。搜查一课的人也一直要我拜托‘伽利略’想办法，烦死我了。”

“伽利略？”

“求你了，帮帮我吧。这一定难不倒你的，对吧？”草薙从椅子上站起，挥着拳头。

汤川坐在椅子上，大大地伸了个懒腰。

“能帮我调查一件事吗？”汤川问道。

“调查？什么事？”

汤川从白大褂口袋取出某样物品，仔细一看，原来是前些日子捡到的运动鞋残骸。

“我希望你去确认有关这重要样品的证言是否属实。”

“呃……”草薙将它拿在手中，不解地歪着头。

这天晚上，草薙打电话到汤川家里。

“果真如你所说，那家食品公司的厂长在我的逼问下，终于承认那天大门曾全开过。”

“我就知道。”汤川说，“而且也发生了意外，对吧。”

“没错。他一听到我们已知道发生意外的事，大概觉得无法再隐瞒，便全盘托出了。他希望我能帮忙保密，但我拒绝了，并告诉他会联系相关的单位。”

“那家公司也真倒霉，要是没有牵扯上这起灵魂出窍的骚动，就能顺利暗中处理掉这次的意外了。”

“我就是不懂这一点，那间工厂的意外究竟和灵魂出窍有什么关系？我想破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草薙嘴上这么说，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想。即使试图思考，也缺乏背景知识。您即将读完本书，更多免费书搜索“雅书”下载。

短暂的沉默之后，汤川开口。

“那么我来说明原因吧，不过我需要观众。”

“观众？”

“是的，请一定要带他们来。”汤川说。

6

破案后第三天，草薙坐在计程车的副驾驶座上前往帝都大学，后座则坐着上村父子。

“真的一小时就够了吧？今天有杂志的采访，4点前我们一定要赶到新宿。”上村宏毫不掩饰他的不满。警方突然闯进家里，强逼自己搭上出租车，不高兴也是理所当然。

“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在我们抵达前便会准备妥善。”

“虽然不知道你们想做什么实验，但我不可能改变想法。总之，那天忠广确实

看到了不可能看到的东西，何况那个嫌犯最终不也证实是清白的了吗？”

“你说的没错。不过我们判定那个人无罪，是因为找到了真凶，而非他的不在场证明获得了证实。”

“都一样。既然那人是清白的，代表他的不在场证明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当天那个地方确实停着红色MINICOOPER，而且忠广从绝不可能看到的地方看到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才要实验，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那种事。”听了草薙的话，上村宏不屑地闷哼一声。

“我想最后一定是你们丢脸。话讲在前头，如果实验失败，我会写成报道的，请有所觉悟。”

“那当然。”草薙朝后座亲切一笑后，面向前方，内心却很害怕。他完全不清楚汤川有什么打算。

抵达大学后，草薙带着上村父子走向理工学院的物理系第十三研究室。

他敲了敲房门，听见有人说“请进”后才开门。

“来得正巧，我刚准备好。”身穿白大褂的汤川站在实验桌旁。

“我带他们两人来了。”草薙说完后，看到料理台边的竹田幸惠，不禁大吃一惊。

“竹田太太，你为什么会在哪里？”上村问道。

“我接到汤川老师的电话，希望我帮他做个实验。由于我也有兴趣，就决定来帮忙。”

“你居然知道她的电话啊……”草薙问汤川。

“这不难啊，我买咖喱面包的袋子上印了她店里的电话。”

“啊……”这么简单的答案让草薙顿时泄了气，不过他马上察觉，当时这个男人买咖喱面包，是因为已预测到今天的情况。

“我不知道你们想做什么，不过请快开始吧，我们可是很忙的。”上村轮流看着草薙和汤川说道。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对了，一根烟的时间就能解决。

请问你带烟了吗？”汤川问上村。

“有，可以抽吗？”

“平常禁烟，但今天例外，只是请在这里抽。”汤川在实验桌上放了玻璃烟灰缸。

“那么，抱歉了。”上村从上衣口袋取出香烟，叼了一根点上火。

“我也可以抽吗？”草薙拿出烟盒问道。

汤川有点不高兴地撇着嘴，最后还是轻轻点头。草薙道声谢后，点燃香烟。

“这是什么？”上村指着并排在实验桌上的两个水槽问道。那是两个宽约50厘米的立体水槽，各装了七分满的水。

“别碰，现在水中保持着非常微妙的状态，摇动会破坏平衡。”草薙听了，急忙缩回原要碰触槽中水的手。

“你要用这水做什么？”上村又问了一次。汤川从白大褂口袋取出某样物品，那是开会时常用来指示幻灯片位置的激光笔。

“上村先生，你提过即便那间食品工厂的大门全开，因为角度的关系，从你家窗户也不可能看见堤防，对吧？”

“没错，我这么说过。”上村回答，露出了挑衅的眼神。

“我也确认过那里的地形，就算工厂大门全开，也不可能以直线联结你家和MINICOOPER的停放位置。所谓‘无法以直线联结’，通常是指无法一眼看到，因为光线是直线进行的。”汤川打开激光笔的电源。

“竹田太太，麻烦关掉房里的灯。”幸惠答声“好”，按下墙上的开关。由于已拉上窗帘，室内一下子变暗了，得以清楚看见激光笔发出的光笔直往前射出。这下草薙终于了解汤川答应他们抽烟的用意。以前汤川曾告诉他，空气中有烟尘时，比较容易看清激光。

“但是，”汤川将激光指向上村胸口，“如果光线弯曲的话会怎么样呢？那就可能看到原本看不到的东西了，不是吗？”

“光线弯曲？”上村恍然大悟，“你是指镜子吗？对啊，有镜子的话，便能借反射看见东西了。不过那么大的镜子究竟在什么地方？”上村讲到一半，汤川就开始摇头。

“没人说镜子的事，总之请别插话，仔细看吧。准备好了吗？这两个水槽中，左边装着普通的水，我现在要试着让激光从中通过。”汤川缓缓将激光笔指向左侧水槽。忠广“啊”了一声，身材矮小的他刚好站在水槽旁。

激光通过水槽侧面时稍稍往上折射，接着就笔直地在水中前进。

“说句题外话，我在水里混了一点牛奶，这样比较容易看见激光。”汤川说。

“光线转弯了。”忠广抬头看着父亲。上村“呼”地吐了口气。

“不是反射的话，就是折射喽？光线进入水中会产生折射，这小学自然课教过，但现场哪里有巨大的水槽？”

“你真的很性急啊。”汤川满脸厌烦地说，“这时不需要考虑光线进入水槽产生折射的问题，我希望你注意的是光线入水后就笔直往前的情况。”

“这点我确认过了，是笔直前进没错。”

“那么，我再试着让光线通过另一个水槽。”汤川将激光笔指向右侧水槽。

这次草薙先“喔”了一声，接着忠广和幸惠也都惊讶出声。上村则睁大双眼，沉默不语。

进入水槽的光线并未直线前进，而是向下画出了一道平缓的曲线。那情景确实只能以“弯曲”二字形容。

“这是怎么回事？”草薙问。

“当然是我在水里动了手脚。”汤川解释，“其实这里面是糖水，上层浓度较淡，越往下越浓。光线从浓度较淡的地方进入浓度较高的地方时会产生折射，且浓度越高折射率越大，所以光线斜下前进时，弯曲的幅度就更大。”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草薙的脸凑近水槽说，“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你或许是初次见到这种情况，不过应该知道和这原理相同的自然现象。”

“嗯，是吗？是什么？”

“在那之前，”汤川走到墙边开了灯。“可以先向上村先生说明那件意外吗？”

“好，我知道了。”

“意外？”上村一脸茫然，“什么意外？”

“那天，你家后面的食品工厂发生了一点意外。”草薙说道，“那间工厂为了冷冻食品使用大量的液态氮，但当天装液态氮的桶坏损导致液态氮流出，工厂内的部分地板便急速冷冻了。”

“这是那起意外的采样。”汤川展示被切成一半的运动鞋给众人看。

“可能是急速冷冻后，受到什么冲击而被切断了。再次融化后，就变成这样了。”

看到坏掉的运动鞋，上村似乎也大受打击。

“居然有这种事，但和刚刚的实验有什么关系呢？”

那也是草薙想知道的，他望着汤川。

“工厂的人对液态氮流出一事大感惊慌，立刻想到必须换气，因此打开了大门。这么一来会造成何种结果呢？盛夏的热空气当然就流了进来，那一瞬间厂内空气的下半部是冰冷的氮气，上面则是热空气，形成了密度极为不同的气体层。”汤川指着刚刚那装着糖水的水槽。“虽然液体和气体有别，但当时工厂里的情况，可说和这个水槽相同。”

“也就是说，当时激光通过的话，会像刚才那样弯曲吗？”

“是的。”汤川对草薙点点头。

“变成那样之后.....又会如何？”

“当然，透过工厂就看不见对面原本位置的景象，而会看到更低处的景象，所以忠广那时才会看见平常绝对看不到的堤防。”

“居然有这种事啊.....不，原理我是懂了，但.....”草薙低语。

脑袋虽已理解了，却想象不出画面。

“我刚刚也提过，你应该知道相同原理的自然现象。”汤川说道，“就是海市蜃

楼。”

“啊……”草薙颌首。在一旁听着的竹田幸惠也理解地点了点头。

“不对，才不是什么海市蜃楼。”上村像要打断什么似的挥了下右手。

“竹田太太也看见了吧？那时工厂的大门不是关着吗？”

“我问过工厂，大门打开的时间非常短。”草薙说。

“不、不对！喂！忠广，跟他们说清楚！你是浮在半空中看到那个景象的，对吧？”然而，少年并未点头附和父亲的话。

“我没有浮在半空中。”他边哭边说，“我只觉得身体轻飘飘而已，爸爸却要我说浮在半空中……”

“忠广！”上村歇斯底里地大喊。这时，汤川走近忠广，在他面前蹲下。

“老实告诉我们，你是怎么看到那个景象的？不是因为工厂大门打开才看到对面的吗？”

汤川这么一问，忠广思考了一会儿后，十分困扰地回答：“不知道，说不定是那样。我那时候头昏昏的，搞不清楚。”

“是吗？”汤川把手放在少年头上，“既然如此就没办法了。”

“没有证据能证明那是海市蜃楼，”上村说，“一切都只是推测。”

“没错，不过也无法证明他曾灵魂出窍。”

面对汤川的反驳，上村一时语塞。此时，竹田幸惠开口说：

“上村先生，别再这样了。我其实全都知道。”

“都知道……什么？”

“你在忠广的画上加工的事，我看到周刊上登的照片时吓了一跳，因为忠广的画原本没那么清楚，根本看不出是红色的车，既没有白色车顶，也没有轮胎。那全是你后来加上的吧？”

她的指责似乎全是事实，只见上村苦闷地皱着脸。

“那是……为了让人好懂，我才这么做。”

“你在说什么？那就是作假啊，居然还逼忠广配合你.....”

幸惠瞪着上村。上村无法反驳，只能咬着嘴唇。不久，他像是决定了什么，牵起忠广的手。

“谢谢你让我看这么有趣的实验，不过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只能当做参考。我接下来还有行程，就此告辞了。”

“上村先生.....”

幸惠出声叫唤，但上村却无视她，带着儿子离开。

留在房间内的三个人默默听着脚步声远去。

“你不去追他们吗？”草薙问幸惠。

“但.....”

“去追的话比较好。”汤川开口说，“为了那个孩子好。”

幸惠豁然开朗般地抬起头，向二人道谢后，很快走了出去。

草薙和汤川互望一眼，“呼”地吐了一大口气。

“你和小孩还是能好好交谈嘛。”草薙说。

不料，汤川卷起白大褂衣袖，只见手腕出现了红斑。

“这是什么？”草薙问。

“荨麻疹。”汤川答道。

“什么！？”

“还是不要去做自己不习惯的事情为好。”汤川说完这话，将窗帘彻底拉开了。

解说 佐野史郎

我基本上没有读过正统的推理小说。至多也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阿瑟·柯南·道尔的作品。在那之后，为什么只对艾伦·坡的小说体系产生兴趣的我会决定给东野圭吾先生的《神探伽利略》写解说呢？——读者朋友们，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因为，东野先生在《神探伽利略》里所描写的主人公天才物理学者汤川学的破案经过深深地吸引了我。

东野先生说：“之前就是个科学迷，一直想写一部以科学为题材的推理小说。不是单纯的故事而是正统手法描写的纯粹侦探小说。因为对佐野先生在电影《如做梦一样安睡》中出演的侦探一角印象深刻，所以就想以这个侦探为原型来创作。比起学者，作为侦探的佐野先生才是最初的印象。当然，因为饰演了很多医生，很多理性角色都很适合。”我个人也非常荣幸，于是立即兴致勃勃地拜读了这部作品。

实际上，虽然之前说“我基本上没有读过正统的推理小说”，但是法国的塞巴斯·夏布里措是我唯一喜欢的作家。虽然他的作品只有一部，但是那种彻底的细致作风却吸引了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连续读了好几遍。这部《神探伽利略》就让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夏布里措的作品。

时间系列的构成很有趣。有时从犯人的角度，有时从警察的角度，这种描写视角的变化也很有夏布里措的风格。很想问东野先生，是一开始就决定这样构思的，还是写作过程中伴随着思路自然而然的创作，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法则呢？

我对作为题材的奇怪事件和现象很感兴趣，除此之外，这五章也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事件发生时都非常视觉化。特别是第一章，年轻人的头颅突然燃烧这一幕的视觉化就非常强烈。就如同看了一场电影一样。

此外，故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草薙和汤川的配合。果然对于推理小说来说，设置圈套是灵魂，为了圈套的协调性就要将故事展开。谜题如果没有好好解

决的话读者就会一无所获。但是，仅仅解开谜题的话，就缺乏趣味性，故事就没有厚重感。在这部作品里，通过草薙和汤川的互动，就酝酿出了一部隐藏着厚重气息的作品。

至于汤川的盟友草薙谁来担任比较好呢.....想了很多。因为汤川是拿自己做参考的，所以也就不由得以一个演员的角度来读这部作品。于是总是在脑海中不停变换着读者角度和演员角度。

据说我有很多和汤川一样的理科细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虽然说起来佐野家世代代行医，理应有很多理性DNA融入，但我觉得我生来是个感性的人。唯一能感觉到“理性”的部分就是最后追求协调性这一点吧。

比如，最近在《达·芬奇》这本杂志上连载的名为《哥斯拉之岛》的小说，完全不在意取材。在意的是最后彻底调查的时候，追求协调性这个个性。

当然，作为演员也是如此。演戏的时候虽然也有因为被人说“怎么样都无所谓吧？”而打断，但之后自觉的作用就被激发出来了。因为喜欢这份工作，常常自觉地说话，知道有自觉动作的可贵性，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么做，往往是这个人无意识的表现。因此，关于剧本，要从写的东西反向考虑演技，发掘没有写出来的东西。这才是演员的工作。

于是，是不是东野先生有意识地写出来不清楚，但从演员的眼里看来，汤川的关键词就是随遇而安。

汤川的出场，多少带着点慵懒。首先解决事件的时候，和以往什么都知道相反，并不事先告知真相很容易理解，而是像演戏。然后就是和草薙独特的距离感，基本上不多话，但从读者的角度来传达这两个人感情非常好，互相抱有好感的信息。这就是演技的价值。

汤川这个角色，另一个重要之处就是爱开玩笑。草薙来访的时候，热情地制作“欢迎的烟火”和忙碌地在微波炉里制造火焰。登场人物往往是作家的分身，我想汤川充满幽默的玩笑很有可能是东野先生自己的写照。于是，有时间一定要问一下，汤川一直没洗干净的马克杯是不是也是东野先生生活的反映啊。

现在有我出演的《特命搜查200X》(日本电视剧)，是一部用常理无法说明，利用科学调查奇怪事件的电视剧，内容和《神探伽利略》相同。《神探伽利略》

会以文字的形式进行连载，几乎同时，电视剧也会开播。实际上相同的内容分别以两种形式，同时进行，很奇妙，再加上两者都和我有联系，这也算是一次奇妙的偶然吧。汤川会如何解决呢？我们拭目以待。